

史國綱著

我國與世界  
和平

吳亦恆題



商務印書館印行

史國綱著

我國與世界和平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一九四三年非特奠定了聯合國整個勝利的基礎，還在戰後建設方面，有許多重要的貢獻。這使酷愛自由而努力剷除侵略惡勢力的人們，瞻望前途，幾與奮，願意繼續犧牲，不斷奮鬥，為全人類實現所渴望的永久和平。

我國與世界和平，有密切的關係。其理由詳見下錄一文（題為「我國與世界和平」，三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作，在新中華五月號發表）：

「我們是一個酷愛和平的民族，早就有「四海一家」的思想。但是二十五年內看到兩次世界大戰，而人們親歷了這種殘酷的教訓，似乎還不澈底覺悟，向真正的世界和平努力，未免使我們有些失望。於是產生一種反響，覺得世界和平太偏於理論，不切實際，在現實主義流行的今日，妄談世界和平，而不對症下藥，可說是空談誤國。」

「然而實情真是這樣的嗎？世界和平與我國的現實主義不相符嗎？這絕對是錯誤的見解。因為世界和平不但合於我們立國的基本主義，並且對於戰後的我國是非常之有利的。概括說來，依着現實主義的原則，我國正該積極倡導世界和平，建立有放可靠的維護世界和平的制度。」

「不說別的，三民主義裏的民族主義，就是各民族平等為最後目的，這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要達到這個目的，由戰前的情形看來，祇有幫助被壓迫民族奮鬥，因為威爾遜總統所倡導的民族自決主義，並沒有得到普遍的承認。不過這種方法，一方面容易引起友邦的誤解，另一方面結果總不免造成流血的慘劇。但是我們知道，民族平等却是世界和平不可或缺條件。最低限度，法律上承認各民族的平等，事實上須與各民族平等的機會，戰爭才會消滅於無形。所以提倡世界和平，便是我們實現民族主義的途徑，並且理直氣壯，大公無私，決不會引起任何疑忌。加以大同主義，在國父的思想中，最顯著。國父所指示的，我們都應當努力去做，方不負國父的遺教。這樣，無疑地，我們該以建立世界和平為國策。」

「其次，這次反侵略戰爭結束之後，我國需要長期的和平，來復甦被敵寇所蹂躪的國土，積極從事各種建設。由於這次的堅決抗戰，我國博得了世界上大強國的地位，列於四主要聯合國之一。這固然提高了我國在國際間的聲望。但是也增加了我國國際上的職責。因此我們必須埋頭苦幹，急起直追，使我國種種情形，都合於現代大強國的條件。如若勝利降臨之後，真正的世界和平依然無法實現，國際間仍舊不能協力合作，對於我國這種未來的偉大努力，一定有無限阻礙。這次戰後我國最急切需要的，是一個恢復國力的和平時期及友邦善意的協助，使世界和平具體化，我們才能如願以償。關於這點，聯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自從革命成功一直到德波戰事爆發，蘇聯對外始終採用和平政策。最初設法和隣國恢復邦交，簽訂種種互不

侵犯條約，以削減外部的干涉，鞏固立國基礎。而史大林氏執政後，這一方面的努力，更爲積極。不但加入國聯，竭力擁護集體安全制度，還簽訂互助協定，以遏制侵略勢力擴展。那時國聯總圖爲和平正義發實的，蘇聯最爲熱烈。重要的原因，就是蘇聯需要和平，以完成她的工業化計劃，加強紅軍實力，博得國際間的好感。由樂觀者看來，蘇聯這樣提倡和平，似乎是說空話，太偏於理論；但是站在蘇聯自己的立場上，這的確是現實主義的一種政策。戰後的我國情形，正和那時蘇聯的想思；而實際狀況，恐怕還不及蘇聯。所以我國主張戰後建立穩固可靠的世界和平，並非空論，實在是爲我國自身計應有的一種現實政策。

「還有，日寇是中美共同的敵人，因此這次戰爭結束後，中美的關係一定比以前還要密切。世界和平向來是美國一班目光遠大的政治家的志願；目前華盛頓設立了專門機構，聘請了著名的學者，對於這個問題積極研究，可見羅斯福總統，將繼威爾遜總統的努力，倡導更澈底的世界和平制度。我們該當竭力贊助，與美國共同實現這種爲全人類謀幸福的目的；並且藉此可以再進一步加強中美聯繫，增進中美關係。如若美國和平的企圖，不幸又告失敗，那末孤立派的勢力，必將抬頭，恐怕比戰前還要利害。上次孤立派得勢，已間接使國聯崩潰，日寇敢在東亞發動侵略。將來如再重演，結果一定更不堪設想，而影響最大的，當然莫太平洋區域。無論如何，我們決不願這種趨勢的實現。唯一應付的方法，便是我們盡一切的可能，促成真正的世界和平；同時贊助，甚至於鼓勵美國這一方面的主張，希望中美關係，由於這種共同

的立場，更爲親善。

「世界和平的原則決不會有人反對的。不過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同，並沒有一定的規律。因此主張不同，是非難定。自國際聯盟倒台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後，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就是和平不可分，分區實現不可能。一則由於交通發達，昔日天然的阻隔，都已經消滅於無形，不能再限制戰爭的範圍；二則是歷來侵略者的野心，並無止境，有了交通上的便利之後，非征服全球，不會滿足他們的慾望。但是地域觀念仍舊有相當的力量，目前還有人主張戰後建立分區的和平制度，甚至於根據着現實主義而建議恢復歐亞均勢的。這些說來動聽，然而對於真正的和平，有弊無利，却是很明顯的。國內駁斥這種種主張的言論，已屢見不鮮，這兒不必贅述。正當的對策是我國絕對不改變原有的立場，決不爲任何主張所左右。我國所需要的是整個的世界和平，以及維護這種和平的有效而可靠的制度。換句話說，和平愈徹底，愈具體化，對於我國愈有利。我們自己的立場不發生動搖，才會使他國了解與認識，不產生誤會或疑忌。這樣，我們才能夠達到目的。」

「六年來的抗戰，給與我們一個非常可貴的教訓。我們「不以可恥的態度接受失敗，而以光榮的態度冒失敗之危險，」不折不撓，迄於今日；並以「以不變應萬變」的政策，對付一切。結果不但揭破了侵略者的真面目，使反侵略者大團結，還奠定了正義必勝的局面。假使我們的意志不堅決，就不會得到這種完滿的結果。假使不把「以不規避萬變」的政策來對付一

切，局勢的變化也不會對我國這樣順利。抗戰時期也是如此，勝利降臨後對於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也應該這樣。

「去年十一月十七日 蔣主席在紐約論壇報第十一年時事問題討論會所發表的論文裏說：『除非我輩對世界一切不拘大小的民族，忠實的願意待以政治的、社會的、經濟的公道，我輩任何人將不能得有和平與前途。余深信我輩爲剷除不公道及暴力壓迫而戰鬥的聯合國家，必能成就此世界改造的偉業，必能組織有效的國際團體，立刻實現和平及公道；並且同樣緊迫的，開始將這原則適用於我輩本身，雖使我輩各國有所犧牲而不惜。』又說：『我輩應從同盟集團及其他特殊作用的團體，進而作有組織的全世界的結合。我輩以爲在新的自由國家間，（唯有）平等互賴的世界，非東方式的閉關主義，亦非歐美式之閉關主義，而係全世界整個的合作，乃得消弭任何方式的帝國主義而代之。』這昭示了我國對於戰後建設問題的原則，並且比任何聯合國領袖所發表的還要明顯澈厲。這是我們對於世界和平的主張，這也我們今後努力的對象。

「這樣看來，世界和平既是我國建國的政策，又合於我國的現實主義，而我們的最高領袖，更有明顯的表示。我們應當根據着抗戰所得的教訓，「以不變應萬變」，努力建立穩固的和澈底的世界和平。庶幾戰後我國的建國大業，不至於受到挫折；全人類的前途，得以光明。」

因此我們對於如何實現世界永久和平的方案，以及一切有關的問題，都應該悉心研究，詳細檢討，決不該輕鬆放過。在美國，私人方面研究戰後問題的組織，就有一百多個；但在我國

的，真如鳳毛麟角。所以將本書出版，希望引起國內普通研究的興趣。同時一九四三年所發生的重要事件，都加以檢討，以供關心時事者的參考。

三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作者書於陪都。



# 目次

## 序

### 第一輯 如何實現世界永久和平

- 一 怎樣維持戰後的世界和平……………一
  - 二 建立世界和平的先決條件……………九
  - 三 怎樣劃定戰後的世界地圖……………一五
  - 四 和平會議與國際會議……………二二
  - 五 戰後國際機構問題……………二八
  - 六 從國聯盟約說到戰後國際機構……………三五
  - 七 限制原料供應以防止侵略復活方案……………四三
  - 八 戰罪問題的檢討……………四九
- 第二輯 戰後建設方面時事問題的檢討……………五五

一	中美英蘇五十年同盟之建議	五五
二	中立國與侵略暴行的罪人	五九
三	四國宣言的檢討	六五
四	莫斯科會議公報的檢討	七一
五	迎接和平年！	七七
	——蘇聯魁北克莫斯科會議和德蘇關係	
六	蘇德條約的意義	八六
七	積極增進中蘇邦交	九五
八	在宜南洋區域全體僑胞的善後問題	一〇一
第三編	怎樣爭取反侵略戰爭的勝利	一〇九
一	這次戰爭中成敗的因素	一〇九
二	加緊太平洋戰區的攻勢	一一六
三	爭取絕對勝利的建議	一二五
四	歐戰戰局之重論	一二九

# 我國與世界和平

## 第一輯 如何實現世界永久和平

### 一 怎樣維持戰後的世界和平

聯合國的勝利，在肅清北非之後，可說是絕對有把握的了。但是擊敗侵略國，剷除侵略的惡勢力，祇是實現我們理想的一種方法，而我們的最後目的，卻在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否則勝利祇能給我們暫時的慰藉；對於人類的真正幸福，並不會有重大的供獻。

有人以為在戰爭時期裏，勝利第一，不該談與戰爭無關的事情，以免削減團結的力量。假使勝利是我們唯一的目標，而除勝利之外我們並沒有其他的希望，這是很對的。不過我們還有比勝利更大的目的。同時依事實而論，祇有在作戰時期裏，在精誠團結的情況之下，各事才容易得到合理的解決。如若我們不利用這個機會，使聯合國之期，對於如何建立和維持戰後的世

界永久和平，至少在原則上獲得同意，那末在勝利降臨後不但進行上要事倍功半，恐怕也難有完滿的結果。

所以最近聯合國在美國舉行的各種會議，如救濟難民會議，糧食農業會議和貨幣會議等等，的確是很好的現象。這可見聯合國方面，已在利用共同作戰時期裏融洽一致的情緒，以謀取關於戰後建設各種問題原則上的決定。由於這點，已經可以使我們感覺到這一次大戰以後世界的前途，必定要比上一次的光明。希望這種會議，趁早多多舉行，範圍展及戰後建設的每一個問題。為此作者提出怎樣維持戰後世界和平問題，一方面引起聯合國當局的注意，另一方面供獻給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們參攷。

怎樣維持戰後的世界和平，當然是一個復複雜的問題。如若以為戰後成立一個國際機構，而這個機構有完美無缺的憲章，以及壓制一切侵略的實力，就足夠維持世界和平，未免太簡單了。這實在是多方面的。某一方面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澈底去實施，便足以影響全局。現在且把最低限度的條件，敘述於後：

最重要的，就是對於戰後世界和平的實現，各國是否有堅決的意志。我們知道，在戰爭時期裏，勝利第一，所以聯合國協力同心，精誠團結，而把自己的權利觀念，暫時放棄，以爭取勝利。不但各國士卒，並肩作戰，糧食軍械，互相接濟；就是自己的軍隊，也不妨劃歸他國的將領統率，自己的領土，也可以讓他國的軍隊來防禦。凡是遇到意見不一致的時候，總竭力設

法，互相讓步。避免聯合國間感情上可能發生衝突，而減弱作戰的力量。這種美滿合作的地，是獲得勝利不可或缺的。但是和平與勝利一樣，祇有各竭願意為爭取和平而團結，而合作，而讓步，甚至犧牲，真正的和平才能實現。要知道實現和平的艱難，並不亞於爭取勝利；萬不可在勝利既得之後，就放棄共患難的精神，又恢復自私自利的立場。再重複說一句：聯合國能保持戰時爭取勝利的精神，在戰後來實現世界和平，人類才能有享受真正和平的希望。

其次，不論關於結束這次戰事的處置，還是建立戰後世界新秩序的辦法，都應以「公平」為原則。這範圍是很廣泛的，也祇能說其大概。例如對於戰敗國家，決不當專致力於壓迫侵略勢力的復活，而常用敏化方法，使這些民族自動成為擁護正義與公理的信徒。各國疆界的劃定，不應以國防和經濟為唯一條件，而應考慮民族劃分的真正界限。世界的資源和市場，應當根據共同繁榮的原則來支配。各國教育，應當以仁愛互助為其哲學基礎。這種新秩序的建立，不但要使獲得勝利的聯合國之間，覺得公允和平，並且要使中立國和戰敗國，也有同樣的感覺；那末戰後世界才可以說真正踏上了和平的大道。然而這方面最重要的，還是全人類知識程度的提高和生活水準的增進。換句話說，各民族之間文化進步的情形相等，生活狀況沒有巨大的差別，真正和平方始有永垂不朽的可能。能夠互相了解，互相認識，才會精誠團結，協力合作，不至於被野心者所操縱。生活程度相等，豐富情形消滅，各民族之間的疑忌才會盡釋，而能夠安樂相處。有人願意到政治思想和主義的不同，或者基今後世界實現真正和平的最大障

礙。然而這個問題，並不像表面上看來那樣的難於解決。祇要各國都誠意為大多數人民謀幸福，而不為少數特殊階級爭權利，思想和主義的界綫，祇不過是次要的問題。所以戰後國與國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能以公平為處理的原則，並且要努力設法使牠達到公平的地步，世界才會成為人類的樂園。

再次，人們保守的習性，應該盡力革除，務使有前進和改良的精神。這點看來很小，和上面所說的不相稱，但是關係却非常之大。我們繼續思索下去，已往政治改革，社會演進，那一次不是牠從中作祟。在國際關係中，我們也常聽見一個名詞，就是維持現狀。這顯然是保守習性的產物，而且是釀成這次世界大戰重要因素之一。當初公平的處理，由於情形的改變，往往會成為不公不平。假使知道了因環境的改變而成為不公不平，仍堅持現狀的維持，不力求改善，那末這種頑固保守的態度，為害至深。勝利降臨後，凡是足以破壞和平的因素，都應該在事前竭力設法摧毀，決不能再被保守的習性，或墨守成法，貽誤大局。所以維持現狀的主張，絕對不能讓牠存在；一切可以增進人類幸福和維護和平的辦法，當積極的和澈底的去實施。

以上所說，乃建立真正世界和平的基礎。沒有這種基礎，不論上面的建築如何堅固，也不能持久。因此牠也是任何維持和平國際機構能有實效的先決條件。各國沒有這種態度，這種精神，這種決心，即使戰後的國際機構建立得十分完善，亦難免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但是這些祇是使真正和平實現的方法，需要較長的時期才能達到所期望的目標。在這過渡時期內，為

防萬一見，戰後設立的國際機構內該有制止任何破壞和平行為的規定。

在這方面，第二，應當再度宣佈非戰公約的原則，就是各國不但絕對不能利用戰爭為調整國際關係或實現政策的工具，並且承認戰爭是非法的。在戰後，法律尊嚴的恢復，總該是毫無問題的。所以參加國際機構的國家公認戰爭為非法，却是必要的步驟。非戰公約的長處在承認一切戰爭的非法，牠的短處在缺少制裁這種非法行為的規定；祇要採取其長而補救其短，牠便是維護和平的重要規律。

第二、國際機構內詳訂解決國際糾紛的程序，在檢討這問題之前，必須提及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參加國際機構國家的宗主權，決不應再是絕對的，而對於國際機構的職權，也不能有任何保留的條件。這樣，再加這問題分兩部來說。一方面是國際機構以內的解決程序。凡是參加國家之間一切的糾紛，到通常的外交方法不能解決時，可以提請國際機構處理。這不但是參加國應有的權利，並且也是一種義務。同時國際機構見到參加國之間的爭端，已有不能利用通常外交方法解決的情勢，但是雙方還不請求代為處理，經過任何參加國的提議，可以強迫雙方接受國際機構的調解。而對於第三者的這種舉動，應當認為是善意的。另一方面是國際機構之下，應當設立國際法庭處理參加國之間偏於法律方面的爭執，以及裁判國際機構所提交的事件。牠的職權範圍，和國際機構一樣，不再有已往種種不合理的限制。總而言之，關於政治性的國際爭執，直接由國際機構處理；關於法律性的國際爭執，由國際法庭處理。如是任何國際爭

執行，都可以有和平解決的路徑，無須用武力來解決的必要性了。假使國際機構的調解和國際法庭的裁判，都已經有正式的結果，但當事國却不受，或接受了而不遵照實行，那末這些便是違法的行爲。至於沒有參加的國家，祇要經過國際機構要求他爲這事而參加之後，他的地位就和參加國完全相等。

第三、凡是對於現狀不合理的情形，國際機構內應當規定調整的程序。例如條約，因爲時間的經過，情況的變遷，使簽訂時的作用完全消失，反成爲增進邦交的障礙，雖仍舊在有效時期內，國際機構也應當自動的或被動的，立刻設法修改。又如這次戰後，或者還有委任統治或國際共管的制度。假使在這種區域裏，人民自治的程度已經提高，但是這種制度還存在著，那末國際機構同樣地就該立刻加以調整。其他類似的情形，多不必述。第二、第三兩項的目的，就是對於一切足以破壞和平的國際勢態和情況，多開和平解決之門，使戰爭的悲劇，絕對沒有假借或藉口，而有抬頭的機會。知道了這種用意，擬訂細則，便不困難了。

第四、訂定侵略的定義。上面雖有種種和平調解的方法，但是國際間武力的使用，或者是仍舊不可避免的，所以訂定侵略的定義，却非常重要。巴德摩未正式成立的一九二四年日內瓦議定書及蘇聯和鄰邦所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中，有幾條什麼舉動是侵略外，並沒有其他公認的定義。這便是國際聯盟不能行使裁判的權衡，終於擱台的重大原因。關於戰後侵略定義的擬訂，上述文件固總是一個很好的參考；但是有一個原則，應當牢記在心：就是侵略的定義，必須要



周章而明顯；並且任何舉動，在發生之後，就可以判定他是否侵略行為，不必經過調查或討論後才能够決定。這樣，侵略的舉動一經發覺，就立即可以加以制裁。遷延耽擱，非特使制裁喪失效力，尤足以使制裁的辦法根本難於實行。

最後，對於非法違法和侵略的行為，當規定懲罰的辦法。這又可分三部來說。（甲）國際機構以內各國的關係，照上面所說的，不但是基於「公」和「平」，並且是誠意互助互惠，以實現共同的繁榮，普遍的進步。這些參加國的權利，而非參加國所不能享受的。這樣，一方面可以吸引世界各國，都來參加，達到四海一家的目的；另一方面開除參加國的資格，便是一種懲罰的辦法。戰後國際機構能够把開除來作為懲罰的一種辦法，牠自身的價值也就提高，而可成爲真正有能力的組織了。（乙）經濟制裁。取消參加的資格，祇使被懲罰者不能享受互助互惠的特權；而經濟制裁，則和被懲罰者完全斷絕經濟的關係，使牠沒有生存的可能。這當然是比開除更爲厲害的一種辦法。在現今互賴的世界裏，祇要經濟制裁的施行能够徹底，牠的效力必定足以應付一切。（丙）武力制裁。組織國際軍隊，分駐在全球軍路上重要的地點，的確是使武力制裁易於實施的辦法。但是擬訂方案的時候，有一點應該特別注意，就是任何一國，都有成爲侵略者的可能。因此國際軍隊的組織，必須富於靈活性。即使牠的參加份子裏有一個或數個變爲侵略者，却能够立刻改組，不至於影響牠的效力，或者甚至於使牠失去運用的能力。所以傳聞中所謂平分海洋防務的辦法，把世界劃分爲若干區域，由主要的聯合國分別擔任警衛

的職務，以保安全。概括言之，各國對於國際軍隊，要有人民對於警察同樣的信心，那末牠才是武力制裁有效的工具。集體安全可靠的保障。

這樣，治標與治本，兼籌並顧；世界永久和平，庶幾可期。

（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作，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九號發表。）

## 二 建立世界和平的先決條件

在一般人心目中，戰爭與和平是循環的事實：戰爭結束後和平出現，和平破裂了戰爭爆發。但這是錯誤的認識。假使人們不能根本消滅戰爭，那末兩個戰爭之間的和平時期，並不是真正和平的實現，祇可說是休養備戰的時期而已。所以我們決不可認為這次反侵略戰爭勝利後，就獲得了和平。我們還要加倍努力，來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

現在我們理想中所要建立的和平，是包括全世界的。嚴格說來，規模這樣大的企圖，戰前雖有嘗試，並無悠久的歷史。而這種偉大的事業，要在短時期內完成，似乎希望過奢。不過這是人類生存應有的目標；尤其是我們素來愛好和平的中華民族，更以為是當然的，因此對於牠的不能立刻實現，反而覺得人類的理智怎樣會如此薄弱，意識不清應走的大道。但達到這條大道之前，一路上的種種障礙，我們却不能不顧到，非設法先剷除不可。

凡是要實現這一種企圖，進行的程序至少是幾方面的，一方面是宣揚這種企圖的理論，以求普遍贊同和接受；另一方面是消滅對於這種企圖的一切阻力，減少實施上的困難。我們要建立世界永久和平，這兩方面都需要極積的努力，而消滅一切阻力，更為先決條件。現在且把對於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阻力，檢討一下。

第一、主權絕對論。獨立國有主權，這是不能否認的，否則便喪失了自主的資格。但是這種主權，假使是絕對的，毫無通融的餘地，那末國際間的澈底合作，幾乎要成爲不可能了。就一椿很普通的事情來說，例如軍備。一國需要多少軍備，當然是自己決定的事情；然而同樣明顯的，就是沒有限制，結果必定釀成互相競爭的局面，危害到整個的和平。至於國際間應有的協助，因爲表面上看來有礙一國的主權，往往視爲干涉的行爲，尤不願接受。這種證例，非常之多。結果使人類所渴望的和平，無法實現。所以此次大戰結束後，絕對的主權論，應該立刻設法消滅。凡是對於全人類有利的。經過大多數國家贊同之後，就是暫時或者損害了某一國的主權，那國也應該讓步採納。最低限度，聯國國際聯盟會下面國際勞工局所施行的制度，要儘量加強擴大，使一切國際政治和經濟問題，都能夠同樣處理，並且程序方面還要簡單敏捷。如若各國願意爲共同的福利，放棄已往認爲絕對不能放棄的一部份主權，如個人爲了公共的自由而限制自己一部份的自由一樣，世界永久和平才踏上平坦的出發點。

第二、民族優秀論。野心者想統治其他民族，獨霸全球，於是創造民族優秀論，自認這種任務，是受命於天，來實現他們的侵略政策。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各別的長處和短處；就是開化較遲的，也不見得是絕對不可救的。在古代，希臘和羅馬曾統治地中海區域；蒙古民族在中世紀會橫行於歐洲東部；而安格魯撒克遜和條頓民族，到近世紀才開始抬頭。這樣看來，民族優秀論者很難自圓其說。合理的趨向應當是平去自己之短，各採他人之長；並且誠意地協

助後進的民族，使牠達到相同的文化水準；不再妄自尊大，傲氣凌人，薪傷民族間的感情。這樣，民族間的真正合作才有可能，世界永久和平才有希望。我們知道，各民族祇獲得法律上的平等，而知識程度和生活水準仍舊相差懸殊，真正和平很難實現的。要大家開誠佈公，疑忌盡釋，進而至於互相協助，精誠合作，才能達到目的。最重要的步驟，當然是先消滅這種虛偽的，並且是爲虎作倀的，民族優秀論。

第三、中立政策。從歷史方面說來，中立政策當初的確是維護和平的一種工具。爲此國際公法學者，很努力於中立法的確定和擴展，希冀從這一方面，對世界和平有具體的貢獻。不過物是消極的，目的在限制戰爭的範圍，減少非交戰國所受的戰爭影響，而不在根本消滅戰爭。結果中立國常被交戰國所侵犯，中立法常被交戰國所輕視。比利時的兩度被侵，美國兩度不得不參加戰爭足見中立的效驗有限。因爲戰爭是非理性的，法律決不能限制調權的行動，中立也無力限制牠的範圍。爲今之計，祇有承認和平之不可分，積極建立集體安全制度，放棄消極的中立政策。換句話說，一方面擁護非戰公約的精神，普遍承認戰爭之非法；另一方面改進和平解決的程序，放棄維持現狀的主張，確訂侵略的定義，加強國聯盟約的制裁制度，對於一切戰爭，共同起來對付。在這種情形之下，不但應該保守中立，並且中立也是逃避責任和違反集體主義的不法行爲。中立固然是一國應有的權利，但是前面已經說過，假使各國仍舊不願意放棄一份爲其公福利而應當放棄的主權，那末世界和平決難有光明的前途；關於中立，顯然是

屬於應該放棄那一部份的。

第四、地域觀念。根據和平不可分的原則，中立固不應有，地域觀念更不當存在。已往爲和平是可以分區實現的，並且覺得容易見效，所以地域觀念盛行了一時。西半球試行了這個制度，成效且非常顯著，尤爲贊助者的有力證據。但是這次世界大戰，完全把這種理論推翻了；而國際聯盟的坍台，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這種錯誤的認識。現在祇有採取集體的行動，來隔離侵略，制止戰爭，世界和平才有可靠的保障。何況現在交通工具，非常發達，昔日天然的界限，已經消滅於無形了。而戰爭的範圍和交通工具的發展，又是正比例。故地域觀念事實上的根據，已不存在。再要保持這種觀念，無異故意破壞世界的和平。一種理論，因爲環境的改變，會產生和當初完全相反的效果，這是常有的。人類既然能夠利用自己的智能，來改造環境，而對於自己的觀念，却不能因環境改變而糾正，這是極可笑的。希望負責改進國際政治和經濟者，要有科學家嚐試的精神，克服自然的毅力，以及不斷奮鬥求取真理的勇氣。

第五、均勢政策。關於均勢政策，情形和地域觀念相同。自從英國用了這種政策，摧毀拿破崙獨霸的企圖，又維持歐洲長時期的和平之後，便覺得牠的效能是無限的。因此上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雖然創立了集體安全制度，英國依舊不忘已往均勢政策的長處，繼續採用；甚至據英美方面現在還有借重這種政策的言論，但是這次大戰的發生，已經絕對證明均勢的無效。據黑均勢實際上隨價值而論，就是辦到最完滿的地步，祇維持了武裝的和平。武裝和平的結果是

戰爭，這是極明顯的。所以均勢與和平，幾乎是互不相容的東西，而要創立世界永久和平，根本就該保持均勢政策。即使戰後野心者採用霸道主義，也應當用集體安全的方法來制止他。如仍襲用均勢政策，助甲制乙，那末養癰成患，和平前途就不堪設想了。歐洲二十五年内受到兩次大戰的蹂躪，這個政策負有相當的責任，我們還能聽其存在嗎？

第六、自給自足主義。國際政治上的孤立主義。國際經濟上就是自給自足主義。在國際不合作，一國有被封鎖的危險情形之下，自給自足主義和獨立生存有密切關係。但是戰後的世界，國際經濟最低的限度總應當以機會均等和共同繁榮為原則，那末自給自足主義是不該存在的了。還有，自給自足主義不但是浪費，不合理，並且具有不合作的態度。世界的資源當然不會分佈得很平均，依理應該互相交換，互相調濟。這樣，全世界的物產一定足夠全人類的享用，不至於有短缺的情形；而全人類的生活水準也可以同樣提高，逐漸消滅國與國之間貧富不平的險象。所以不合作的自給自足主義，必須剷除。更危險的就是事實上要達到自給自足的自給自足，非常困難，於是常常轉而謀擴大領土，以補充資源的不足。這是侵略的根源，世界和平最大的阻力。工業革命以後所發生的戰爭，和這點都有密切的關係，不過自給自足的名詞產生得稍遲罷了。因此自給自足主義，在建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偉業中，絕對是不該容忍的。

以上所論，乃是舉舉大者。假使我們要建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和平，這些就應該絕跡。但是同樣明顯，牠們產生的理由，存在的價值。所以國際政治方面，我們要使集體安全制度健全可

靠；在國際經濟方面，務以共同繁榮爲唯一的目標。然後各國才肯放棄牠們，不再借重牠們的需要和理由。同時牠們也是世界永久和平能真正實現的測驗器。世界永久和平能夠成爲事實，牠們就不該出現；如若牠們抬頭，世界永久和平就岌岌可危了。我們正可以利用牠們，依據牠們的消長，來判斷人們所渴望的和平，不論在目前美國舉行的各種國際會議裏，在結束這次反侵略戰爭的會議時期裏，或者在新的和平制度成立之後，能否如願以償。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作，在當代評論第三卷第十八期發表。）



### 三 怎樣劃定戰後的世界地圖

現在祇檢討怎樣劃定戰後世界地圖，不想涉及其他；並且假設一切和這個問題直接有關的，都能够得到同樣公正和合理的解決。

爲明瞭起見，先把全世界的土地，劃分爲以下各種政治單位：

- 一、獨立國；
- 一、自主協治區域；
- 一、甲種國際代治區域；
- 一、乙種國際代治區域；
- 一、丙種國際代治區域。

從上面政治單位的名稱看來，歷來所謂的屬地，戰後是沒有了。這是本文的主旨。當上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把戰敗國的屬地改爲委任統治地，的確是個進步的辦法，但是還不徹底。我們知道，歷史上並沒有永存的帝國，推測起來也決不會有永久被人統治的民族；而各民族不達到自主自治的地位，戰爭的根源便無法剷除。同時有了屬地，各種原料供應上和市場使用上的分配，很難合理，因此國際經濟不能實現共同繁榮的目的。二十五年內發生兩次世界大戰，人

類總應該覺悟，務使阻礙世界和平的屬地制度，從此成爲歷史上陳物。假使各國依舊不顧爲正義犧牲，還爭一己的光榮；那末人類的前途仍舊很難樂觀。所以廢除屬地制度，應當公認爲劃定戰後世界地圖的原則。

其次檢討劃定戰後世界地圖的機構。這次反侵略戰爭勝利後，不但要使和平會議與國際會議分別舉行，免得戰後報復怨怒的空氣，侵害國際會議的建設工作，並且也應當限制和平會議的職權，除直接和結束戰爭有關者外，不涉及重建世界新秩序的任何問題。而國際會議中，戰勝國戰敗國和中立國，都應該參加，並且都立於絕對平等的地位。劃定戰後世界地圖是奠定世界永久和平重要因素之一，當然由國際會議辦理。這問題非常重要，並且和各國有關，所以國際會議裏可以組織一個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來專辦這樁事情。在會議時期中，牠的職務是劃定世界地圖；會議結束後，牠可以改隸於國際會議所建立的國際組織，繼續行使牠調整疆土應有的一切職務。因此這可以說是一個常設的機構，不因國際會議結束國際組織成立而中止或改變牠的職權。

在這個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裏，每一個正式的會員祇有一票；每一樁案件的通過，除了當事者無權投票外，祇要有其餘全體三分之二以上的贊同，便告成立。大會有複決的權力，但是行使上不能超過一次。這兒應當認明的，就是作者認爲全體同意，往往埋沒正義；所以主張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的成份，實際上和大會相同，大會有一次複決權，祇

使事件多一次公開討論的機會罷了。

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怎樣劃分世界的地圖呢？牠應該審定人民的政治程度，依照着歷史的和民族的界限，把全世界的土地，劃分爲上述五種的政治單位。凡是能夠自主自治的民族，而事實上有所謂必要的，都爲獨立國。有自主的能力，但是行政技能上，還沒達到完滿的地步，都爲自主協治區域。人民已經有自主自治的知識，但是還沒有這種的能力，都是甲種國際代治區域。自主自治的知識還很欠缺，不過顯然是個行政單位，都是乙種國際代治區域。其餘或因土地過小，居民過少，不能單獨成爲一個行政單位，或因祇有軍事上的價值，便是丙種國際代治區域。還有，各種政治單位的疆界，也由這個全體委員會決定。

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這樣劃分之後，便成立了草案。任何政治單位對於所規定的地位或疆界，如若不滿意，可以向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提出訴願，而有關係的對方可以提出反駁。例如一個民族自認有獨立國的資格，卻被規定爲自主協治區域；或者一個行政單位被規定爲獨立國，而別的却不承認牠有這種資格；或者一個區域劃在某政治單位內，而別的卻反對這種劃分。這些問題都經過規定的程序解決後，戰後第一次的劃分工作便告完成。假使以後再有同類的事發生，也可以依照着同樣的手續，獲得公正合理的解決。

閱者一定懷疑，爲什麼劃分各政治單位，卻不顧到經濟的原則呢？前面已經說過，和這個問題直接有關的，已假設都有完滿合理的解決。假使世界經濟問題已經有完滿合理的解決，那

未劃分的時候，不願對經濟的原則，當然不會妨礙到任何政治單位的生存和獨立；並且不會因為經濟問題，勉強把一個區域劃給某個政治單位，而重演類似「波蘭走廊」這種不合理的措施。

但是有一個問題，卻應該特別提出。這就是少數民族問題。作者認為祇有兩條解決的途徑。一是遷移。不過關於遷移，應該先由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規定最公道的辦法，並由有關雙方切實施行。另一是同化。凡是不願意遷移的，就該受當地民族的同化。這樣少數民族可以得到根本的解決，而不再為破壞世界和平的因素了。

再次說明各政治單位的政治機構。從各種政治單位的名稱上，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大概的情形。獨立國的當然不必說。在自主協治區域裏，立法機關是由該區人民自選自任的；但是最高的行政機構，則為至少由五人所組織的行政委員會，其中兩個是該區人民的代表，一個是由疆土調整委員會提出而經過該區人民同意的外籍人員，一個是疆土調整委員會指派的外籍人員，其餘一個是原統治者的代表。對於立法機關的決議，這個行政委員會有否決權；但是立法機關可以向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提出訴願，求取最後的解決。同時立法機關也可以向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要求任何行政委員的更換。至於其他的行政人員，以任用該區人民為原則。在甲種國際代治區域裏，自然沒有代表人民的立法機關，而最高的立法和行政權，都在至少由三個人所組織的國際代治委員會。兩個是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指派的外籍人員，其中一個要儘可能範圍

經過當地合法團體的同意，另一個是原統治者的代表。依照規定，當地的合法團體和人民，可以向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要求更換任何委員。乙種實際代治區域的情形相同，不過牠的實際代治委員會三人中，祇有一人是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指派的外籍人員，兩人是原統治者的代表。至於內種實際代治區域，事實上大都是軍事重鎮，所以最高統治機構可以完全由原統治者的代表組成。假使上面各種區域裏，有的在戰前不屬於任何國，或者是屬於侵略國，因之原統治者沒有代表的資格，那末就由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依照實際情形，改派最合格的人為代表。

這些國際協治代治委員會的委員，產生的方法雖然不同，但是都由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委任，向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負責。他們主要的任務是增進各區域人民自主和自治的能力，以達到世界各區域都成為獨立國的目的。每年他們應當向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提出詳細報告，而聽取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的批評和指示。每隔五年，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應當派代表到各區域去實地調查。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根據着調查所得的結果，決定各該區域是否維持現狀或昇上一級。同時各區域當然有向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提出要求改變現狀的權利。

本文所擬的制度，一或者有人要說太理想了；但是平心靜氣而論，實施上並沒有嚴重的困難。而實施之後，至少有以下各項的長處：

第一、從歷史上看來，疆土問題常常是戰爭的重要因素。原因不但由於劃分上的不合理，並且是知道了不合理之後，樹木不為風所改變。於是干戈相見，以暴力去攫取解決。最低限度，戰後

新世界裏創立了一個繁榮的國際機關，隨時可以自動的或被動的，以和平手續，糾正一切不合於現狀或危害和平的情形。這樣戰爭的可能性可以減少，而欲破壞和平者亦沒有表面上看來理直氣壯的藉口，以及可以原諒的地方了。

第二、平等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創立的。不過平等的原則，不可以不確立；而達到平等的機會，更應該有可靠的保障。這制度不但承認民族平等的原則，並且顯然以民族平等為目標，祇因為事實上不可能，所以採用過渡的辦法，以促成這種目標的實現。協治和代治的時期，並不是無限的，祇要人民政治知識和能力提高，就以昇級，而成為一個獨立國。這確實保證了各民族平等的機會，不必冒一切犧牲，造成流血的慘劇。

第三、國際統治本來是一個被憎恨的名詞，因為從前是由於無法分贓，才假借這個美名，來共同施行榨取和壓迫的事實。依照本文所擬的制度，很明顯的是以協助為精神，毫無奴役被治民族的意思。在以前的屬地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界限非常顯著，並且是主人和奴役的關係。但是這個制度實行後，一變而為教師對學生的態度。這樣，被統治者對於統治者，不但不會有仇恨的心理，並且應該表示歡迎，於是成效就著了。

第四、由事實言，已往屬地上行政人員的品格和能力，毋庸諱言，大都是低劣的。現在由疆土調整全體委員會委派，這方面一定有顯著的進步，能夠為當地人民謀福利。至於保留原統治者的代表，目的不在維持他原有的權益，祇因為牠對於各該區域的情形，比較熟悉，能夠真

獻有效的治理方法。這種用意，各區域的人民明瞭之後，就是不立刻給他們自治的地位，想來也是願意接受的。

第五、最重要的，就是屬地制度的廢除。關於這點，前面已經說過。現在再鄭重聲明，屬地制度不廢除，帝國的野心無法消滅，各民族之平等無法實現，各國經濟的共同繁榮無法樹立，因之戰爭的根源不能剷除，而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礎不能鞏固。所以一定要有魄力和膽量，來實行革命式的改革。委任統治制度不但是不澈底，並且是個換湯不換藥的辦法。普遍施行國際協治代治制，才能够得到根本的解決。

孫哲生先生「戰後世界建設之研究」一文中，說戰後世界建設有兩個原則：最主要的，戰後的世界必須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礎上面；其次，戰後的世界必須建立在人類普遍的幸福生活的基礎上面。作者認為本文所擬的制度，卻是實現這兩個原則的工具。

（三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作，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二號發表。）

#### 四 和平會議與國際會議

在反侵略戰爭已有勝利兆徵的今日，人們對於未來有一個普遍的願望，就是戰後重建世界時，勿再蹈已往的錯誤。這當然是很對，但是很空泛。如若要把已往的錯誤一一舉出來，事實上又不可能。何況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是非並沒有簡單明瞭的標準，使評判上發生極大的困難。不過什麼是正義，什麼是公理，稍有理智的總可以認識；而從因果的關係上，我們也不難判斷什麼是正當的，什麼是錯誤的。

結束上一次世界大戰的巴黎和會，把和平條約與國際條約合而為一，固然有特殊的理由。然而這種錯誤的前因，使和平不能持久，現在是公認的了。再進一步說，那時把結束戰爭和重建世界的任務，全部交給一個會議辦理，使種種事情，未能平心靜氣討論，也是失策。所以在這次侵略勢力整個毀潰之後，應該分別舉行兩個會議，為區別起見，結束戰爭的可以叫作和平會議；重建世界的，國際會議。

和平會議與國際會議分別舉行，理由極為明顯。第一、牠們的任務不同。和平會議是結束業已告終的戰爭，辦理善後，以及恢復國際社會的常態；國際會議是建設將來的國際社會，調解各國間政治經濟及其他一切的關係，並且確立保持世界和平的制度。簡括說來，前者用以收



捨廢局，後者奠定未來世界和平的國際新秩序。牠們的關係雖然密切，但是職務顯然不同。例如解除侵略國的武裝，可由和平會議處理；但是世界各國怎樣實行軍縮，怎樣維護以後的國際秩序，防止侵略暴力的復活，卻應當由國際會議決定。不同的任務由不同的會議辦理，成效一定要比混雜在一起好些。

第二、牠們的性質也不同。和平會議是暫時的；牠決定的事情，在完滿執行之後，便告了結。而國際會議可說是有繼續性的；牠決定的原則和辦法，不但交給牠所創立的國際機構執行，並且必要時也由後者增補或修改。所以和平會議的事務，短時期內都可以終結；國際會議卻必須建立一個國際機構，做牠的替身，繼續行使牠未了的事宜；而在未來的國際社會中，這個國際機構是常設的。這點可以拿以下一例說明。侵略國歷來所掠奪到的並且業已承認是牠們的那些屬地，和平會議決定牠們應該全部交出，祇要牠們交出了，和平會議就沒有再行過問的權力。至於這些土地是否歸還原宗主國，或允其獨立，或用其他的方式治理，卻交由國際會議決定原則和辦法。凡是牠自身無法了結的，都交給國際機構繼續執行。因為這兩個會議的性質不同，所以把一樁事情，依照會議的性質，劃分為兩段，各別處置，較為合理，免得產生不良的後果。

第三、戰爭終止之後，痛定思痛，怨恨報復的情緒，一定非常利害。而對於戰敗國家，即使牠們的政府已經澈底改組，總難免有仇視或懷恨的心理。這種情形在巴黎和會中表現得十分

明顯，以致多項決定，都不能以公道為標準，尤其難堪的，戰敗國的代表祇有接受而無發言的權利，還不如審判中的犯人。但是實際方面，要避開這些情形，恐怕非常困難。為補救計，祇有把和平會議與國際會議分開。在和平會議裏，因為事實上牠是戰爭的最後一幕，不妨使戰敗國再忍受一次不平等的待遇，接受已往種種暴行應有的處分，以作後世的儆戒。然而在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國際會議裏，卻不該有這種情形存在；戰勝國、戰敗國和中立國都應當站在平等的地位上，然後才會平心靜氣，融洽一致，共同為全人類謀幸福。這等於給戰敗國一個自新的機會，不致冤怨相報，永無止境。假使和平會議與國際會議合而不分，那末上及巴黎和會所造成的種種錯誤，決計無法避免。

第四、和平會議與國際會議分別舉行，總有一個方便：就是和平會議可以祇由交戰國參加；而國際會議，則世界各國，不論交戰或中立，都可出席。這種劃分顯然比較合理；並且劃分之後，在國際會議裏，實際上戰敗國容易得到真正平等的地位，中立國更會熱忱參加。這次戰後最重要的問題是建立未來的世界和平。和平是不可分的，因此和戰勝戰敗及中立國都有關係，世界全體國家都應該參與其事，共同討論，合力建設，世界和平才有實現的可能。中立國參加戰後的和平會議，歷史上固然有許多證例；但是依事實而論，牠們的處境很不自然，不免有附庸的性質。假使這種情形成在，真誠的合作是不易產生的。

第五、分別舉行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要限制所謂和平會議的職權範圍。歷來所舉行的和平

會議。不啻是下一次戰爭的起始點。前次巴黎和平會議時，亦有人顧慮到這種情形，僅為環境所迫，竟不能跳出這個圈子。現在不另設法，祇希望這次戰後和平會議，勿蹈以前的錯誤，何至於畫餅充饑？最適當的方法，就是把一個會議，分為兩個；既分之後，所謂和平會議的職權，至少就減少了一半。假使再明白規定他祇是一個收拾殘局的機構，那末牠的範圍更要狹小。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牠的成績和已往的一樣，為害的程度便無形減輕了。我們固不能擔保國際會議的成績，一定如理想中那樣充滿。不過照這個建議去辦，國際會議裏的空氣，無疑地要比和平會議的較好。融洽的空氣中，才會產生善良的結果，這是顯而易見的。

假使事前公佈和平會議與國際會議分別舉行的原因、目的和職權，那末對於建立未來的世界新秩序，必定有很大的裨益。在勝利將臨的今天，主要聯合國的態度乃是全世界所急切希望知道的，現在固然已經有了大西洋憲章等等，但是威爾遜總統在第一次大戰中所建議的十四點，事後並沒有完全實現，關於這種疑慮，怎樣才能夠消滅呢？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及早宣佈這次戰爭結束後，決意舉行兩種不同的會議。這樣可使世界各國明瞭，主要的戰勝國並沒有廢除戰後會議的意志。這是戰後各問題能夠秉公處理的決定條件。有了這種公道的出發點，世界各國才會誠意參加，疑忌盡釋，而結果一定可免已往的優良。

巴黎和會還有一個顯著的缺點，就是牠不把收拾殘局和重建世界的任務分開，在策劃重建世界新秩序的時候，未免偏重於補救，而不盡一切的可能，以謀澈底的解決。作者認為會議的

職權不對分，環境不改善，這種情形是無法避免的。唯有在和平會議之外，再舉行一個國際會議，才能夠擴大參與者的胸襟，加遠他們的目光，不為自私自利的主見所束縛。因為這樣劃分之後，參加各國事前就已經明瞭了目的，除非他們真正不願意為全人類謀幸福，忍心要造成未來更悲慘的流血，決不會固執己見，不為真正的和平設想。各國願意為正義而讓步，願意為公道而犧牲，人類前途才會光明。

至於和平會議與國際會議，應否同時同地，還是先後異地舉行，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早就有人以為戰後情緒惡劣，不宜於立刻舉行會議；所以主張中間有一個冷靜時期。但是受戰爭痛苦的人民，渴望常態的早日恢復；而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也不宜久懸不決。同時冷靜時期，事實上未必發生效驗。最合理的解決方法便是分別舉行。即使兩個會議同時同地舉行，也沒有什麼妨礙，因為職權不同，參加的份子不同，又有一個和平會議，凡是戰後不可避免的情況，能够儘量在裏面發洩，那末國際會議的空氣，必定大為改觀，成績也不難達到我們所期望的了。

總之，戰後祇舉行一個會議，不但合不合理，並且很難改進會議裏的空氣。我們希望在重構世界新秩序的會議裏，應該以一切譬如昨日死的精神，來處理未來的事宜；而參加會議的各國，至少事實上要有平等的地位。要達到這個目的，最簡單而比較有效的方法，就是分別舉行兩個會議。巴黎和會的情形仍舊活躍在我們的眼前，我們應該避之不及。何況事前宜勉，不實

表示願意在國際會議裏，一切以公道平等爲出發點。這種態度，一方面可以盡釋中立國的疑慮，另一方面在被壓迫下驅使作困獸之鬪的軸心國人民，知道失敗的前途並不可怕，也會起來反抗他們的當局，使戰爭提早結束。這是可能的附帶收穫。我們既然知道了已往的錯誤，總應當竭力設法避免；否則真可說：「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又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三十二年三月十五日作，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三號發表。）

## 五 戰後國際機構問題

三月二十一日英首相邱吉爾廣播裏有一段說：「吾人可以想像，在包括或代表聯合國家，最後並包括或代表一切國家之世界機構中，應產生歐洲委員會及亞洲委員會。余預料在對日作戰仍在進行之期間中，第一件實際工作，即集於設立歐洲委員會，與確定歐洲問題之解決辦法，吾人必須設法（余所言者，自然就吾人本身而論）使歐洲委員會成爲一種真正有效之聯盟，以一切有關之最强大力量爲其機構，有法庭處理一切糾紛，有國家或國際或兩者均具之兵力，準備執行此等決定，防止侵略之重行發生，以及未來戰爭之準備。」看了這一段言論，聯想到周鯁生在美國外交季刊上所發表的「戰後的太平洋」，他說：「戰後，不管是否有一個長期的休戰時期；也不管是否接着就組成世界組織，太平洋的區域組織總是應立即開始。」這樣，戰後分區設立國際機構以維持安全與和平的主張，好像得到有力的贊助。

邱吉爾主張設立歐洲委員會的理由很明顯。自從卡港會議之後，擊潰侵略暴力的步驟便決定了須先消滅歐洲的希特勒，再合力圍攻日寇。假使這果真是依照實情而決定的最智慧的戰略，並且能够順利實現，那末歐洲的戰事結束後，太平洋區域一定還在砲火的籠罩中。因之成立歐洲委員會，先解決該區域的急切問題，却是一種權宜的辦法。所以邱吉爾說：「余預料在

對日作戰仍在進行之期間中，第一件實際工作，即集中於設立歐洲委員會，與確定歐洲問題之解決辦法。一至於歐洲委員會與世界組織的關係，邱吉爾卻沒有詳細說明，而他的廣播所給與我們的印象，這個委員會顯然有處理歐洲一切問題的職權。關於這點，在和平不可分的立場上，確有詳為檢討的必要。

由於交通方面驚人的發展，昔日天然的劃分已經完全消滅，而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互賴的程度，也因此比已往密切。在這種情形之下，純粹的區域問題，事實上恐用很少。例如原料的分配，不把整個世界做策劃的對象，歐洲決沒有單獨解決的方法。國際貿易，更明顯。而從這次世界戰爭的前因看來，區域的劃分絕對不能限制牠的範圍。最初日寇在東亞發動侵略，繼之意大利在非洲，德國在歐洲，終至蔓延到全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了這種教訓，再不謀整個的解決，未免捨本求末。和平是決不可分割的，祇有全世界各國協力來消滅破壞和平的因素，共同制止侵略的爆發，才能夠獲得有效的解決。

國際聯盟失敗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最重要的卻是牠從世界組織的地位退化到區域的組織。最初美國不加盟，便可說決定了牠的命運。後來牠忽視日寇侵略我國東三省之嚴重性，更削減了盟約的力量。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時候，因為事實上牠已經祇是一個區域的組織，所以實施經濟制裁，也不能產生效力。到了蘇台頓問題爆發，就算國聯祇是歐洲的組織，想牠來解決該區域以內的事件，已不可能，不得不在國聯之外另謀解決。這顯示國聯的地位愈降低，牠

的權力愈衰弱。同時還證明實際上祇是一個區域組織的國際聯盟，絕不能利用經濟方法作有效的制裁。依事實而論，武力制裁的行使，一定比經濟的制裁更加困難。這樣，我們那能希望區域的組織成爲維護和平的可靠機構。

即使區域組織有設立的需要，劃分起來恐怕相當困難。邱吉爾的建議包括兩個委員會：一個是歐洲的；一個是亞洲的。大約因爲新世界已有一個泛美洲會議存在，所以不必另行設立。但是這三個委員會，能够包括世界的全部分嗎？南非聯邦隸屬於那一個？小亞細亞各國隸屬於那一個？再把國做單位來說，歐洲委員會裏一定有英蘇，亞洲委員會裏也不會缺了她們。美國在勢不得不參加歐洲委員會，但是亞洲委員會也必須有她。這樣看來，劃分既然不易，區域組織裏的重要會員又大都重複。那末爲什麼不直截爽快，努力於組織一個包括所有國家的世界機構。或者有人要說，區域組織容易實現。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國際聯盟除了倡議而沒有參加的。美國和一個無關重要的南美小國外，其餘的國家都曾經是牠的會員。而白里安花費了多年的心血，卻不能使歐洲聯合會出現；這是強有力的證例。現在戰事已經蔓延到全球，而人們對於戰後的期望也是普遍的和平，這是創立整個世界組織的最好機會，不該輕鬆放過。

區域組織還有種種很顯著的弊病。(一)就是有了區域組織之後，難免各個組織祇着重本區域的事情，而忽視其他區域，結果弄得各區域不能合作，使野心者有隙可乘。我們知道，「隔岸觀火」的心理往往是國際機構喪失效能的重要原因；採用區域組織之後，更容易產生這種



心理。(二)專注重區域組織，不肯是逃避對於整個世界應負的責任。往日美國的孤立主義，曾經受到各方面的抨擊。試問極端的區域主義，又何異於孤立主義？祇不過範圍比較大些，圖家不止一個而已。美衆議院多數派領袖麥考梅克說：「余認爲和平不可分，區域主義可能引起未來世界之無秩序狀態，而不能使世界更接近全球秩序與禮讓之觀念。」這是一點不錯的。(三)贊成區域組織的，或者會說世界組織分子複雜，利害關係懸殊，不容易成事。但是「旁觀者清」。正因爲區域組織裏缺乏旁觀者，所以該借重世界組織。如是處理各事，才不會被主觀所隱蔽，而能夠得到公道和合理的解決；更不易產生包辦或壟斷的惡果。所以這次戰後，我們應當有「四海一家」的態度。凡是一樁事件，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幾個國家，就該認爲和全世界有關，共同處理，共同負責。唯有這種積極的態度，才能够避免以往的錯誤，維持世界和平於不墮。

以上根據和平不可分的原則，闡明區域組織的弱點，以及牠不足以維持世界和平的理由。不過這兒應當聲明，我們並不反對在世界組織中設立各區域的委員會；所反對的是祇設立區域組織，或者着重區域組織而忽視世界組織，或者區域組織剝奪世界組織的職權，以及任何「紅紫亂朱」的方式。周鯨生說：「如果真有一個規模較大的世界組織存在，那麼太平洋協會應和其他區域組織一樣，隸屬於其下。」這是對的。關於區域組織和世界組織的關係，周鯨生簡單地說：「純屬地方性的事務，應歸區域組織。不過表面上需要世界組織的特種指示和援助

者，又屬例外。影響整個世界利益的問題，如民族或人種的自由，主要原料的分配，侵略者的制裁等等，世界組織應有決定權。所以太平洋協會在對這種問題採取行動前，除採取必要的準備步驟外，應獲得世界組織的贊助和合作。」這就不能贊同。因為照上面所說的關係，區域組織的職權好像太大；而用了「贊助」和「合作」等名詞，似有使區域組織和世界組織站在平等地位的色彩。何況依照事務的性質來劃分，就是純粹區域性的事務由區域組織處理，在定義方面，又要發生不可解決的困難，終使世界組織成爲贅瘤。邱吉爾說：「吾人必須設法使歐洲委員會成爲一種真正有效之聯盟，以一切有關之最強大力量爲其機構，有法庭處理一切糾紛，有國家或國際或兩者均具之兵力。準備執行此等決定，防止侵略之再行發生，以及未來戰事之準備。」這種區域組織的權力顯然是太龐大了。這兩種區域組織的結果，都難免妨礙世界組織的效能。

區域組織的職權應該是怎樣的呢？總括說一句：區域組織祇是世界組織的附屬機關。一方面，牠是諮詢的，牠是建議的。例如世界組織討論某一個表面上看來祇是和某區域有關係的問題的時候，世界組織可以事前徵求某區域委員會的意見，以備參考。或者純粹關於某區域的問題，該區域的委員會可以策劃草案，然後提出世界組織，以謀最後的決定。在另一方面，區域組織是被委派的執行機關。例如某一區域內，兩國發生了糾紛，而這糾紛是地方性的，並且也沒有嚴重的影響；那末世界組織可以把這事件委派牠處理，以便獲得迅速的解決。但是祇有世界

機構所交給牠的，牠才有處理的權力，而牠的決定也要得到世界組織的認可。周鯁生說：「關於區域組織和世界組織間關係的詳情，現在還不能作具體的規定，大部要視世界組織的性質及範圍而定。不過如能規定一條簡單的原則，就可以避免法權的嚴重衝突，更使兩組織的共同努力，得一個更好的調整。」這非常切當。所以現在把區域組織和世界組織關係的原則提出來。簡明地說，區域組織的重要義務是調查和研究，除受命於世界組織之外，沒有決定和執行的權力。世界組織是主體，區域組織祇是牠的附屬。這樣，區域組織才有創立的價值，對於世界組織能有可貴的貢獻，而不致使戰後的世界組織，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

蔣主席在紐約先鋒論壇報上所發表的「新世界之建立」一文裏說：「余深信我輩為剷除不公道及暴力壓迫而戰鬥之聯合國家，必能成就世界改造的偉業，必能組織有效的國際團體，立刻實現和平及公道，並且同樣急迫的開始將這原則適用於我輩本身，雖使我輩各國有所犧牲而不惜。」又說：「我輩應從同盟及其他特殊作用的團體，進而作有組織的全世界的結合。」這很明顯的昭示我們，應當從區域的團體進而組織全世界的結合；並且要使這個全世界的結合成為有效的機構，能夠實現和平及公道，就是自己有所犧牲而不惜。目光遠大的政治家，應當有這種大公無私的態度。因為各國不能為全人類的幸福而讓步，不願為公道正義而犧牲，羅斯福總統所倡議的四大自由，決不會實現，和平又要同以往的一樣，祇是準備下一次戰爭的休養時期而已。

所以於戰後建設中的國際機構問題，我們應該依照 蔣主席的指示去努力。對於區域主義以及根據區域主義而創立的區域組織，當及早指出牠們的錯誤，解釋牠們不利於真正世界和平的影響，使牠們不至實現。麥考梅克說：「區域主義與現行戰爭之全球性質，不能相容。」而邱吉爾也曾經說過「吾人不能將創設國際聯盟（當然是指戰後的世界機構）之重大工作，增加份量。」希望戰後創立維護世界和平機構的重要工作，不要走入歧途。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作，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四號發表。）

## 六 從國聯盟約說到戰後國際機構

上月在美完滿結束的糧食農業會議中最重要的成就，是決定組織永久機構，不但在戰時（包括勝利降）到國際常態恢復的一段，促進生產，從事救濟，並且在戰後的和平時期裏，互相協助，使人類沒有匱乏之慮。這表示參加各國，願意在戰後成立國際機構，以合作的方式，來處理國際間一切事宜，謀永久和平的實現。

戰後國際機構究竟是怎樣，現在還沒有定論。不過迄今還未正式取消而在停頓狀態中的國聯聯盟，必定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因此檢討牠的盟約，指出弱點，並且加以必要的補充，對於將來爲實現真正世界和平而創立的國際機構，未始不是適宜合時的供獻。

關於國聯盟約的弱點，重要的有左列各端：

第一、國際聯盟雖然是以國家爲單位而組成的機構，但是沒有超越於各單位的權力。簡明地說，牠不是各會員國的上級機關，並且除了各會員國同意之外，也沒有強迫各會員國接受比較重要決定的權能。在普遍承認一國主權是絕對的情形之下，這種不徹底的辦法，乃是勢所必然的。因此國聯盟約裏，聯帶產生以下各項欠妥的規定，削減了牠維持和平的效能：

(甲) 未曾規定戰爭爲絕對非法，以杜絕一切戰爭。雖然盟約前提裏有會員國「特允接受

不從事於戰爭之義務」，但是依據第十二條第一項，祇「約定無論如何，非依公斷員或法律判決，或行政院報告三個月以後，不得從事於戰爭。」這顯然是一個漏洞，並且不啻承認經過規定的程序和期限而從事戰爭是合法的。作戰是一個主權範圍以內的事，無怪盟約祇限制戰爭，而不能把這一概禁絕了。戰爭既然可能，同時這種戰爭，又不違犯盟約，因此對於這種戰爭，不能引盟約裏制裁的辦法；所以第八條第一項所當實屬「承認為維持和平起見，必須將本國軍備減至最少之限度，以適足保衛國境之安寧及共同實行國際義務為度」，等於空話了。試問那一個國家，在還有受到合法戰爭威脅的情形之下，願意放棄自己認為安全所需要的軍備呢？軍備不可能，軍備競爭是必然的後果，戰爭就無法避免。這樣看來，不規定一切戰爭為絕對非法，是沒有辦法消滅戰爭的。

(乙)「除本盟約或本條約（凡爾賽條約）另有明白規定者外，凡大會或行政院開會時之決議，應得聯合會出席於會議之盟員全體之同意。」（盟約第五條第一項）這些另有明白規定的，却無關緊要；而一切重要的決議，都要全體同意，才能成立。這又是承認一國主權是絕對的另一表示。但是每一個決議，都要得到全體同意，不但事實上非常困難，恐怕結果也不容易公允合理。因而維持現狀的主張，得占上風，成為調劑國際關係和國際社會進步的重大阻力。這種主張打倒，唯有改變全體同意的規定，才能夠實現。而這次戰役，因為屬聯盟約集制安全制度失敗所給與人們慘酷的教訓，在調整國際關係方面，必定有許多重要的革興，並且由於

以修環境的改善或變遷，必須時時修正，更非變換這種決議程序，不足以奏效。三分之二大多數的同意，實際上不見得可產生嚴重的弊端，可說是很合理的。

(丙) 盟約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如遇會員國有不願本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所規定而從事戰爭的，「行政院有向各關係政府建議，俾聯合會盟員派遣陸海空軍，組織軍隊，以維聯合會盟約之責。」這「建議」兩字，又顯然是承認一國主權是絕對的表示。但是現代戰爭，以閃擊爲上。假使違約者已經從事戰爭，而在國聯方面，還要行政院建議，有關係的各政府接受，然後派遣陸海空軍，組織軍隊，以維護盟約的尊嚴，恐怕在違約從事戰爭者已達到目的之前，國聯還不會派出一兵一卒。而同條第二項所規定的經濟制裁，固然是一種很好的辦法，不過在事前無法制止明顯的野心國家圖積主要作戰的資源，實施起來也未必會立刻見效。所以第十條雖說「聯合會盟員有尊重並保持所有聯合會各盟員領土之完全及現有政治上之獨立，以防禦外來侵犯之義務」，國聯會員國却仍舊不感覺到這種集體安全制度的可靠；及至看到這些制裁辦法不能實施，或實施了也不發生實效，便對他喪失了所有的信心。國際聯盟的失敗遂爲不可避免的事實。

由以上三項看來，假使要一個國際機構真正成爲維持和平的工具，那末他的會員國卻不能不爲同的福利，犧牲一部分該放棄的主權。

第二、盟約第十九條規定「大會可隨時請聯合會盟員重行考慮已經不適用之條約，及國際

情勢繼續不改或致危及世界之和平者。——這和上面所列舉的比較，更要軟弱；因為這一類事件，國聯雖然感覺到繼續不改，將要危及世界和平，但是無權處理，祇能請會員國重行考慮。事前調整，比糾紛發生後再設法補救，當然容易而有效。何況第三條第三項規定，大會有權處理關係世界和平的任何事件，依照第四條第四項，行政院也有同樣的職權；何必再有第九條的特殊規定？這樣，反覺得國聯祇能處理糾紛於既發之後，卻不能於事前調整國際關係。國聯職權有如此重要的限制，維持世界和平的能力至多也不過是消極的了。這解釋在國聯行使職權的期間裏，祇見強有力的國家撕毀條約，而不見國聯有任何舉動，設法調整，終至國際社會陷入無法的狀態。所以這方面積極的權能，卻是維持世界和平的機構不可或缺的。

第三、依照盟約，大會和行政院的職權，並沒有明顯的劃分。關於緊急的事件，行政院固然有處理的優先權，但是根據第十五條第九項的規定，相爭的。造可於十四日內，請求行政院移交大會。這顯然恐怕行政院權力過大，有壟斷國際聯盟的可能。但是這種顧慮，無形中又減弱了國聯的效力。解決國際糾紛，貴在迅速，大會的召集，事實上當然比行政院困難。假使不把這種職權斷然交給行政院，難免故意推諉，遷延時日，以致益感困難。依實情而論，行政院的各會員國對於盟約所負的義務，以及保持和平所有的責任，總較其他會員國為重，而與事件有關係的國家，又能以行政院委員名義列席（見第四條第五項），那末行政院有權處理，可說應無問題。為什麼枝枝節節，反使違約者得到種種方便？所以臨時設法解決糾紛的職權，不妨



完全交給行政院；事前調整國際關係或其他影響到大多數或全體會員國的問題，則由大會處理。劃分職權，也是防止推諉責任最有效的辦法。

第四、盟約第二十條第一項既然規定「聯合會盟員各自承認國聯盟約有廢止該本國所有一切與該盟約抵觸之協約或義務，並莊重擔任此後不得訂立與此相類之件，」但是第二十一條卻說「國際公斷條約，區域協商如孟羅主義之類，均屬維持和平，不得視為與本盟約內任何規定有所抵觸。」假使公斷條約和孟羅主義等等，的確和第二十條第一項的精神不抵觸，那末第二十一條顯然是多餘；否則盟約的本身就有例外。明文規定例外是最危險的事，往往會使原有的規定成爲虛文。即使有特殊情形，最好也要設法避免。

此外盟約第二十二條所規定的委任統治制度，也因爲牠的不澈底，作者曾加以檢討，並有具體改善的建議（參閱「怎樣劃定戰後的世界地圖」一文）說兒不再多說。

至於顯然必要的補充，則有後列各端：

第一、戰後的國際機構，不但該保證各會員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並且應當規定在組織範圍以內，各會員國是互惠的，機會均等的，互相協助的。例如關稅稅率，除有協約性的特殊規定外，各會員國應以一律；資源的取得，國際市場的使用，各會員國的機會應該均等；如某一會員國工業不發達，其他的就應該給與協助，使牠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以達到創立國際相等生活水準的目的。這些都是會員國的權利，而非會員國不能享受的。國聯盟約是顯然是較多而

權利少。有了這個補充，國際機構的團結力固然可以增強，國際關係能夠踏上正當的軌道，永久和平有希望實現；就是取消會員資格的規定，也可成為懲罰違法的有效辦法；一舉數得，爲根本消滅戰爭計，戰後國際機構的憲章，決不該忽略這一點。

第二、戰後國際機構應當有警衛的實力；而這種實力，務使在和平的方法不足以解決糾紛或侵略的舉動驟然發生時，立刻就能使用。關於牠平时的組織、訓練等等，固然可以交給一個常川委員實辦理；但是牠的運用，必須聽行政院的指揮。因此行政院的組織，這兒附帶提及。中、英、美、蘇是牠的常任委員；此外把全球分成三大區域，一爲歐洲，一爲南北美洲，另一爲非亞及海洋洲，由每區域的會員國共同推選一代表充任委員，每隔若干年改選一次。這樣，目前對侵略惡勢力作戰主要的四大聯合國，也是戰後維持和平的中堅；其他各國的權益，亦並沒有忽視。所以希望英雄抗戰的蘇聯，及早對暴日宣戰，把反侵略戰打成一片，而使中、英、美、蘇有締結長時期同盟的可能，以利戰後真正和平的實現。這事如若能夠實現，不但勝利的降臨可以提早，戰後國際機構的警衛實力問題，也易於解決。

第三、戰後國際機構的憲草裏，應當有詳細的侵略定義。這樣，侵略的行爲發生之後，行政院可以立刻依照着定義，實施制裁的辦法，不必再行討論，以致延誤。有一點要特別注意，就是警衛實力的運用，必須是自動靈活的。否則難免等於虛設；而詳細的侵略定義，卻是自動靈活運用的重要條件之一。未正式成立的一九二四年日內互議定書及蘇聯和牠的隣邦所簽訂的

互不侵犯條約裏，已有什麼是侵略行爲的規定，可以借鏡；同時這次戰爭中侵略國的舉動，也可供參考。所以訂立定議，並不是怎樣困難的事。

假使修正「聯盟約」中的弱點，再加以必要的補充，作爲戰後國際機構憲章的基礎，而會員國對於創立真正和平的意志，又具有這次反侵略戰中聯合國獲得勝利同樣的決心和犧牲精神；那末戰後所成立的國際機構，必可免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永久的世界和平，庶幾有焉。

由已往的史實和這次糧食農業會議的情形看來，戰後各國參加這種積極創立及維護世界和平的機構，不致於有什麼困難。最近美國舉行的民意測驗，有三分之二贊成美國應於戰後世界中採取積極的態度，尤爲這種機構實現方面可喜的消息。爲萬全計，更希望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提案，就是贊成「設立一力量足以建立並保障正義及永久和平之國際機構，並贊成美國參加該組織，」能够早日正式成立。因爲美國的積極贊助，可給與戰後成立健全的國際機構極大的助力。

蔣主席在我國抗戰六週年告聯合國民衆書說：「自九一八以來，（中國）深切感覺與一個軍閥政治國家爲隣的痛苦遭受他不斷侵略的威脅，使我們三民主義的建國，因此不能如期實現。由於這種實際的經驗，更切望國際間必須建立強有力的國際機構，使戰後各國都獲得和平建設的良好環境，而全世界皆能澈底的民主化，且使侵略成性的帝國主義者，不能復萌於今後的世界上。」這代表全體中華民族的願望。所以戰後國際機構的權能愈積極，愈有效，可說愈合我國

的意志

而本文所建議的，祇是最低限度期望的表示而已。

（三十二年七月九日作，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十一號發表。）

## 七 限制原料供應以防止侵略復活之方案

這次反侵略戰爭獲得整個的勝利後，怎樣維持世界永久和平消極方面最重要之工作，厥爲如何處置無條件投降之軸心國，以防止侵略惡勢力之復活。目前討論這個問題的很多；但是究竟什麼方法是最妥善的呢？

在提出方案之前，有幾個大前提，必須先加以說明。第一、這次戰爭是解放的戰爭；不但解放軸心國以外的民族，還解放軸心國本身的人民。軸心國人民能够獲得解放，他們才會悔悟，不再受可能侵略惡勢力的朦蔽和誘惑。第二、羅斯福總統所倡議的四大自由，本來是對全人類而言的，軸心國人民該有同等享受的權利。尤其是言論的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軸心國人民應當有可靠的保障。前者對內可促成民主政治的實現，消滅殘餘的侵略毒素；對外可有表示他們全體意志的機會，一方面以謀國際地位的逐漸改善，另一方面不致產生被抑壓的情緒，而弄到非利用武力來發洩不可。後者是使軸心國全體人民安居樂業，沒有向外擴展企圖的必要條件。否則解放後的軸心國人民，仍難爲真正擁護世界和平的信徒。第三、戰後一切措施，不論聯合國與聯合國之間，或軸心與軸心國之間，就是聯合國與軸心國之間的，都應該基於「公平」的原則。在防止侵略惡勢力復活的過渡時期中，聯合國與軸心國之間的，事實上當然

有不公平的地方，然而這些是她們實行侵略時有的後果，為確保世界和平，並做成將來的效尤，不得不如此的。但是在軸心國之間，應該絕對一致；而且在她們努力改革時期間中，務必隨時給與她們和聯合國同等待遇的機會。如是她們可不致於發生反感，減弱共同與聯合國為和平而奮鬥的力量。

這樣看來，如何處置無條件投降後軸心國的問題，並不簡單。假使忽視了上列各條件，結果會適得其反的。第一次大戰後對付德國的辦法，便是前車之鑒。

統括說來，處置問題可分為兩部分：軍事與非軍事。關於軍事部分，解除軸心國的全部武裝——包括海陸空軍及軍需工業，這不但聯合國認為必要，想來就是軸心國人民也必準備接受的。但是什麼是軍需工業，卻有狹義和廣義的解釋。狹義的專指與軍用品直接有關者，如兵工廠之類。廣義的則可說包括一切的工業，尤其是重工業：因為現代的作戰國家，沒有不動員全工業的，而平時的任何工廠，戰時很容易改為製造軍用品的場所。假使毀滅軸心國的軍需工業，是指狹義而言的，那末一定難有實效。假使是指廣義而言的，則勢將變成軸心國嚴重的失業，影響到她們人民的生活程度，危及和平的前途。這恐怕是應該怎樣處置無條件投降後軸心國一切問題中最困難的部分。因此提出限制原料供應的辦法，以謀適當的解決，而本文也祇涉及這一點。

限制原料供應的辦法，說起來很簡單。第一步是規定現代作戰必需原料的種類。經過這次

大戰之後，什麼是作戰必需的原料，必定很容易決定的了。決定以後，第二步可以調查軸心國之內，那幾種是自給自足的。凡是自給自足的，鼓勵牠的生產，使軸心國的工業，儘量在這一方面擴展，以解決牠們國內的民生問題。這種的產品，不論是原料或是牠的製造品，除軸心國自己通常所需要者外，其餘的都由缺少或需要這種原料和製造品的國家承受。第三步是關於軸心國所缺乏的那些原料。這却要施行輸入限制的方法。軸心國平時需要這些原料的數量，很容易調查清楚。根據這種調查，嚴格限制牠們輸入軸心國。換言之：除軸心國所必需者外，都不准輸入，以防止囤積。至於軸心國若干種工業，平時顯然是不生利的，祇因為和作戰有密切關係，所以不顧成本，維持下去。這種工業，軸心國就應該停辦；而這種工業所需要的原料，就應該停止輸入。限制原料供應的辦法，重要的不過這幾點而已。

這種辦法，可說簡單之至；但是認真辦理起來，必有實效。因為現代的戰爭，不會是一生產戰爭。作戰雙方，誰能生產更多的飛機，更多的重兵器，更多的船艦，以及其他的一切，便有最後勝利的希望。例如五六月美國生產量的減低，便直接影響到前方的作戰。因此羅斯福總統在某次招待記者的談話中，特別報告某次轟炸所需要彈藥的詳情，以鼓勵國內的生產。而生產又依賴原料。假使沒有充份的原料源源接濟，就是有足够的生產設備，還是無濟於事，所以限制原料供應的辦法，在現代作戰的情形之下，是足以遏制侵略的復活的。

其次，現在所謂的軸心國——日、德、意——都是異常缺乏作戰資源的國家。依英國皇家

國際關係學會戰前的調查，在那時所認為五十種的主要工業原料中，以各國本土的生產量而論，軸心國佔着首先三位的，祇有以下幾種：日本，硫化礦，第二位，百分之十三（世界總產量的百分之七）；絲，第一位，百分之七十八；德國，煤，第三位，百分之十二；石墨，第三位，百分之十六；炭液鉀，第一位，百分之五九；意大利，鐵礬土，第三位，百分之十；水銀，第二位，百分之三十二；硫黃，第二位，百分之二十；大麻，第二位，百分之十八；橄欖油，第二位，百分之三十一。目前的情形，雖然不一定如此，但是相差的程度，決不會很大。由此可見軸心國缺乏原料情形的一斑，並可預斷限制原料供應的辦法，必能奏效。

假設現代的作戰，生產並不佔着重要的地位，或者軸心國本土，並不缺乏作戰的原料；那末限制原料供應的辦法，也許是不妥當的。現在情形如此，牠的功効絕無可疑慮之處了。

但是有幾點，却不能不妥為防範。（甲）以前蓄意侵略的國家，對於自己極感缺乏的作戰原料，往往不計成本，造成物品，鼓勵人民採用，作有效而無形的囤積。例如德意志第二帝國就採用這種方法，來囤積當時認為必需，異常缺乏的銅。這種間接囤積方法，現在必更容易實施。所以主要作戰原料消費量畸形的增加，必須嚴密制止；凡是對於不切實或不合理的消費，都應該停。原料的供給。

（乙）投降後軸心國的工業，仍應當集中。這是合於經濟原理的。除了為預防轟炸而分散外，並沒有其他的理由。這次戰後，除軸心國自己再發動報復的戰爭外，她們決無被人攻擊的可



能。因此使她們的工業集中，也是防止死灰復燃的方法。軸心國該不會以為是不公平的待遇。

(丙)戰後軸心國正當需要的原料，既與以接濟，不使她們感覺到缺乏，則她們人工製造替代品的種種設備，應該廢棄。例如德國缺乏汽油，便從自己很富裕的煤中提取；人造橡皮，也是如此。在國際恢復常態之後，德國有了足夠汽油和橡皮的供給，這些人工製造替代品的設備，就應該強迫她放棄。如是在必要時實施禁止原料的輸入，必更有成效。

(丁)鄰近軸心國各小國的軍事設備，也當加以適宜的限制。這些小國，不論準備如何充份，決難抵擋存心侵略者的閃擊；而侵略者閃擊成功之後，便可佔為己有。因此這些小國一切的軍事設備，不會是代侵略者所儲藏的。這次大戰前的捷克，便是一個極好的證例。假使戰後國際有警衛的實力，那末這些小國更沒有這種需要。無論如何，牠們軍備總應當有適宜的限制，以防軸心國從中取利。

以上各點，若詳細規定，使其絕無弊端，則對於限制原料供應的辦法，必有極大的助力。還有，這個辦法應該是富於伸縮性的。軸心國人民有走入正軌的顯著傾向時，不妨寬大些；故態有復活的趨勢時，可立刻加緊；而在實行發動侵略時，則全部禁止。如能縝密計劃，認真辦理，軸心國人民一定會感覺到，他們在事實上是絕對無機可乘的，而願意和其他民族共同努力於真正和平的實現。

這樣之後，對於軸心國平常的經濟生活，可以很少加以干涉。就是她們的重工業，除了狹

義的和該廢除的那部分外，都可以保留。例如煉鋼工業，在恢復原狀和不再擴充的條件之下，不妨讓牠存在，如若出品優良，也可以供給定額以外原料；不過牠的出產，除自己必需的部分外，都應該交出來。這可由其他需要的國家出價購買，或作為對於被蹂躪國家的補償物。又如對於造船工業，亦可照辦。但是所製造的新船，必須依照規定，先賠償聯合國戰時所蒙受的損失，或交換投降後所沒收的原有船隻，免得再踏第一次大戰後對付德國新法中的錯誤。其餘種種均可依此類推。如是戰後軸心國人民的經濟生活，可免鉅大的波動，也無重大壓迫，以釀成他們再戰而走險的可能。

總之，這次戰後處置軸心國的辦法，由於上一次大戰後種種措施所給與我們的教訓，該避免懲戒的方式，而採用感化主義。但是感化主義的運用，如若不得其法，流弊很多，反會被素以狡猾著名的軸心國人民所利用，以致不能產生所期望的效果。同時聯合國對於軸心國，已決定要她們無條件投降，以便自由處置。這樣聯合國所施行的一切辦法，有如失當，祇能由自己負責，絕對無法推諉。爲了這些原因，所以提出限制原料供應的辦法，作為處置軸心國經濟部份的方案。唯有如此，才不違背上面所述的種種大原則，而軸心國人民可認識聯合國對於改造世界，具有決心。並且要完滿實現免於匱乏的自由，對於世界一切的原料生產和供應，必須有整個的詳細計劃；因此這個辦法的施行，事實上不會有嚴重的困難。

(三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作，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十七號發表。)

## 八 戰罪問題的檢討

據七月九日中央社通訊，聯合國組織調查戰事罪行委員會，將在倫敦開會，討論該會的組織和職權等問題。在整個反侵略戰爭勝利即將降臨的今日，戰罪却是一個極該趁早討論的問題。假使參加這個會議各聯合國政治家的目光遠大，態度公正，使該委員會能有優良的成績，那末不但足以早日促成軸心國的崩潰，還可以省得戰後的會議因討論這種易於激起感情的問題，而影響到它對於建立世界和平的工作。

提起戰罪，就不免要回到凡爾賽和約所給與人類悲慘的後果。那時和平會議被怨恨、復仇和恐懼的情緒所籠罩，把戰罪的惡名，輕便地在和約上載明而加諸德國，使德國全體人民承受種種苛刻的處分，幾至無法生存；然而對於策劃侵略，鼓勵戰爭和違法作惡的暴行個人，重要的都逍遙法外，就是正式成立了法庭，也不過是缺席裁判，敷衍了事。這樣，不啻和已往的戰爭相同，戰敗國人民並不明白自己曾從野心領袖的錯誤，反而覺得唯有報復，再度獲取勝利，才能解脫枷鎖。柏林大學紀念歐戰中死亡員生的碑上，刻着三句拉丁文：（一）無戰敗者；（二）戰敗；（三）將來戰勝。這代表戰敗國人民的心理和願望，無怪不到二十年，更殘酷更普遍的戰爭又爆發了。

但是這次大戰的性質，顯然和上次的不同；是非誰屬，不待成敗，早已判然。因為聯合國是打倒侵略，而侵略是國際社會中的暴行，所以上面所討論的一點，也可說是一種過慮。然而為防高一計，却覺得有提醒的必要。再從這個委員會的名稱上看來，聯合國當局也顯然已經考慮到這一點，它的名稱既然是調查戰事罪行委員會，那末它的主要任務當然是調查這次戰爭中的種種罪行，不在決定戰罪的誰屬。換句話說，這次聯合國獲得勝利後，決不會再效法凡爾賽和會，規定些空泛狹窄和足以釀成後患的條文，而將做些實在有效的工作，這是創立戰後真正世界和平方面可喜的現象。因此在該委員會行將成立的時候，略供管見所及，並表示對它的期望。

關於這個委員會的情報，我們知道的很少，即使假定它的職權祇是調查戰事罪行，毫不涉及其他，也可以有很重要的貢獻。例如在它成立後應有的宣言裏，說明立場，解釋這次戰事結束後，聯合國決不把戰罪的惡名，加諸戰敗國的全體人民，以造成冤怨相報，戰爭循環不已的局面，祇要他們改變態度，不受侵略主義遺毒的誘惑，在將來世界新秩序中，仍是共謀福利，同求繁榮的夥伴；現在所擬懲罰的，祇是那些策動侵略和違法的舉行個人，使他們受到合於法理人情應有的處分，和剷除侵略觀念及其機構，以消滅未來戰爭可能的根源。聯合國把這種光明正大的立場宣佈之後，在野心顯然已無法實現的情形之下，被驅使作困獸鬥的軸心國人民，知識失敗並不像他們領袖所宣傳的那樣可怕，很有齟齬動焉，及早回頭，反抗他們瘋狂的領袖而

縮短戰爭時期的可能。

其次，這個委員會可以把這次戰爭中一切的罪行，詳細調查，確立犯法和違背公理人情的地方，以便將來正式法庭成立後，加負責者以應得的懲罰。這樣，一方面可使受苦的人心大快，在將來可收懲一儆百之效；另一方面對於國際公法和它的效力，也可有切實的貢獻。普通人看來，國際公法，尤其是戰時的那一部份，等於虛文；強權即是公理；幾乎是不易的定律。如若把暴日殘殺被俘美國空軍戰士的主使人，或者南京淪陷時縱使兵士做種種獸行的軍官，以及類似事件的負責者，和普通犯人一樣，都使他們嚴格受到應有的處分，一個都無例外，那末今後戰時國際公法，和國家的刑法一般，便會產生實效。並且現行國際公法規定中許多不適宜或遺漏的地方也可從實際經驗中所獲得者來修正或補充，因為暴行的事件很多，如違背條約和諾言而侵犯他國，首先使用毒氣，施行不合人道的潛艇襲擊政策，濫炸不設防城市及非軍事目標，無故屠殺佔領區的人民等等，這些不過是重要中的數則而已。就是這一點，已足見這個委員會的事務繁雜，可能的成就很多，我們總希望戰後的國際社會中，有法治的精神，以維護國際公法和條約的尊嚴，而調查罪行之後，繼之以嚴厲處理，乃是創造這種情形的基本步驟。

還有，該委員會對於軸心國領袖的罪行，尤當儘量收集，全部宣佈，並且評定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否則時過境遷，被裨史家造些神話似的故事，以迎合崇拜英雄者的心理，希特勒之流，便不難一變為拿破崙一類的人物了。歷史的影響，真可說深入人心。假使這一方面做得不

澈底，就是這些領袖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也不足以消滅他們可能的遺患。這顯然是聯合國調查戰事罪行委員會很重要的工作。

再進一步，因為調查戰事罪行，就不免牽涉到戰事的本身，而可聯帶追究一下侵略主義的根源，設法剷除，並檢討戰前的制裁制度，為什麼不發生效力，使侵略勢力有抬頭的可能，同時這部份工作，聯合國遲早是要做的。現在既有這個委員會，不妨由它擬具方案，以免另立機構，也可省去戰後的會議一番初步的討論。

關於剷除侵略源頭那部份，在這個委員會調查戰事罪行的時候，一定可以見到軸心國的經濟法制文化思想上，有種種侵略毒素的根株，如蔣主席在我國抗戰六週年告聯合國民眾書所昭示的。這些毒素不剷除，侵略主義無法消滅，世界和平也不會永垂不朽。以暴日而論，侵略舉動不僅是個人的行為，而是一種根深蒂固傳統觀念的產物，並且有嚴密的組織，所以前面所說這個委員會職權中懲戒個人的效力，祇是消極的，單獨不足以防止侵略行動的復萌。必須同時設法糾正軸心國一般人民的思想，使他們解脫已往所受的毒害，成為愛好公理和平的民眾。這種積極感化工作的實現是最切要的。

至於制裁制度，最重要的工作是訂立侵略的定義。現在關心世界和平者的普遍願望，曾由蔣主席和英首相邱吉爾先後表示，就是戰後必須創立一個保有充分國際武力的和平機構，以確保世界正義與集體安全。從上次集體安全制度失敗的教訓中看來，侵略沒有明確週密的定義，

仲裁制度實不易運用；而在目前軍事閃爍戰略的情形之下，國際武力的使用不自動靈活，更難奏效。因此侵略的定義是戰後國際機構憲章裏不可或缺的文。有了明文規定之後，這種舉動發生的時候，不必再經過遷延時日的討論，國際機構就能立刻使用武力，實施制裁，免被侵略國所乘。同時訂立定義，也等於侵略發生時有使用武力制裁決心的表示，足使侵略者有所顧忌。這個委員會調查戰事罪行的時候，對於國際侵略舉動，總要聯帶研究到的；那末由它擬訂定義，豈不簡便妥當？

記得在宣佈召集糧食農業會議的時候，美國羅斯福總統說，這次戰事結束前，關於戰後的種種問題，將多方舉行討論，免得勝利降臨後所開的會議裏，由於問題衆多，不知準備了什麼是好，反弄得像一位臨時通知就要出發旅行的太太，帶了許多件行李，用時發覺了大都不是必需的。並且我們認為，在戰時融治合作而願意讓步的美滿情緒中討論這些問題，所得的結果必定比戰後為優良。因此我們希望這個委員會的職權是廣泛而不是狹窄的。

（五十二年八月十日在中央日報發表。）

1916



## 第二輯 戰後建設方面時事問題的檢討

### 一 中美英蘇五十年同盟之建議

聯合國軍隊肅清北非之後，接着在西西里島登陸；蘇聯遏止希特勒的夏季攻勢，並且改守為攻，逐步推進；墨沙里尼下台，意大利無條件投降及退出歐洲戰場，祇是時間問題。這樣。歐洲反侵略戰有急轉直下之勢。由於空中猛烈的轟炸，生產力銳減，運輸困難，加以防線過長，即使希特勒縮到保壘以內，也難持久。何況久勝之兵，一遇頓挫便難維持軍心。被征服的國民，在這種情形之下，更不易控制。所以清算希特勒的時日，當在不遠。

但是亞洲的反侵略戰，却還未可這樣樂觀。愧逢島的被炸，仍未能給予哩外暴日的工業區以嚴重影響；美澳軍在西南太平洋的進展，固然消耗暴日賴以聯繫外國據點的運輸力量，可是還沒有到實施越島進攻戰略的程度；而運到我國的物資依舊稀少，不足以使我國成為攻擊暴日心臟有效的基地。這樣看來，在柏林勝利遊行的聯合國軍隊，還有調到東亞來作戰的可能。

我們總希望亞歐兩洲的反侵略戰，打成一片。這可提早亞洲以侵略戰勝利的實現，免得歐

亞兩洲反侵略戰勝利的時間，距離過遠，有礙建立戰後世界新秩序的整個計劃。就是歐洲戰爭結束之後，歐洲問題也不能不顧到其他區域的而單獨解決。因此積極促成亞洲反侵略戰的勝利，實係刻不容緩之舉。否則難免發生枝節，損害整個勝利和戰後世界和平的建立。

在第一次大戰中，協約國雖精誠團結，爭取勝利；但是國際聯盟創立後，美國便拒絕參加。這是集體安全制度失敗最重要的原因，以致不到二十年，侵略惡勢力爆發，終於釀成第二次大流血。為避免歷史重演起見，所以建議在勝利降臨之前，由負有剷除侵略惡勢力和建立世界新秩序重大責任四大聯合國——中、美、英、蘇——締結五十年同盟，以穩定戰後的局面。這對於爭取勝利和維持和平，顯然均有裨益。

在這個同盟條約中，關於怎樣調撥戰後的國際關係，以及如何維持世界和平，可以有更適合於人類幸福的規定。現在固然已經有大西洋憲章和羅斯福總統四大自由的宣言，但是戰爭的範圍業已擴大，世界輿論對於應該怎樣改造國際社會也有更具體的貢獻，以前所公佈的種種原則，需要修改和補充。在談判同盟條約的時候做這番工作，最為適當。假使這事能成事實，那麼至少可得下列的鉅大收穫。第一是不但四大聯合國根絕一切侵略勢力的意志，絕對一致，並且對於處理戰後問題的方針，也可以完全劃一。在戰事結束之前，理智強於感情，因此討論這些問題所得的結果，必定比較公道合理。第二，這些方針決定後，將來和平會議的職務，創立國際機構的工作，可說已完全成了泰半。如何改造國際社會，調整國際關係，建立集

體安全制度，祇要依照着已定的原則，加以實施。第三，四大聯合國既然締結五十年的同盟，那裏其中任何一國，決不會在戰後再採取孤立政策，陷人於悲慘的境地。

目前聯合國政府當局和人民，都一致主張戰後應設有國際武力，以保障世界和平。這是很切要的。但是怎樣組織國際武力，才會有效，却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戰後所成立的國際機構，即使有高於一切會員國的權力，也難自己成立各種軍隊；而由會員國分配負擔，則組織、訓練、供應、運用等等，又非常困難。直截了當，還是由反侵略戰爭中貢獻最大的四大聯合國，繼續接受這種負擔。假使要實現這點，締結同盟却是不可或缺的步驟。果能如此，則公認爲維持世界和平所必須的國際武力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四大聯合國不但絕對沒有侵佔其他民族領土野心，並有真正爲全人類謀幸福的志願。所以戰後世界和平由四大聯合國締結同盟而加以保障之後，侵略惡勢力決不會復活；同時國際間的疑慮猶思，可以盡釋，各民族自能融洽相處，自由發展，踏上一「天下一家」的大道。

在事實上，四大聯合國已有締結同盟的基礎。因爲中美、英美和美蘇之間，已成立了租借協定；英蘇之間已簽訂了二十年的互助協定；而中美和中蘇之間，也都有互助默契。同時在這次反侵略戰中，由於並肩作戰，她們已成爲生死之交。祇要更進一步，就能够成立同盟的關係。這是有利於世界前途的舉動，應該竭力設法使其實現。

廣泛的集體安全制度，並沒有悠久的歷史；而政治上的嘗試，往往不是一次就可以成功。

的。因此國際聯盟的失敗，實不足怪。但是牠們給與我們一個實際上可貴的教訓，就是國際組織中實施嚴格的民主制度，爲時向早。祇要不違背機會均等、公平待遇、毫不歧視的原則，便合於目前的需要。因此主張戰後國際機構成立之初，應該有一個過渡時期。在這時期中，不但世界和平由四大同盟國維護，國際機構裏也由四大同盟國領導，使各民族的程度逐漸達到相同的水準，個個都能够真切認識國際間的義務和權利，而願爲全人類謀幸福。這樣，國際機構可成爲一個有效的組織，國際關係上能够產生合理的調整。這還解釋了同盟爲什麼要有五十年。政治上的進步是很慢的，所以國際機構中由四大同盟國領導的過渡時期，先定爲五十年，不可靠長。從另一方面說，現代戰爭，這樣殘酷，我們決不願一誤再誤，使不負責的力量，有支配國際專宜的可能，以致釀成大錯，因此五十年的同盟，決不過長；事實上，或許還有展期的必要。直到世界和平絕無危險，各民族都了解怎樣爲全人類謀幸福的真諦，這個盟同即行解體，把職務歸還國際機構的全體會員國。這無疑是實現真正和平可靠的捷徑。

（三十二年八月二日作，在中外春秋創刊號發表。）

## 二 中立國與侵略暴行的罪人

墨沙里尼下台後，於八月三十日，美國羅斯福總統聲稱：「余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曾對報界發表聲明，其中於提及軸心國對無辜民衆所犯罪行之後，即謂「聯合國國家即將在此一戰爭中獲勝。當勝利獲得時，美國政府擬對有關歐洲與亞洲侵略者野蠻罪行之情報與證據，作適當之利用。余知每一聯合國國家之政府，固具同一意向也。對於彼等（侵略者）似應加以警告，即必有一日令彼等在今日施行壓迫行為之國家內，立於法庭之前，答辯其所為之暴行。」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余謂：「美國政府認爲戰爭勝利之結束，應包括戰爭中之罪魁向聯合國投降之條款。」自從此等聲明發表以來，正義之輪即不斷轉動，且目前仍在轉動中。現在謠傳墨沙里尼與其法西斯黨徒，或企圖避入中立國之領土。他日希特勒及其黨徒與東條及其黨徒，亦將逃出其本國。余不信任任何中立國將庇護彼等中之任何一人。余可言者，僅爲美國政府將認爲中立國政府給予軸心領袖或其工具之是類行動，與聯合國作戰之原則不能相容。且美國政府希冀任何中立國政府均不致允諾以其領土爲避難場所，或協助此等人士設法逃脫公正之懲罰。

英國政府亦於次日宣佈：「聯合王國政府，因鑒於意大利最近之演變，以及墨沙里尼與重要法西斯黨徒及其他戰爭罪人，或將逃往中立國。最近發特諸商美蘇兩國政府，擬警告各中立

國，慎勿收容或保護該項人物。磋商結果，我政府已訓令駐土耳其、瑞典、阿根廷、葡萄牙、西班牙、瑞士、及梵蒂岡等國代表，分別通知其各駐在國之政府，我聯合國王國政府因鑒於意大利馬勢之演變，以及墨沙里尼與重要法西斯黨徒及戰爭罪人，或擬逃往各中立國，不得不請各國拒絕收容該項人等，並向各該國宣佈，對該項人等之任何收容協助或保護，將認為係破壞各聯合國家所因以作戰，及竭盡其能力範圍以內一切方法以謀實施之各項原則。」

蘇聯政府不巳於七月二十九日，訓令其駐土耳其與瑞典代表，分向各該政府送致以下的照會：「鑒於意大利局勢的發展，墨沙里尼罪惡昭著的法西斯和別的戰爭罪人，可能企圖隱匿到中立國境內去規避由於他們所犯的罪惡正要使他們受到的制裁。蘇聯政府特請各中立國家絕不要庇護上述任何罪人。蘇聯政府並且認為必須鄭重聲明，凡對這種人庇護應援或藉以幫助，蘇聯政府認為就是違背了聯合國家所爭取的，而且決定用他們所有種種方法實施的諸原則。」

在軸心國逐漸崩潰的今日，為實現戰後杜絕侵略的惡勢力計，關於庇護侵略暴行個人的事，提請中立國注意，却是切要的。但是據八月三日安哥拉路透電：「土耳其就庇護戰爭罪犯事致覆盟方之照會，聞已擬就。據目前所悉，照會措詞，至為嚴峻，並表示不能接受盟方之提議。土方人士認為盟方之照會與國際法關於庇護之規定不合，且有損於土國主權。」這樣，對於這個問題，聯合國與中立國之間，顯然意見不同；究竟應該怎樣，值得檢討。

分析起來，這可說是一個國際公法上的問題。現在先根據國際公法來討論。近代國際公法

中有兩個很明顯的趨勢，為大多數國家所採用：其一是關於犯罪的引渡，各國之間大都訂立條約，規定種種可以引渡的犯罪；其二是關於所謂的政治犯，大都拒絕引渡。假使侵略的暴行個人逃入中立國，該國予以收容，並依照國際公法的規定拒絕引渡，那末中立國顯然有庇護這些個人的權利。假使逃入並收容之後，中立國還應該交出來，那末根本就不必說到什麼庇護了。所以引渡實是這個問題的核心。

侵略的暴行個人當然不會包括在引渡條約之內，因此他們不是政治犯，又是一個先決問題。拒絕引渡政治犯的理由，是因為專制暴君所統治的國家，往往為解放和自由而發生革命，如若這種革命失敗後，為解放和自由而奮鬥的領袖，唯一生路，便是出亡。外。依正義而論，他們應該享受到收容和庇護，否則被壓迫的人民，將永無跳出火坑之日。於是國際公法中有拒絕引渡政治犯的規定。

這樣看來，侵略暴行個人是政治犯嗎？顯然不是。歷史告訴我們，已往各國對於無政府主義者，為保持社會的安寧計，都協力消滅；就是對於共產主義者，若干國家也有相同的措施。現在的侵略暴行個人，乃是國際社會的蠹賊。若不給他們以應有的處分，則不但不足以做後人軌尤效，並且國際社會也不會安定。他們正是全人類的公敵，和普通所謂的政治犯絕不相同。倘若中立國把他們當作普通的政治犯待遇，就顯明地違背了國際公法的真義。

退一步說，依照國際公法，即使是政治犯，如若有違背人道和戰爭法的顯著行為，便不能

享受政治犯的待遇了。侵略暴行個人都犯了這一點，自在意料之中。暴日的殘殺美國空軍人員，德國的施行無限制的潛艇襲擊政策，以及她們共犯的種種獸行和屠殺佔領區無辜人民等，均爲明證。這點不待聯合國戰爭罪行委員會調查清楚，中立國也能够想像到。這又是中立國不該給與侵略暴行個人普通政治犯的待遇而加以庇護的另一理由。

再根據國際合作的原則，各國都有一種責任，使犯罪者得到應有的處分，以互相協助的精神維護各的社會秩序，確立正義的威信。現在侵略的暴行個人，不但造成了國際間悲慘的流血，還恨不得一手抹煞正義，使之永無抬頭的一日。假使他們可以逃避懲罰，那末世界上沒有什麼罪惡不能够寬恕了。國際社會的能有秩序，正義的獲得主宰地位，全賴國際合作。中立國庇護侵略的暴行個人，便違背了國際公法中國際合作的原則。

概括言之，創立國際公法主旨在維護國際社會的秩序，以保障和平；不得已時則減輕戰爭的毀壞力和人民所受的痛苦。凡不合於這種主旨的，決不能認爲國際法中所應有的規定。中立國庇護侵略的暴行個人，顯然與這種主旨相反。他們若逍遙法外，不但對於世界和平的實現有重大的阻礙，就是將來的戰爭，也將愈趨於無法律約束和更殘酷的境地，以至文化和人類的完全毀滅。

這次聯合國不惜重大犧牲，爭取絕對的勝利，要軸心國無條件投降，並不是好大喜功，真正的目的是在澈底剷除侵略的惡勢力，中立國該認清這點。侵略的惡勢力剷除之後，世界才會



太平，人類始有幸福，這對於中立國也有利的。假使侵略的暴行個人逃入中立國，一方面這種瘋狂的野心家，雖有當地的政府極力防範，難免暗中活動，以圖死灰復燃；另一方面他們本國被迷惑的一部份人民，看見他們的領袖還有自由，不但不會覺悟，承認已往被錯誤的主義所引誘，走入歧路，而幡然改悔，恐怕還要不斷活動，設法使他們以前的領袖回國，重振旗鼓，扮演拿破崙這類的喜劇。這樣，人類又要遭遇到一次大劫。而在這種可能的戰爭中，現在的中立國又安知其不被轉入旋渦？所以中立國庇護侵略的暴行個人，不啻養癰成患，貽全人類無窮之禍，並難免自作自受之譏。中立國明白了聯合國的用意和可能的後患，當然不至有任何冒大不韙的舉動。

假使中立國悖於常理，堅持庇護侵略暴行的個人與否，絕對是一國主權範圍以內的事，他國不得過問，那末聯合國並不是沒有對付的方法。美國羅斯福總統所倡議的四大自由，——言論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精於恐懼的自由，——必得要有——一個國際機構，使他們實現。糧食和農業會議決定設立永久機關，目的就是想完成免於匱乏之自由的一部份工作。因此在這種國際機構裏，各會員國必定互助互惠，使四大自由能夠成爲事實。這樣，凡是庇護侵略暴行個人的中立國，祇要不准加入這種國際機構，不得享受互惠的權利，便足以使權改變態度了。聯合國若有懲罰侵略暴行個人的決心，便備決無逃避正義之神的審問。其實不庇護侵略暴行的個人，並沒有損害主權的地方。因爲一國對於外人的收容與否，完

全可由自己決定。如若中立國不收容這些人，就不會牽連到引渡問題，更無須根據着國際公法來爭主權。所以蘇要中立國表示不願意收容，一切問題便都完滿解決了。

國際公法固然沒有不引渡這種侵略暴行個人的規定；爲世界和平及人類幸福計，也沒有庇護他們的道理。深願中立國對於美、英、蘇的照會，好意考慮！勿使戰後全世界各國的合作，發生任何波折。

（三十二年八月十二日作，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十三號發表。）

### 三 四國宣言的檢討

十月十九日，蘇聯人民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美國國務卿赫爾與英國外相艾登，在莫斯科舉行會議，於同月三十日完滿結束。同時美、英、蘇、中四主要聯合國，公佈所簽訂的普遍安全宣言，全文如左：

「美、英、蘇、中政府，根據一九四二年元旦之聯合國宣言，及其後各項宣言所共同決定各向其現與作戰之軸心國家進行戰事，直至此種國家在無條件投降下屈服為止之決心；且鑒於其為本身與為其與國對於侵略之威脅，謀得解放所負之責任；並鑒於戰爭至和平，其演變必須迅速而有秩序；且為建立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俾全世界人類及資源於武裝方面者，可達最低限度起見；用特聯合宣言：

「一、彼等為進行與其各個敵人作戰而約定之共同行動，將使繼續，以致力於組織及維護和平與安全。

「二、彼等之中，凡與一共同敵人作戰者，對於所有有關該敵人之投降及解除武裝之事項，均應採取共同行動。

「三、彼等對於敵人違背投降條件之行為，將採取共同行動。

「四、彼等承認有於最早可據實現之日期成立一普遍國際組織之必要，以各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之原則為根據；此種國家，無論大小，均可為會員，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五、在重新恢復法律秩序與成立普遍安全制度之前，為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起見，彼等得隨時會商，並於必要時與其他聯合國國家商議，以代表國際社會採取共同行動。」

「六、彼等在戰爭終止以後，除非為實現其宣言之目的，並經共同會商後，不得在他國土使用其武力。」

「七、彼等將共同並與其他聯合國國家磋商並合作，俾能對於戰後軍備之規定，獲得一實際可能之普遍協定。」

簽字者：莫洛托夫、赫爾、艾登、傅秉常。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

在這次全球性的戰爭中，我們根據着戰爭不可分的原則，曾幾次呼籲，使這個反侵略戰成為整個的：不但要求所有的聯合國國家都向軸心國作戰，並且各戰場不該有輕重先後之別。因為侵略的惡勢力早已打成一片，惟有全體聯合國一致對付牠，勝利才能够在最短時期裏獲得，作戰目標才會全部實現。但是我們的這種希望，由於事實上的困難，未克立即達到目的。最近聯合國舉行的兩次會議，一在魁北克，一在莫斯科，參加的國家雖然不同，却把我們所有的顧慮，都化為烏有了。前者注意太平洋方面的戰事，糾正了已往歐亞兩戰場有輕重先後之別的失

策。後者在四國宣言中，明白表示以軸心國為對象，而不僅僅是納粹德意志。這並不是說蘇聯已準備向暴日作戰；然而自此以後，很明顯地軸心國已無機可乘，不能利用挑撥的技倆，來離間聯合國的情感，以冀逃避無條件投降的命運了。所以有了這個宣言之後，形式上還沒有成爲整個的反侵略戰，事實上和道義上確已是整個的了。這是四國宣言的重要收穫之一。

反侵略戰固然應該是整個的，和平也不可分。而她的實現，更需要聯合國，尤其是其中的四主要國家的精誠團結，共同努力。否則戰爭的勝利即使如願降臨，和平的前途仍不容樂觀。現在四國宣言却創立了這種急切需要的鞏固基礎：四主要聯合國家——中、英、美、蘇——不但在作戰時間團結一致，並將在敵人完全投降後世界進入和平安全及戰後建設的階段中繼續密切合作。這種情形，必可使戰爭與和平同樣得到極美滿的結果。我們覺得，不論這次戰爭如何慘酷，犧牲怎樣重大，祇要未來的世界和平能夠有真正可靠的保障，任何代價都是值得的。已往對於美國，不免有在戰後她會回到孤立政策的疑慮；而對於蘇聯，更有種種使人惴惴不安的猜測。這些都被四國宣言所消滅了。假使四主要聯合國家在戰後能够精誠合作，那末和平的勝利，必定和戰爭的勝利同樣地有絕對把握。這又是四國宣言的重要收穫之一。

四國宣言有這兩項重要的收穫，已足以使我們感覺到無限的興奮，而承認牠的確是創時代的文獻。何況牠的條文裏，還有更具體的規定。

根據第一條，四主要聯合國在戰時的英滿合作情形，即在勝利既得之後，也將繼續下去，

以實現全人類所切望的和平與安全，不致再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覆轍，使戰爭成爲歷史上循環不息的事實。

第二、第三條規定對於共同敵人的投降、解除武裝、以及投降後的違法行爲，採取一致行動。這些事件最容易釀成誤解和疑忌，以致損害一切賴以實現的合作。現在四主要聯合國既表示採取一致行動，則已往或有的誤解和疑忌，均將冰釋，並且不容易再行發生，而她們的合作也不會有破裂的可能。

戰後成立國際機構，以保障世界和平，並促進人類幸福，幾乎是全體聯合國普遍的願望。但是這種共同的正式表示，四國宣言的第四條卻是這次反侵略戰爭發生以來的第一次。牠規定凡是愛好和平的國家，不論大小，依照主權平等的原則，都可爲會員。這使怎樣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問題，產生了一個有效的工具。

勝利愈接近，所要決定的事件必定愈多，而在軸心國無條件投降後到普遍國際機構成立前的時期中，將更爲繁雜，所以第五條有四主要聯合國隨時會商的規定。同時這種舉動，很難避免包辦的嫌疑，因此加以補充，訂明必要時與其他聯合國家商議。這種公開的態度，可說是歷史上的創舉。

第六條的意義卻非常重要。牠一方面不啻規定了單獨在他國國土上使用武力的一切行爲，均爲非法；另一方面又顧到爲制裁可能的侵略而不得使用武力的條件。爲確保戰後國際和平

與安全計，戰爭的非法，侵略的定義，以及制裁的運用，勝利降臨後都應當有明顯切實的規定；否則在上一大集體安全制度的失敗裏，我們並沒有得到任何有益的教訓。關於這點，第六條便給與我們一個可以依照著來詳細訂定的原則。

和平與安全既然有了可靠的保障，那末除了制裁侵略所必需的國際力量外，其餘軍備普遍的減縮，乃是當然之事。因此第七條的規定，不過是重複表示大西洋憲章中所列的一個原則而已。

從上面的檢討中看來，四國宣言的貢獻雖大，但是牠的範圍很狹。不過我們應當注意，牠的目的是有限的：一則在擴大卡潛會議的決定，使軸心國全部無條件投降成爲四主要聯合國共有的決心；二則在表明她們所負當仁不讓的責任；三則在如何建立並維護戰後國際間的和平與安全。因此牠的範圍當然不會廣泛，然而牠所揭示的原則非常明顯，看了以後決不致於產生任何錯誤的解釋。

其次，四國宣言的前文裏，明言牠是根據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的聯合國宣言；而聯合國宣言又以大西洋憲章爲依歸。因此這三種重要文件是互相聯繫，而有密切關係的。假使把這三種合併起來研究，我們更可以明瞭四國宣言的真正價值，因爲牠顯然補充了以前兩種文件中的重要缺陷。如是關於爭取絕對勝利和戰後建設的原則，益臻完密。

還有，莫斯科會議祇是四主要聯合國領袖會議的先聲。如若牠能夠奠定四主要聯合國家合

作的基石，那末四主要聯合國的領袖會議，便有隨時舉行的可能。現在從四國宣言看來，這種基石已經美滿建立了；而在第五條裏，更明白規定四主要聯合國得隨時會商。嗣後四主要聯合國的領袖，必將常常聚於一堂，共同討論世界大事。這樣，真正和平大道上的小大阻礙，均可逐漸剷除，而一切問題的解決方法，也將更具體化了。

總之，莫斯科會議發表了四國宣言，使牠成爲一個真正創時代的會議。牠的創時代，一在建立四主要聯合國的密切合作，使和平前途愈爲光明；二在完成了四主要聯合國領袖會議的初步工作，使一切問題，更易於解決。國際合作以及真正和平的實現，有賴各國的互相信任。這種精神，莫斯科會議有充分的表現。如能繼續不替，並竭力擴展，則今後之世界，始可成爲全人類真正的樂園。

(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作，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十八號發表。)



#### 四 莫斯科會議公報的檢討

不論爭取戰事的勝利，或是創立世界的和平，全體聯合國家，尤其是其中最主要的中、美、英、蘇，的合作，却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因為莫斯科會議產生了四國宣言，建立了一般愛好自由和正義的人們所渴望的永久合作基礎；所以注意力都集中於四國宣言，好像牠是會議中的唯一貢獻。事實上四國宣言祇是莫斯科會議公報中的一部分，其餘也都是很重要的。

莫斯科會議是由歐洲戰場上三個主要作戰國家的代表所組成，因此公報中除四國宣言外，都是和歐洲問題有關的。現在且先分述其要點。

第一、縮短對德戰爭問題。美、英、蘇三國對於縮短歐洲方面的戰爭所應採取的步驟，有坦白而詳盡的討論；還利用三國參謀部軍事顧問的在場，檢討確切的軍事行動計劃。後者已成立了若干決定，並且正在準備實施中。但是這些是軍事祕密，詳情當然不能對外宣佈。

第二、意大利問題。三國對於意大利問題，獲得一個同意的根本政策。這就是法西斯主義及其所有惡勢力與其所產生的事物，應予完全消毀，而予意大利人民每一機會，以建立依民主原則為基礎的政府機構和其他機構。至於實施的具體辦法，則有下列各點：（一）意大利政府應容納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團體，表，使其更民主化；（二）意大利人民應完全恢復言論，

（三）德意志共和國所創立的一切機構，應予取消；（四）所有法西斯或親法西斯份子，應自政權中及一切民主性的機構與組織，排除在外；（五）法西斯政權下的所有囚俘，應予釋放，而身以天赦；（六）地方政府的民主機構，應予建立；（七）法西斯領袖與將領，或有罪犯的嫌疑者，應予逮捕交審。

第三、奧地利問題。三國認爲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德國因入侵而加諸奧地利的合併，完全無效；並願見奧地利重建自由獨立，藉使與人本身及其他處境相似的鄰邦，具有政治和經濟的安全，爲永久和平的基礎。但是因爲奧地利立於希特勒德國一方面參戰，奧地利却負有一種無可逃避的責任。

第四、戰事罪犯的懲處問題。三國鄭重聲明，在允許德國境內可能建立的任何政府停戰時，該政府必須負責把所有參加暴行和屠殺的德國官兵及納粹黨員，悉行交出，並應遣送至彼等進行這種可憎行爲的國家內，俾能依照各該國的法律，由其所處待的人員，就地審判，加以懲處；還警告那些尚未沾染無辜人民的血蹟者，切勿開洗合污，因爲三國必將逮捕那些暴行者至天涯地角，執而置之於法。

這樣看來，除軍事外，莫斯科會議還涉及戰後的三個重要問題，並同意於處理的基本原則，爲解決同樣事件的規範。因此這個會議成就的宏大，誠屬驚人；同時表示了勝利愈接近，

聯合國意志愈融恰的可喜現象。

我們總希望這次反侵略戰爭，能夠實現上次世界大戰中一個極流行的標語：即「這是終止一切戰爭的戰爭」。在結束上次大戰的巴黎和會裏，所有的解決方案，並沒有完全依照着公道的原則，結果不到二十年，發生了第二次更慘酷的流血。我們決不願重陷覆轍；否則非特有負於疆場上作壯烈犧牲的戰士，且無以對後世的子孫。所以莫斯科會議公報中關於三個重要戰後問題的決定，值得檢討。

對於意大利，三國主張毀滅法西斯主義的惡勢力，並使她民主化。以民主化來對付法西斯主義，制止牠不再釀成後患，這觀念是很對的。我們知道，唯有使全人類享受到真正的自由與平等，國際的安全才能維持；而民主化是獲得自由與平等的不二法門。怎樣使意大利在戰後更民主化呢？辦法是（一）意大利政府中容納反對法西斯主義人民團體的代表，（二）意大利人民應完全享有言論，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出版和公共集會的自由；（三）地方政府應民主機構，應予建立。這些的確是最基本的。不過民主主義的確立，和法治精神有密切的關係。如何使慣於聽命於專制者的意大利人民，能創立及愛護法治精神，以保障所享受到的自由，却不可忽視。即使這些辦法祇涉及政治部份，這點亦似有補充的必要。至於毀滅法西斯主義的惡勢力，可分消極和積極兩方面來說。消極的是（一）法西斯政權所創立的一切機構，應予取消；（二）所有法西斯或親法西斯份子，應自政府中及一切民主性的機構與組織，排除出外；（三）

法西斯諸將領與領袖，或有罪犯的嫌疑者，應予逮捕交審。積極的是意大利人民得成立反法西斯的政治團體。如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份子，當然不容易再在政治上抬頭。然而要使意大利的法西斯份子絕對沒有活動的機會，應從杜絕法西斯主義入手；所以在政治之外，顯然還需要其他積極的應付方法。處置意大利的辦法，無疑地將為解決無條件投降後德國和暴日政治問題的張本。德國和暴日的侵略觀念，比意大利的尤為根深蒂固，這使我們更感覺到公報中所列的幾項辦法，不足以實現我們的希望。

關於奧地利一點，表示了三國公認這次反侵略戰爭以解放為作戰目標之一，不祇是指着那些在戰爭爆發後所侵佔的區域，即是以前不法的併吞和佔領，都包括在內。這才是比較澈底的解釋，並符合大西洋憲章所規定的和平原則。歐洲既然這樣，其他區域當然不能再有例外。因此該普遍實施，以免產生任何不滿的解決。但是歐洲有一種特殊情形，我們却不能不加以注意。那兒的小國太多，民族複雜，唯有在極度發展地方自治的條件下，使她們組成聯邦，才容易處理一切的政治經濟問題。公報中說奧地利的重建自由獨立，目的在使「奧人本身及其他處境相似之鄰邦，具有永久和平之基礎，即政治與經濟安全是也，」當有上述的含義。這樣，民族自主原則的施行，不致於造成更混亂的現象。然而促成小國組織聯邦的舉動，却絕對不該含有包圍或隔離其他國家的用意，否則非這類聯邦不易產生，並且也不會有永久的價值。此外使奧地利恢復自由獨立，亦不當有分割侵略國所應有的土地，以防止故態復活的意義。這種不

合理的辦法，經過上次的失敗，決不宜再行試驗。奧地利和人民雖然與德國的是同種，但是前者向來是一個獨立國，所以上面所說的，可說是過慮。蘇俄爲這次戰役與分化侵略國本土的主張，相當有力，不得不附帶提及。總之，在準備組織歐洲小國聯邦的立場下，使奧地利復舊，而沒有包圍、隔離和分化的作用，對於國際秩序的重建，必有宏大的貢獻。

在墨沙里尼下台的時候，美、英、蘇三國把性質相同的照會，送給中立國，警告他們勿收容戰事罪犯。公報中所說的，無疑地是重複表示對於這個問題早已共有的堅決意志。戰事罪犯的依法懲處，不但能恢復法律的尊嚴，儆將來的尤效，並且還是杜絕侵略惡勢力有效辦法之一。因此決不該和上次大戰結束時的情形一樣，做些有名無實的事情，敷衍了事，使藐視法律的人更勇於破壞法律。現在三國鄭重聲明，必將追尋戰事罪犯至天涯地角，執而置之於法，的確是切要的。公報中還說，「希特勒力量在其所踞及其現已由此開始逐漸贖罪的許多國家中之屠殺與大批槍殺行爲，聯合王國、美國與蘇聯均獲有證據，」可見聯合國對於戰事罪犯，將絕對依照法律的程序辦理，使正義抬頭，而蘇毫無報復的用意。這真是應有的正當態度。但是據說，戰事罪犯均應明悉彼等重將被遣回其犯罪之地點，由其所虐待之人民就地審判。」依照法律的原則，犯罪者固然該由犯罪地點的法律裁判；不過這個原則的意義，是着重犯罪地點的法律，而不是犯罪地點。假使甲在乙城犯罪，却在丙城審判，祇要丙城所用的法律及審判程序，完全和乙城的相同，那末就不違背那個原則。我們知道，戰事造成種種無法抑制的憎恨，

一般人民的情願，尤不易聽從理智的指使。因此把戰事罪犯遣回到犯罪的地點，由其所虐待的人民就地審判，恐怕極易發生不幸事件，使法律損失了效力，而不能獲得美滿的效果。這種可能性顯然很大，決不該忽視。

從上面的探討裏，我們見到莫斯科會議各項決定中的優點和弱點。因為莫斯科會議祇可說是一個起始點，涉及的範圍不廣，而來日這類會議必將更多，決定的範圍必將更廣，所以我們對於牠的得失，尤當切實注意，續密討論。庶幾公認為妥善的措施可以廣泛採用，錯誤的得以及時糾止。

最近威爾基說，「（期待解放和自由的人們）今日已不僅思及抗戰，且亦常思及解放與協助建設新世界之機會。莫斯科會議證明中、美、英、蘇四國，能獲致同意；故當前之務，為擴大此項同意之基礎，使能包括經濟、政治及道德之項目；同時並按照真正之民主方式，擴大參加國之範圍；目前先由各聯合國參加，日後更普及世界各國。此為吾人今日所需要之次一步驟。」這實在是最好之答。

自四國宣言公佈後，這次反侵略戰爭事實上已成為整個的；而依照和平不可分的原則，今後對於世界秩序的重建，四大自由的實行等問題，尤應有這種的態度。唯有基於普遍的合作，絕對沒有種族或區域的歧視，勝利、公道、世界和平才能次第順利實現。

（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十九號發表。）

## 五 迎接和平年

——綜論魁北克、莫斯科、開羅和德黑蘭會議

一九四四年不但將實這次反侵略戰的整個勝利，並將建立永保後世和平的鞏固基礎。這是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年，值得我們熱烈歡迎。

對於紛利與和平，已往都有些擔憂。因為在戰事方面，亞洲戰場被視爲次要，侵略惡勢力未被認爲一體，有使軸心國逃避無條件投降的機會；而在和平方面，人人都顧慮到四主要聯合國——中、美、英、蘇——在戰後也許不能密切合作，以致這次世界浩劫，白白犧牲了無數生命財產，結果竟一無收穫。但是最近四次的會議，把我們一切的憂慮都打消了。

第一次是魁北克會議。牠所發表的正式宣言如次：

「自（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一日開始之英、美兩國作戰會議，於加拿大政府善意之協助下，已（於二十四日）結束。自本年五月羅斯福總統及邱吉爾首相於華盛頓舉行會議以來，國際發生多少重大事件。現各戰場之情勢，即以此種事件爲根據而全部加以考慮。現已採必要之決定，使兩國之海陸空軍得更從事長足之前進行動。因鑒於在全球戰爭中各戰

場不斷擊敵之行動中，所有軍力互相關聯。故關於作戰之指揮，其目的及作戰方法必須完全協同。又鑒於美國、英聯合王國及英帝國對敵作戰之區域日益廣大而深入，故將來或將較以往所需時而舉行會議。現發表會議中之決定，對於作戰中之軍隊鮮有助益。此項決定僅能在作戰行動中洩露。然所可說明者，即參謀會議之決定，已大大轉移目標於對日作戰，並實施對中國之有效援助。宋子文部長代表蔣委員長參加會議。在此一方面，以及在歐洲方面，羅斯福總統及邱吉爾首相均接受並贊同英、美聯合參謀部之一致建議案。會議對於戰爭之基本的及其所引起之政治問題，亦已獲得協議，會議並決定除英、美、蘇或將舉行之會議外，英、美當局並將於本年底以前再舉行會議。關於對德、意戰爭決定之各項報告，均將提供蘇聯政府。會議期中，對於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之關係，亦曾加以考慮。

第二是莫斯科會議。牠所發表的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簽訂的四國宣言全文如次：

「美、英、蘇、中政府根據一九四二年元旦之聯合國宣言，及其後各項宣言所共同決定各向其現與作戰之軸心國家進行戰事，直至此種國家在無條件投降下屈服為止之決心；且鑒於爲其本身與爲其與國對於侵略之威脅，認得解放所負之責任，並鑒於戰爭至和平，其進展必須迅速而有秩序，且爲建立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俾全世界人類及資源用於武裝方面者可達最低限度起見；用特聯合宣言：



「(一) 彼等爲進行與其各個敵人作戰而約定之共同行動，將使繼續，以致力於組織及維護和平與安全。

「(二) 彼等之中，凡與一共同敵人作戰者，對於所有有關該敵人之投降及解除武裝之事項，均將採取共同行動。

「(三) 彼等對於敵人違背投降條件之行爲，將採取一切必要之措施。

「(四) 彼等承認有於最早可能實現之日期，成立一普遍國際組織之必要，以各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之原則爲根據。此種國家，無論大小，均可爲會員，以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

「(五) 在重新恢復法律秩序與成立普遍安全制度之前，爲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起見，彼等得隨時會商，並於必要時與其他聯合國家商議，以代表國際社會採取共同行動。

「(六) 彼等在戰爭終止以後，除非爲實現此宣言之目的，並經共同會商後，不得在他們國土使用其武力。

「(七) 彼等將共同並與其他聯合國家商榷並合作，俾能對於戰後軍備之規定，獲得一實際可能之普遍協定。」

第三是開羅會議。牠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日所發表的公報全文如次：

「羅斯福總統、蔣主席、邱吉爾首相，偕同各該國軍事與外交顧問人員，在北非舉行

會議，業已（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完畢，茲將要概括之聲明如下：

「三國軍事方面人員，關於今後對日作戰計劃，已獲得一致意見。我三大聯合國決心以不鬆弛之壓力，從海陸空各方面加諸殘暴之敵人。此項壓力，已經在增長之中。」

「我三大聯合國此次進行戰爭之目的，在於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決不爲自己圖利，亦無拓展領土之意思。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羣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我三大聯合國稔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

「根據以上所認定之各項目標，並與其他對日作戰之聯合目標相一致，我三大聯合國將堅忍進行其重大而長期之戰爭，以獲得日本之無條件投降。」

第四是德黑蘭會議。牠所發表的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簽訂的對德作戰中一致行動以及關於戰後合作的宣言全文如下：

「我們——美利堅合衆國總統，大不列顛首相和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在過去這四月中，已在我們聯合國伊朗的首都德黑蘭聚會，已經擬定，並且認可了我們的共同政策。我們表示我們的決心。我們的國家在戰爭方面，以及在隨後的和平方面，都將共同

工作。

「關於戰爭方面：我們的軍事參謀會參加我們的圓桌討論。我們已經議定我們關於將德軍消滅的計劃。我們已就將從東面，西面和南面進行的軍事行動的規模和時間，商得完全的同意。我們在這裏達到的共同默契，保證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關於和平方面：我們確信，我們的和協必將使和平成爲一種永久的和平。我們完全承認我們以及所有聯合國家負有無上的責任，要創造一種和平，必將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羣衆的好感，而在今後許多世代中，排除戰爭的災難和恐怖。」

「和我們的外交顧問在一起，我們會檢討了將來的諸問題。我們將力求所有大小國家的合作和積極參加。那些國家的人民，就和我們本國的人民一樣，都是用全副心靈，抱着獻身的精神，要消除暴政和奴役，壓迫和忍受。我們當歡迎他們，聽他們抉擇，到一個全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裏來。」

「人世間決沒有一種力量能阻礙我們由陸上消滅德國陸軍，由海中消滅他們的潛艇，並且從空中消滅他們的兵工廠。我們的進攻將是毫不留情，而且是越來越大的。」

「從這與友誼的會議出發，我們懷着信心，瞻望那麼一天。那時，全世界所有各國人民，都可以過自由的生活，不受暴政的摧殘，而憑他們多種多樣的願望和他們自己的意識生活。」

「我們懷着希望和決心到這裏。我們成了事實上的朋友，精神上的朋友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這兒分手。」

這四個宣言，由於密切聯繫的關係，應該連接起來看，才能徹底了解牠們的意義。首先由於魁北克會議，一方面承認這次全球性戰爭中各戰場的互相關聯和作戰計劃的必須完全協同，而使參謀會議的討論重心大大轉移於對日作戰，並決定實施對中國的有效援助；另一方面奠定了以後三次會議的基礎，使四主要聯合國家有實現真誠合作的可能。莫斯科會議對於各個敵人的無條件投降，以及如何組織並維護戰後和平與安全的一般原則，表示了四主要聯合國都能够同意。這種事實的存在，非常重要；因為非特軸心國在恣意挑撥離間，說什麼四主要聯合國之間的利害衝突，根本無法調整，不如趁早各自為謀；就是若干聯合國人士，對於這點也信為絕不可能。四國宣言可說是對症下藥，不但掩住了軸心國的口，使她們們無絲毫造謠生事的根據，並且給聯合國中的悲觀主義者服了一劑定心丸，疑慮盡釋。同樣重要的，四主要聯合國至少在道義上和事實上公認所有軸心國為作戰對象，使各軸心份子成爲一體，非整個擊潰不可。由於目前的情勢，聯合國不希望蘇聯負擔兩個戰場，所以爲避免引起意外計，以後兩個會議便分別舉行。開羅會議則着重亞洲。中、美、英最高領袖首次聯合表示以不鬆弛的壓力，從海陸空各方面加諸殘暴的敵人，使他們無條件投降。其次美、英贊助我國抗戰中收復失地的目標，主張以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羣島等歸還我國，並決定驅逐日本勢力於其他以武力或貪慾所攫取的

土地之外。而尤其重要的，三國同意於稍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這無疑是解放亞洲被統治民族的張本。美參院通過議案，主張菲列賓在收復及完全恢復秩序之後，即可完全獨立；法民衆解放委員會保證安南於法國範圍內，將畀以一新政治地位；都證實這種廣議的解釋。假使亞洲數萬萬被統治的民族，有了被解放及享受自由的保證，那末他們對於爭取勝利與建立和平，必將奮勇百倍，大有貢獻。開羅會議可說是魁北克會議的繼續，而德里蘭會議則是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的繼續。德黑蘭會議除鄭重聲明三國在戰時和戰後共同工作的決心外，在軍事方面，決定了東南西三面消滅德軍的計劃。這非特表示聯合國將在歐洲大陸上增闢戰場，並且使擊潰納粹德意志的軍事策略成爲整個的，互相配合的。在這種有整個計劃的攻勢之下，希特勒能够苟延殘喘的日子，也一定可數的了。在和平方面，三國最高領袖昭示創立永久和平的共同意志，並將力求所有大小國家的合作和積極參加，使所有各國人民都可以過自由的生活，不受暴政的摧殘。而三國最高領袖意見融洽的情緒，溢於言表，乃是最可喜的現象。因此戰後四主要聯合國間密切合作，顯然不致於再發生波折。

這樣，我們可以明白這四個會議的關係和意義了。但是有些人看了宣言之後，不免覺得牠們祇包含些提綱挈領的條文，而缺乏具體的方案。不過這可說是必然的。因爲中、美、英和美、英、蘇最高領袖的會晤，還是初次。在原則方面，他們能够有絕對的同意，已經是很大的成功；一時當然不能涉及細節。好在這種會議，以後必將時常舉行，儘有詳細商討一切問題的

機會；而則決定了以後，則解決任何問題的具體方案，都有了依據，當然不會違背這些原則的。所以我們覺得一九四四年，將見勝利的降臨；並在建立永久的和平方面，必有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數羣衆好感的具體辦法。我們不願犧牲，爭取勝利，目的是在實現和平。那末，稱一九四四年爲和平年，實在是確當的。

然而不論宣言的內容如何美滿，倘若簽字國缺乏誠意遵守及厲行的精神，則效果仍難如我們所期望的。爲了這些，深願有關的四主要聯合國家，以及其他聯合國家，具有以下各項實現永久和平的必要條件，以免功虧一簣。

最重要的，各國必須抱一切昨日死的精神，來處理今後任何國際間的事務。老實說，直到現在，就是四主要聯合國之間，還有許多嫌隙存在着。由於國勢的不同，處境的不同，心理的不同，以及傳統政策的不同等等，各國間互有疑忌，乃是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經過這次並肩作戰，共拒侵略強勢力之後，已成爲生死之交，心不該再留存絲毫的宿怨；而目睹現代的戰爭，其毀滅力日甚一日，尤宜放寬胸懷，以免播下後世作戰的種子。現在已經成立了共同的目的，——創立永久的世界和平。要達到這個目的，更非捐棄前嫌，依正義和公道來做新關係的基礎，不能成功。

其次，要目光遠大，互相信任。各國的政策，無疑地是以自己的權益爲根基。但是目光遠大些，就可以見到各國真正的權益，却是互相聯洽的；否則國際間的關係，決沒有調整的可

能。假使上次大戰時威爾遜總統的主張，未被一班目光短淺者所破壞，又何至於在這樣短的時期裏重演慘劇？更切要的，各國必須互相信任。換句話說，相信別人的話，要他希望別人相信自己的話一樣。因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都建在信任上面；到了互不信任，就決無合作可言了。這次創立世界永久和平的偉大任務，若由斤斤於目前的利益和善於猜忌的國際政治家所纏繞，亦可說決沒有實現的機會。

還有，對於和平，要有教徒對於所信奉的宗教一般的虔誠。在事實上，建立和平的工作，比戰爭取戰事的勝利，艱難百倍。第一要有絕對的信心，繼之以不折不撓的意志，始終不懈的努力，才有使和平成為事實的希望。已往有一種很普遍的錯誤觀念，以為戰爭獲得勝利之後，便成立了和平；殊不知這種的和平，祇是兩個戰爭中間的養息和準備時期。一旦舊釁重愈，實力恢復，另一種戰爭就隨之而爆發了。這是對和平認識不真的結果。因此我們如認真要樹立世界永久的和平，必須有一種宗教式的熱誠，以大無畏的精神，來剷除發生戰爭的一切原因，始能奏效。

假使前面所述的宣言，有這種態度和精神為其後盾，那末這次的奮鬥，非特能獲得戰爭的勝利，也可實現世界永久的和平。一九四四年無疑地，整個問題的重要關鍵。所以我主張稱牠和平年，使人人勿忘應有的努力，並誌歷史上一個重大時期的開始。

（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作，在中外春秋第二卷新年號發表。）

## 六 蘇捷條約的意義

多瑙河流域和巴爾幹半島不但是歐洲歷史上一個最多事的區域，就在這次戰後，恐怕也是各種問題中最感覺到難於解決的地方。那兒面積約祇有一百十四萬五千方公里，但是在戰前已有九國之多；——捷克斯拉夫、奧地利、匈牙利、羅馬尼亞、布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希臘和土耳其的歐洲部份。又因牠是控制東地中海及到達中東的要道，故一向爲野心者必爭之地。從這幾點上面，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那兒的複雜情形了。

戰後對於這個區域的各種問題將如何解決，詳情還不知道。依照大西洋憲章的原則，非法被征服的國家是該復國的；關於奧地利，莫斯科會議中已加以承認。至於軸心方面的附庸國，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想必也不至於喪失自主的生存。因此那兒的疆界，或有改變，國家的數目却不見得會有增減。這樣，那兒的各種問題顯然非有積極的調整不可。

最近捷克斯拉夫總統貝尼斯訪問莫斯科，於十二月十三日公佈了和蘇聯所簽訂的二十年防衛同盟條約。這無疑和那個區域有重要的關係。牠的條文如次：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和捷克斯拉夫共和國總統，深願修正並且補充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和捷克斯拉夫共和國之間現存的而於一九三五年五月



十六日在布拉格簽字的互助條約，並且認可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八日在倫敦簽字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和捷克斯拉夫共和國之間關於在對德國作戰中共同行動的協定的諸條款，深願戰後參與和平的維持，參與防止德國方面的更進一步的侵略，並且要保證她們自己之間的繼續友誼和戰後和平合作，決定抱着這個目的締結一種條約，議定各條如下：

「第一條 締約國雙方互相同意一致奉行關於繼續友誼和戰後友好合作的政策，以及關於互助的政策，保證在反對德國以及反對所有那些在歐洲侵略行動中和她同惡相濟的國家而進行的現行戰爭中，互相給予軍事的以及可有種種其他的援助和支持。

「第二條 締約國雙方保證在現行戰爭的過程中，決不跟希特勒政府，或沒有明確宣佈放一切侵略意圖的德國任何其他政府，進入任何談判。如沒有獲得互相同意，決不跟德國或跟在歐洲侵略行動中和她同惡相濟的任何其他國家談判或締結任何休戰或議和條約。

「第三條 締約國雙方認可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日在布拉格簽字的她們的條約中表現着的她們戰前的和平與互助政策；保證：倘若締約國的一方，在戰後時期，一旦捲入了跟恢復「衡向東方」政策的德國，或跟在這一種戰爭中直接地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和德國聯合的任何其他國家發生的敵對行動中，締約國的另一方，當立刻給予這樣子捲入敵對行動的締約國，以可自由辦理的一切軍事的以及其他的的支持和援助。

「第四條 締約國雙方考慮到每一方的安全的利益，同意在和平重建以後的時期中，保持密切而友好的合作，當依照關於互相尊重彼此的獨立和主權，以及關於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而行動。她們同意戰後當以儘可能最廣大的規模發展她們的經濟關係，並且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

「第五條 締約國的每一方，保證決不締結針對着締約國另一方的任何同盟，也決不參加這樣的任何結合。」

「第六條 現行條約一經簽字，立刻生效，當儘可能在最短期間提交批准，當儘可能從速在莫斯科實行交換批准證件。現行條約自簽字以後，繼續有效期間爲二十年。倘若在前說的二十年時期終了後，締約國的一方，沒有在滿期前十二個月聲明要廢棄本約，那末本約有效期限當繼續延長五年。這樣每次順延，直到締約國的一方，在當時五年期滿前十二個月提出書面聲明要停止牠的效力而後已。」

「雙方全權代表在這個條約上簽字蓋印，以昭信守。本約用俄文和捷克文各繕兩份，兩種全文具有同樣效力。」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於莫斯科。」

並附議定書如次：

「締結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和捷克斯拉夫共和國關於友好互助和戰後合作條約

的時候，締約國雙方已商得同意，倘若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接壤或和捷克斯拉夫共和國接壤，而在現行戰爭中成了德國侵略對象的第三國，有願望加入本條約的，她就將根據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政府和捷克斯拉夫共和國的互相同意，獲得在本條約上簽字的可能性，這樣本條約就將具有三面條約的性質。

在檢討這個條約以前，我們先簡單地敘述一下多腦河流域和巴爾幹半島已往的歷史，以明癥結的所在。那兒外來勢力的入侵，最初可說是羅馬帝國。她雄據了約有五百年之久。後來這種情勢，屢經變更，稱霸者却沒有一個能够長期立足。直到土耳其崛起，由羅馬帝國進佔相反的路徑，溯多腦河而上，繼續佔據了三百年。十八世紀中，日耳曼勢力而代之。但是其後在日耳曼和奧匈勢力沿多腦河東下的時候，西而逐漸受到意大利復興後勢力膨脹的威脅，東面又有帝俄勢力沿黑海向面的伸展。關於後者，非特奧匈帝國不願牠的侵入，以免切斷自己到黑海和愛琴海的通路；就是英國也同時設法制止，不使帝俄獲得控制東地中海的基地。當時歐洲帝國主義的勢力，都捲入那兒的旋渦之中。德意志第二帝國復實施東進政策，想由巴爾幹半島踏入近東和中東，以完成獨霸全球的企圖，遂與奧匈帝國締結同盟，並於一八九九年得到土耳其王的許可，建築所謂的巴格達鐵路。這種醞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巴黎和會清算了那兒一切的舊勢力，依照威爾遜總統民族自決的原則，劃成前面所說的九個國家。但是在這片二千年來歐洲稱霸者逐鹿的區域裏，非特各國都非常弱小，容易招致野心

者的觀貌；並且少數民族問題，依然存在。還有更惡劣的情形，就是已往的通商大道，都被新國界切成數段，損害到各國的經濟繁榮。在這種狀況之下，歷史的重演當然是無法避免的了。

新版圖成立不久之後，那兒就發生了許多明爭暗鬥。內在的是維持現狀國家和失復失土國家的抗爭，以虐待少數民族為藉口。外來的一方面是英、法的領導和撐持，使多腦河流域的國家合作，保障安全。另一方面是意、德勢力先後的滲入，造成分化的局面。這些事件支配着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二十年，可分為兩個時期。第一期至一九三三年止，法國在那兒佔有絕對的優勢。一九二一年，捷克斯拉夫、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這些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得到好處的國家——組織小協約國集團，以其共同反對修改巴黎和會所決定的疆界為唯一目的。這和法國的政策相同，因此獲得總的贊助。但是不久之後，意大利就向法國這種的地位挑戰，先德憑匈牙利和布加利亞提出修改和約的主張，直接和小協約國，間接和法國為難；繼之於一九二七年和阿爾巴尼亞簽訂防禦同盟條約，作為踏入巴爾幹半島的跳板。然而那兒各國對於意大利，始終沒有好感，所以意大利的成就也是有礙。一九三三年，希特勒退出國聯，與維持現狀的制度以嚴重打擊，開始了第二個時期。翌年，希臘、土耳其、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組織巴爾幹協約集團，根據合作的精神，希望對於新的威脅，作自救的共同掙扎。不過希特勒成為巴爾幹聯邦的初衷，仍舊沒有實現，祇比小協約國集團稍勝一籌而已。希特勒復利用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無暇他顧的機會，竭力向那兒擴展勢力。在這種新的危險之下，捷克斯拉夫為自衛

計，除和法國原有的互助協定外，又於一九三五年和蘇聯簽訂同樣的條約。這些步驟，因為蘇聯的威信日落，英國綏靖的和平政策，以及法國和蘇聯無意單獨保障那個區域的安全，却不能抵禦北來的壓力。本來意大利和德國在那兒也有摩擦，自柏林、羅馬軸心樹立之後，這種中和的力量也消失了。卒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希特勒進兵奧地利，實行合併；十月中，慕尼黑會議又斷送了捷克斯拉夫。至於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布加利亞均已先後成爲純粹德意志的附庸。納粹勢力籠罩着全部多瑙河流域和巴爾幹半島。在這次戰爭中，除土耳其其很小的歐洲部份外，悉爲希特勒所佔領。幸而希特勒低估了蘇聯的實力；否則他囊括近東和中東，抵達印度，顯然是沒有困難的。

從上面的敘述裏，我們明瞭了多瑙河流域和巴爾幹半島內在的及外來的不安定因素。假使這些不積極設法解決，那末這個區域仍將爲戰後世界永久和平的極大阻力。關於這個問題，蘇捷條約究竟有什麼貢獻？

蘇捷條約除重申在這次戰爭中積極互助及絕不和敵人妥協外，其要點可分析如下。第一、根據已往所締結的協定的精神，兩國同意一致奉行關於繼續友誼和戰後友好合作的政策，並爲防止德國東進政策的復話，決定互相援助。這點是很重要的。因爲捷克斯拉夫是那個區域的門戶，使她能够堅強立國之後，才足以阻擋最可能從北方來的壓力。蘇聯既再度給以保障的約書，而戰後爲制止侵略國際合作情形，顯然與國際聯時代的大不相同，實不至於在捷克斯拉夫

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復讐不顧。這樣，那使區域歷來由外而侵入的危險性，就可以減少；非特捷克斯拉夫，就是那兒所有的國家，都能感覺到安全，從容發展其國力。

第二、締約國的每一方，保證決不締結針對締約國另一方的任何同盟，也決不參加這樣的任何結合；並且在議定書裏，表示歡迎兩國鄰邦的參加。這對於戰後國際合作，却有很大的貢獻。我們知道，將來維持永久和平的國際機構中，決不可缺少蘇聯；而足以使蘇聯採取孤立政策的，就是歐洲各國組織包圍或隔離她的團體，把她摒棄於歐洲之外。在這種團體中，捷克斯拉夫是一個很重要的份子。蘇捷條約成立後，這種可能性都稍減了。假使波蘭——蘇捷兩國的共同鄰邦——再行參加，那末蘇聯的疑忌，便絕對不會存在。因此蘇聯必能積極參與戰後的國際合作，使安全有更可靠的保障。

第三、兩國同意戰後當以儘可能最廣大的規模，發展她們的經濟關係，並且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前而已經說過，那個區域最難解決的，便是經濟問題；而經濟的不安定，又影響到政治的寧靖。戰前那兒獨裁制度的盛行，未始不是由於這個原因；就是德國勢力的入侵，除恐嚇手段和武力壓迫外，也兼用經濟方面的利誘。可見經濟問題的重要。現在蘇捷條約規定儘量擴展互利的經濟關係，並實行經濟援助，則如何解決該區域的經濟問題，已獲得一個有效的方案。這不但在於增強捷克斯拉夫的國力，極有裨益；而且依照議定書的辦法，作廣義的解釋，在戰後那兒各國恢復邦交時，極度加以擴充，可使該區域避免再為世界大不景氣的爆發地。

這些是蘇捷條約的長處。然而多腦河流域和巴爾幹半島最澈底的解決方法，乃是使那兒所有的國家，在極度發展地方自治的條件之下，組織聯邦。如是少數民族的待遇問題，不復存在；經濟繁榮的阻力，可以剷除；而各小國聯合之後，能成爲一個強有力的集團，使任何方面的外來勢力，根本無法滲入，並毋須依賴任何大國的撐持，以圖自全，因此造成各大國勢力在那兒互相角逐的局面。唯有如此，多腦河流域和巴爾幹半島可不再成爲歐洲國際政治的火山；對於世界永久和平，不致於又是一個負擔。

根據上段所說的原則，使我們感覺到蘇捷條約，還不够解決那兒的整個問題。但是由於國聯所代表的集體安全制度的失敗，德國侵略勢力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期間內完全復活，以及這次戰後維持安全的國際組織的效能和權力，尙無具體的決定，因此最有關係而在這次戰爭中犧牲巨大的蘇、捷兩國，實不得不預謀對策。這種實際上的需要，我們也該予以承認。在將來維持世界和平的國際機構成立後，蘇聯和捷克斯拉夫的安全有全體會員國共同保障，這種各自簽訂的互助協定當然是不必須的了。

所以蘇捷條約，依其條文和現有的參加國家而論，對於歐洲這個問題最複雜的區域，並不能真正解決一切。不過牠解除了蘇聯的疑忌，使她能夠積極參加戰後的國際合作，的確值得贊揚。同時牠無疑地揭示了調整那兒所有問題的途徑，祇要加以補充和擴展，便能到達我們所期望的目的。深願蘇聯本會一個主要聯合國家應有的責任，更進一步，領導弱小國家，走入團結

以圖永存的大道；而那個區域裏最重要的國家——捷克斯拉夫，勿忘已往的教訓，引導那兒各國組織比巴爾幹協約還要積極的集團，造成澈底合作的局面。如是蘇聯和捷克斯拉夫這次締結的條約，對於世界永久和平，方有不朽的功績。

（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作，在東方雜誌第四十卷第一號發表。）



## 七 極積增進中蘇邦交

中蘇關係，尤其自我國抗戰以來，一向是很友善的；但是若真說來，却還沒有達到我們所希望的密切。現在整個反侵略戰的勝利，快要降臨，在戰後的世界中，中蘇都是維持新秩序並爲人類謀幸福的中堅，她們的關係應該積極設法增進，實現最完美的邦交，俾能融洽合作，顯然是很切要的。

我國有一半以上的陸地邊疆，和蘇聯毗連；蘇聯有一半以上的國土，處於亞洲。在這種情形之下，祇有中蘇的真誠合作，才能夠制止東亞侵略惡勢力的復萌，才能夠維持東亞永久的寧靜。而中蘇能否真誠合作，全要看兩國的邦交究竟如何；這又是應該積極設法增進中蘇關係的另一理由。

但是邦交的增進，並不是輕而易舉的。即使兩國的關係絕對融洽，毫無糾紛，也不能就說已經達到了完美無缺的境地。總要互相澈底認識，絕無發生誤解的可能，因而進一步願意協助，使兩大民族如兄弟一般，方能產生實效。所以真正的認識，乃是增進邦交的基本步驟。這可由以下的種種方法，來逐步實現。

最容易辦到的，就是加強我國在蘇聯的使領館組織，並且添增他們的任務，我國所派出云

的大部份人員，總應當精通俄文。因為不精通住在俄的文字和語言，便不能和當地的人民往來，而一切真實情形，也無從知道了。假使這點已經辦到，那末使領館人員除原有的職務外，該把一切情形，詳細向國內報告，再由政府中有關機關，與以宣佈，使國人能够普遍認識蘇聯。換句話說，我國駐蘇聯使領人員有把握蘇聯一切情形介紹給國人的任務。在我國抗戰建國時期中，總應該以最經濟的方法，收最宏大的效果，因此把這種職務加諸使領館人員，無疑地是合理的。

這兒附帶提及一點，就是專為增進中蘇邦交起見，我國駐蘇大使的人選問題，都應當注意。在德國侵犯波蘭的前夕，英蘇曾有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協議，因為英方所派的代表。都是些第二三等的人物，使蘇方覺得英國缺乏誠意。結果為德國所乘，成立了互不侵犯條約和經濟協定。這未始不是使希特勒敢發動侵略戰爭的主要原因。我國切不可犯這種很容易避免的錯誤；而在圖謀積極增進邦交的時期中，更不宜忽視。

其次，中央社和國內的重要報紙，應當多派些記者到蘇聯去。我們在報紙上，常看見「華府一週」和「倫敦動態」等等。這些通訊裏的消息，固然大都是當地報紙上翻譯來的，至少是國內幕的記載；但是關於莫斯科方面，就是這種簡單的通訊也不常有，這間接可見我國新聞界的重視蘇聯了。依常情而論，關於內幕的消息，真實的情形，記者往往比較正式的使領館人員容易獲得；而外國通訊社所供給的消息，又未必都能適合於我們的需要。所以多派有才幹的記

着前往蘇聯，卻是達到認識蘇聯的目標的一種方法。

再次便是文化方面的溝通。關於這點，第一、在各大學添設俄文班。現在國內各大學中大都由外國文系；然而外國文系裏有俄文一課的，恐怕極少。瞭解一國的文字，是認識該國的基本。因此各大學內，俄文應當與英文並重；而添設專班，造成精通俄文的人才，尤屬必要。爲目前急需計，設立俄文專修學校，亦無不可，但是這種責任，通常總應該是國立各大學負擔的。第二、與蘇聯大學交換教授，並派送學生赴蘇聯大學深造。交換教授是溝通文化很有效的方法。因爲經過外籍教授闡明和指導之後，學生對於該國的文化，無疑地會有更深的印象，更大的興趣。而留學生却是認識一個國家的很好的媒介物。我國對於英、美、法、日，比其他各國認識得較深，留學生雖然有重要的關係。假使事前擬訂整備的計劃，再依照着這計劃派送留學生到蘇聯去，那未成效必定更要顯著。第三、翻譯蘇聯著名的出版物。祇要舉一個例，就可以知道這種工作對於真正認識蘇聯的重要。現在書局中關於蘇聯的書籍，比較起來固然不可謂少，但是要一本好的蘇聯歷史，却不易得。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所能知道的祇是些皮毛，而不會深切透徹。所以除流行讀物之外，關於文化和學識方面的書籍，應當由合式的機關，例如中蘇文化協會之類，先行審定，積極從事翻譯。這樣，才可使國人對蘇聯有正確的認識。

還是，增添交通方面的便利，也是急需的。交通便利，不但對於兩國的繁榮有關，而來往的人數增加，更有助於互相的了解和認識。勝利之後，我國對蘇祇賴現有通過新疆省的公路和

西伯利亞鐵路，顯然是不夠的。何況新疆省的資源，健全內能够享用，尤須先解決那兒的運輸問題。因此隴海鐵路的延長，却是戰後必須立刻舉辦的。如若交通便利，兩國之間隔絕的地方，自然而然的容易消滅了。

以上所言，是怎樣認識蘇聯的重要方法。有些可以即日辦理，並且會立刻見效；有些的實施和成效，都要待諸來日。不過我們多下一分工夫，必可多得一分收穫，決不會勞而無功。而我國有了這些措施之後，蘇聯一定也會有同樣的舉動。結果雙方並進，互相謀取正確的認識，外交當然能夠日臻於美滿的情形。到了這種地步，即使有人從旁挑撥離間，也不易發生效力。

此外還有兩樁事情，似可立刻舉辦。一件是組織訪問團，另一件是戰事參觀團。這些對於中蘇邦交，都有重大的裨益。前者是政治性質的，該由我國第一流政治家組成，使蘇聯絕對不感覺到是在敷衍從事。這樣，蘇聯戰時的政治情形，經濟情形，社會情形，戰後國內的建設問題，對於世界新秩序的態度等等，都可以詳細調查和探問，同時我國對蘇聯增進邦交的誠意，也可加一番的宣揚。說明訪問團的任務和使命之後，便可以立刻知道牠的重要了。後者是軍事性質的。蘇聯這次抗戰的英雄，真使我們十分欽佩；而屢次擊退德軍的進攻，尤使我們覺得有許多可以效法的地方。蘇聯紅軍的成立，並沒有悠久的歷史；現在成就驚人，豈不是一種奇蹟？何況我國的抗戰，情形和蘇聯的相同。所以我國遣派戰事參觀團前往，不僅是一種關切的表示，還可以獲得軍事方面種種重要的知識。今秋盟軍即將收復緬甸，重開滇緬路，我國軍事運輸又

要有重要的發展。只此一端，我國必可在蘇聯得到許多可貴的實際經驗。其他更不必多說了。

再進一步說，現在我們對蘇聯有一種願望，和去年蘇聯對英美的同樣急切，就是要求她在亞洲大陸上開闢對日的戰場，使歐亞的反侵略戰成爲一體，並早日促成暴日的崩潰。自盟軍在西西里島登陸成功後，希特勒的歐洲堡壘，已經直接受到攻擊，以後進攻的路徑，必定日有增加，使希特勒疲於應付。這樣，德國對蘇聯的壓力，當然大爲減輕；蘇聯可以有餘力來剷除東亞的侵略惡勢力。何況暴日侵蘇，一般均認爲可能；蘇聯似宜先發制人。我們要實現這個目的，固然可以利用文字，積極鼓吹，但是總不如直接接洽的容易發生效力，訪問團和戰事參觀團可附有這種使命，協助我國駐蘇使館，多方進行，促其早日成爲事實。假使有這種需要，那末這類團體的派遣，却是刻不容緩的。

蘇聯立國之初，內憂外患，處境非常艱難。但是經過將近二十年的奮鬥，國內政治經濟軍學以及其他種種的建設，和對外關係，都有長足的進展。結果就是敗英亡法併吞南北歐諸小國的希特勒，雖然猛不可當，也不免步拿破崙破甕的後塵，在蘇聯的雪地上自掘墳墓。這對於全人類自由的供獻，真是非常宏大。而在戰後，被蹂躪區域的復興，第三期五年計劃的廣續，必將有更大的努力。這或者可使蘇聯不積極與閉歐洲以外國際事宜的可能；然而亞洲和她有密切的關係，決定不會輕視。有人根據着蘇聯目前對於歐亞侵略戰不同的態度，以爲戰後也將有各別的政策。這事實究竟如何，中蘇關係一定是很重要的決定力。

我國的處境，尤其是戰後的建設方面，和蘇聯的十分相像。前此蘇聯的各種措施，可爲借鏡；而蘇聯對我的協助，尤爲可貴。同時我國對於蘇聯，總希望她能够不放棄機會，及早對暴日宣戰；即使這點不能實現，也期望她對於戰後亞洲和平的維護，和我國有相同的政策和態度。

爲了這些，力求正確的認識，以增進邦交，顯然是唯一可靠而有效的路徑。依目前的情形而論，這事的主動力，却在我國。所以供獻一些意見，俾引起關心此事者的注意。

（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作，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十二號發表。）

## 八 注意南洋區域全體僑胞的善後問題

聯合國救濟善後會議業已在美完滿結束，以後便將隨着軍事的進展，逐步實施已決定的各項工作。在牠的一個特別小組委員會裏，曾討論關於協助流離失所人民的政策，引起中、英代表激烈的辯論。這更使我們感覺到南洋一帶僑胞的善後問題，有從速積極策劃的必要。

這兒所說的南洋，不但指着英、荷屬東印度羣島，也包括菲列濱、安南、泰國、馬來半島和緬甸。這個區域裏的僑胞人數，實佔總額的一半以上。自兩年前暴日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那兒僑胞中，凡是比較富有而有後路可退的，都紛紛拋棄所經營的事業，相率返國，或至鄰近的安全區域；其餘的祇能冒險留，忍受敵人佔領後的劫掠與蹂躪。經過這兩年來的不幸遭遇，大多數僑胞的經濟情形，一定非常拮据；要他們自動歸家，以及重振舊業，事實上必然是很困難的。

現在反侵略戰中的歐洲戰場，由於地中海的肅清，主要的軍事活動已在陸空軍方面；而亞洲戰場上，尤其是太平洋區域，則為海空軍。這兩大戰場上的需要已有顯著的不同。歐洲方面今後一部份不必須的海軍力量，既可東調；美國補充的艦力，尤屬驚人。而魁北克和開羅兩次會議裏，討論的重心又都到亞洲戰場。凡此種種，使我們相信進擊暴日心臟的大攻勢，必將迅

遠展開：暴日的無條件投降也不至于距離納粹總意志的過遠。

進擊暴日心臟和縮小包圍圈的攻勢，目前很明顯已有以下將路線。(一)由阿留申羣島達劉暴日北部的千島羣島。自阿圖島和吉斯卡島收復後，這條路線已暢通無阻，並且中間海面的距離也不到九百英里。但是那兒的氣候惡劣，不利於海空軍的活動；在蘇聯沒有參加擊潰暴日的戰爭之前，缺乏足敷應用的基地；而且千島羣島距離暴日的心臟尚遠；因此目前還不會成爲一條進攻的重要路線。(二)由夏威夷羣島經中途島、威克島、關島而達暴日的心臟。最近美海軍在中太平洋的活動，如奇襲馬爾格島，轟炸威克島，以及在吉爾貝特羣島中登陸等等，表示有重用這條路線的傾向。不過威克島和關島還沒有障礙，海洋線非常遙遠。假使美方決定在這條路線上邁進，必需利用以航空母艦爲基地的空軍，而航空母艦又需巨大艦隊的保護。在太平洋上，美國已經有了這種實力。但是海戰的危險性是相當大的，因此美方是否有這種決心，却是疑問。這條路線有一個優點，就是可以強迫暴日的海軍不得不出來作主力戰，乘機加以消滅。暴日喪失了海軍，她就只能束手被擒了。(三)由澳大利亞經新幾內亞、鹿加羣島而達菲列濱羣島，這就是麥克阿瑟將軍第一步的目標。一年來他的攻守勢戰略，已消毀了許多暴日的外圍據點，並使西南太平洋成爲暴日海空軍廣大的墳場。假使菲列濱果真克服，那末全部南洋區域便和暴日本土隔離，可使駐守那兒的敵人孤立無援，逐漸消滅，還能够攻克我國南部一個港埠，使我國身歷百戰的士卒，大量獲得反攻所必須的配備。現在美國海軍已進入俾士麥



海，轟擊適當等處，如若和中太平洋的攻勢密切配合，則不難達到目的地的。（四）由錫蘭經孟加拉灣、泰國、馬來半島、新加坡而達到荷屬東印度羣島，甚至於香港。這大約是東南亞統帥蒙巴頓的進攻路線。這是解放南洋區域的主要路線，然而迄今還沒有動作。（五）由印度北部經緬甸北部而達到我國的西南部。這樣，我國可以得到一條較短的通海陸地運輸線，使我國能夠獲得數量較鉅的接濟。這方面的消息雖然不多，但是我們知道已在進行中。（六）自我國直達暴日的心臟。不論空中陸上，這是離暴日最短的路線，並且隨處有足敷應用的基地。至於我國將士作戰的能力，經過六年餘不斷的抵抗，誰也不該再有絲毫的懷疑。假使當初民主國家就給與我們大量的配備，那末姑終以蘇軍為戰略主體的暴日，安能再有餘力發動南進？蘇聯反攻輝煌的戰績，固然值得贊賞；但是我們若能獲得和蘇聯那樣多的接濟，敵人也決不能在我國有立足之地。所以我們希望早日克服運輸上的困難，使我們成為攻擊暴日心臟的真正基地。

從上面的檢討裏看來，除正北以外，對暴日的包圍圈業已完成。在這個包圍圈逐漸縮小的時候，最先可能被解放的區域，便是新說的南洋。我們都認為最後勝利快要降臨，那末對於南洋區域僑胞的善後和復興問題，還罷不從速策劃嗎？

華僑對於我國關係的重要，人所共知，不必詳述。在抗戰以前，他們許多宗族、親戚和朋友，依賴他們的接濟，以維持生活；國家貿易上歷年來鉅額的入超，靠着他們的匯款，以為彌補；各種新興工業，有了他們的投資，得以創辦。在抗戰初期中，同情我們的祇有言語上的表

示，却很少物質方面的接濟，尤賴他們慷慨解囊，應付作戰方面種種的急需。而他們對於祖國，熱忱忠愛，懇切期待牠的強盛。因此一切改革和救亡運動，無不赤誠贊助。這些顯示了僑胞和祖國關係的密切，貢獻的鉅大。

而且在南洋區域的僑胞，和別處不同，大都在當地社會經濟上佔有地位，從事生產的企業。那兒地處熱帶，物產豐富，尤以橡皮、米、錫、植物油、纖維植物等爲著。以上原料，我國雖生產若干種，但是大部不能自給自足；並有完全不生產者，橡皮即其中之一。現代工業中，橡皮爲不可或缺的原料；而現代戰爭中，橡皮更爲重要的物資。抗戰後的建國時期中，各種工業，我國必將興辦，所需原料，當極殷切。假使僑胞仍爲南洋各地重要物產的生產者，並且在社會經濟上佔有地位，那末對於我國新興工業所需原料的供給，必可有極大的助力。

這樣看來，南洋區域僑胞的前途，我們決不當，也不應該忽視。

有關政府對於一般流離失所和被解放後的南洋僑胞，會有救濟的舉動嗎？在聯合國救濟善後會議裏，英國的代表曾提議，「所有流離失所的人民，如在緬甸、馬來、安南者，於戰後歸家時，必須首先獲得當地或適當政府的許可。」這好像對於不得已而離境的，有不承認是居民的意見。經濟方面的援助，使他們歸家或復興故業，當然談不到了。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的態度如何呢？「總署僅能協助流亡人民返回其在聯合國境內的故宅，而甚難反對流亡人民的歸家，或竟代當地政府立法。總署所處理的，僅爲醫藥等事，及組織流亡人民以遣送其返家。」

這祇比英人的態度稍勝一籌，並不能解決僑胞因戰爭及侵佔所遭遇到的問題。

假使克服這些區域，我們有軍隊直接參加，關於援助僑胞的種種工作，可以簡單些。由上面所說的進攻路線看來，除緬甸北部外，我國軍隊事實上無法參加。這種情形，將使那兒的僑胞處於不利的地位。

如是我們該認識，所有援助南洋區域僑胞至少恢復原狀的工作，決不能期待他人幫忙，自己應從速積極準備起來。重要的方法有以下各端：

第一、在返國僑胞中，選擇有能力勝任的，授以特別訓練，使他們潛入以前僑居各地，一方面安慰留存在各該地的僑胞，宣揚祖國關懷的情意；另一方面秘密組織並指揮僑胞，在聯合國軍隊進攻之前，對敵寇作消極的抵抗，而在進攻時，則實行種種可能的破壞工作，擾亂並削減敵寇的防禦力量。這樣在南洋淪陷區域的僑胞，可以明白祖國對於他們的情況，非常關切；而在克服時，僑胞並不是袖手旁觀，却有重大的貢獻。結果不但僑胞對於祖國的情感，益為親密，就是原有的經濟地位，因克服有功，亦必被人重視。

第二、返國僑胞中，凡是在僑居地社會上有地位或能力優勝的，亦授以適當的訓練，準備在聯合國軍隊實行進攻時，各別尾隨軍隊抵達所克服的城市，以便立即進行復興工作，使僑胞所有事業，不至被人侵佔。南洋各地淪陷後，僑胞所有的經營，必大部被敵寇及其走狗所強佔或毀壞，如不及時收回，加以整頓，則以後恐永非僑胞所有，且亦不易與捷足先得者競爭。俟

平定後再進行這種工作，非特過遲，即欲拾人之殘餘，或不可得。

第三、凡是準備在戰後歸家的僑胞，均加以必需的訓練，使他們嫻熟於現代海外經營的技術，並且知道如何與祖國發生密切的聯繫。已往僑胞，常處於獨自奮鬥的地位，因此發展的能力較弱；而戰代之後，大都被人同化，不復為組織中華民族的份子。現在僑胞既因避難返國，正可利用這種難得的機會，共謀補救已往一切缺點的方法。庶幾僑胞和祖國的關係，更可入於美滿的境地。

第四、前面已經提及過，滬甯僑胞，情形狼狽，經濟能力，想必有限；流離其他安全區域的，亦必如此；而留存僑居地的，經敵寇劫掠榨取後，恐怕也是非常拮据。但是恢復和復興的工作，需款甚多，決非赤手空拳，所用辦到。因此我國應於事前，準備充份款項，以作全體僑胞急需方面的後盾。不但恢復原有經營事業及鞏固基礎所需的費用，均當及時供給；就是前往僑居地的旅費等等，凡是聯合國救濟善後總署不預備供給的，亦應予以接濟。如是復興工作，方可有望；僑胞前途，始能光明。依性質而論，這種費用，實在是投資，取償於將來，決不止十百倍的。

此外當由外設路徑，立即詢問各有關統治政府對於南洋區域戰後復興的政策和方案。至少有兩點，應該得到各該政府的保證：（一）淪陷諸華僑所有法律上的一切權益，均當恢復原狀；（二）戰後一切措施，尤其是具有扶助或救濟性質的，華僑應和統治者同種族的人民，絕對

平等享受。但是獲得這種保證之後，也不該鬆弛上面所說的四項準備工作；否則仍難有完滿的結果。

最近在開羅舉行的三國領袖會議，不但決定了亞洲戰場的大攻勢，即將積極展開；並且再度確立了我們六年來艱苦抗戰所博得的國際地位，以及實現了我們收復失地的決心。無怪全中華民族同聲慶幸這種偉大的成就。然而我們決不可收復了失土，却喪失了整個南洋區域的僑胞。

（三十二年十二月八日作，在東方雜誌第四十卷第二號發表。）

### 第三輯 怎樣爭取反侵略戰爭整個的勝利

#### 一 這次戰爭中成敗的因素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之初，希特勒在東歐容地瓜分了波蘭；北歐佔丹麥、挪威；西歐荷蘭、比利時，消滅了英國在歐陸上的立腳點，並使法國屈服；墨沙里尼乘機參加，除猶得法國一部份領土外，和希特勒共霸巴爾幹半島；復東侵蘇聯，威脅蘇土運河；日本更在東亞唇火打劫，佔據珍珠港和菲律賓，佔領馬來亞半島、緬甸和全部英、荷屬南洋羣島，還進犯阿留申羣島，希冀在北美大陸佔據根據地。至於安南和暹羅，事前更成爲他的附庸了。軸心的確是聲勢赫奕，不可一世；而一般信奉法西斯主義的，在希特勒攻波時，看見英法首而不戰，後來交戰時又步步敗退，幾至無法保存，美國也不過虛有其表，遂以爲民主制的國家，動運轉，不足以抵擋現代的閃擊戰術，以至敗亡。但是軸心國的優勢，不久便喪失了。

這種變化是怎樣的呢？首先由我抗起抵抗侵略的大轟，艱苦奮鬥，不折不撓，暴露了侵略的眞面目，激發了愛國自由國家同胞的憤心，使他們認清侵略暴力非剷除不可。其次美國放棄

獨立政策，成立租借法案，實行援助反侵略國家，自認爲牠們的大軍火庫。並於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立即與侵略國全面作戰，使皮侵略陣線得以完成，實力大爲增加。再次，希特勒違約進攻時，蘇聯實行抵抗，充分顯示了她立國的鞏固，政治的穩定，並發揚了紅軍的威力，使希特勒絕無餘力從事於其他的活動。而英國雖受到極大的壓力，形勢殆危，但仍竭力撐持，並利用機會，增長自己的作戰力量。這樣聯合消滅了軸心國速戰速決以取勝的企圖，使戰事變成長期的性質，而變成反攻的實力。這種種是使反侵略國家轉危爲安的重要原因。

至於軸心國方面，因爲人力物力先天的不足，惟有速戰速決，才有獲得勝利的希望；否則應當乘勝佔領聯合國重要的根據地，使她們很難發動反攻，或者能夠造成雙方都沒有絕對勝利的局面。但是希特勒在屈服法國之後；雖然向英格蘭行空中的閃擊戰，却未能不顧犧牲，實行在那兒登陸，先把英國勢力驅出歐洲之外。墨沙里尼參戰後，祇知道竊佔些南歐的土地，而並不運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使整個地中海真正成爲「羅馬湖」，以保障南歐的安全。日本更專門取巧，攻人之弱，奪得廣大的土地和無限的資源，然而實力不夠；因此在偷襲珍珠港之後，不能佔領夏威夷，得到全部英、荷屬南洋羣島之後，無力進攻澳大利亞洲，緬甸淪陷後，祇希望印度內部發生糾紛，以收漁翁之利，於是停止前進。假使當初軸心國能有先見，不顧一切，爭取這些區域，那末聯合國對於反攻，必將有望洋興嘆之感。現在英格蘭、北非、夏威夷、澳洲和印度，都是聯合國重要而有效的反攻根據地。軸心國回想到那時戰略上的失策，已是悔之不及。

及了。

還有，軸心國祇有表面上的結合，實際上仍是各顧各的利益；否則在顯然海軍劣勢的情形之下，應該在陸地上攜手，不能完滿達到目的。可是當希特勒兵臨莫斯科城下的時候，日本却不向西伯利亞發動政變，決裂蘇聯，以便在歐、亞兩洲的北部會師；佔領緬甸後，又不策應直迫亞歷山大波蘭的薩爾軍隊，進攻印等；以便在亞洲西部會師。這種機會錯過，陸地上攜手便不可能，失敗的命運無法逃避。概括言之，軸心國不把每一個份子的勝利，非為自己的勝利，每一個份子的失敗，作為自己的失敗而密切合作，就顯出了目前各個被激潰的局勢。

最重要的，却是希特勒的進攻蘇聯，釀成大錯。依常理而論，在滅亡希臘之後，希特勒該採用德意志第三帝國既定之策略，僅佔近東和中東，控制北非，以及打通直達印度的門戶。這顯然比較容易，而效力更大。但是希特勒乘此不用，竟進攻蘇聯。至於這種決定的原因，恐怕要到戰爭結束之後，才會有真實的披露。現在猜測起來，大約不外以下各點：（一）希特勒對於蘇聯，根本沒到好感，「我的拳門中」一語明顯的表示；（二）希特勒侵犯波蘭時，蘇聯乘機奪去了一併，不相讓希特勒心中不甘，遠慮生出了更大的疑忌；（三）在德國傳統的戰略上，始終竭力避免東西兩戰場的同時存在，如若蘇聯被征服，則進攻英國，非特無後顧之憂，還消除了同時應付兩個戰場的危險；（四）烏克蘭的麥，高加索的油，實在使希特勒垂涎三尺；（五）進攻蘇聯和進攻蘇聯相較，在希特勒目光中，後者容易而收效更大；（六）進攻蘇聯，或者與成



與英法和解，可暫時完成獨霸歐陸的大業；（七）破壞土耳其的中立，也會引起蘇德的衝突，不如直接攻擊蘇聯，比較簡單容易；（八）根本低估蘇聯的實力，以為短時期內就可以成功的。於是希特勒便陷於拿破崙的覆轍，在蘇聯的冰天雪地中，自掘墳墓。

以上軸心國種種的失策和錯誤，使自己走上了必敗的命運。

最近歐洲方面，自意大利無條件投降後，希特勒的潰亡，可說祇是時間問題。軸心國由攻勢改為守勢，再由守勢而被迫後退，便是崩潰的開始。現在蘇聯前線，自粉碎希特勒本年的七月攻勢之後，步步進展，南部已肅清聶伯河東岸，中部猛攻白俄羅斯，雖然德方宣聲撤退已達終點，但是這種情勢，或者不允許她自己控制的。南歐則聯合國軍隊攻陷那不勒斯，直趨羅馬，並在東岸特摩登陸，將在這半島上東西跳躍進進；巴爾幹半島人心搖動，游擊戰烽起；這樣不難迫使希特勒退守德意志堡壘的南部邊境。根據邱吉爾首相返國後在國會中的報告，這並不是聯合國在歐陸上所開闢的第二戰場，弦外之音，可知希特勒將在西北面受着更大的打擊。希特勒所最忌的，前面已經說過，就是同時要應付幾個戰場。所以意大利無條件投降的消息公佈後，他在廣播中也祇能承認：「今日戰略上的需要，或使吾人不得不偶在某一戰場或另一戰場退讓，或規避某某區域。」然而他的堡壘，不論如何縮小，在現代立體式的戰術下，終難堅守，這是毫無可疑的。

此外兵員的缺乏，作戰資源的短少，運輸的困難，制空權的喪失，以及整個佔領區域都在

現在世界軍事的航程以內，在在是以潘羅希特勒爲中心，而近數月來戰事情勢所給與他心理上的打擊，更是致命之傷。古今中外，一切戰爭，勝則如破竹，敗則如山倒。尤其是侵略者的作戰，師出無名，需要不斷的勝利，以維軍心。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久戰無功，傷亡慘重的德軍，隨時隨地都有發生變化的可能。漢堡爭捷，結束了盧意志第二帝國；又安知不會有同樣事件來驚破希特勒的迷夢？因此重複說一句，希特勒的潰亡，祇是時間問題而已。

亞洲方面，雖然沒有歐洲的這樣可以樂觀，而聯合國距離日本的心臟，要比納粹的遠了許多。但是日魁北克會議之後，已往聯合國對於反侵略的歐、亞兩戰場，有先後輕重之別這種戰略上的錯誤，業已完全糾正了。這可使日本無法逃避無條件投降的命運。現在麥克瑟將軍在西南太平洋發動的攻勢，收穫已經很大。假使新幾尼亞全部和鄰近島嶼上的日本根據地，能夠肅清，那末這一支聯合國軍隊，北進可攻菲列濱，在海土把日本新帝國切成兩段，西進可攻英、荷屬南洋羣島，使日本無法利用新獲得的資源，東向可與夏威夷聯合夾攻，剷除日本在委任統治地上的勢力。而這一個戰場的重要性，就在殲滅日本的航運。這點告成，日本的崩潰，勢必很快的了。美、加軍收復阿圖島和吉斯卡德，北太平洋已有直接進攻日本心臟的通道；事實上日本本土的千島羣島，也會被轟炸了多次。可惜那兒的氣候，非常惡劣；蘇聯的加察堪半島，又不能作爲陸地上的根據地。因此那條路線可能的發展，大受束縛。最近羅斯福總統已公開宣佈，收復緬甸，重開滇緬路，勢在必行。這樣，我國身經百戰的士卒，可得充分的現代

配備，繼續在那兩難濟日本攻勢的努力，把中國圍困造成陸空兩方面進剿日本心臟的基地，並驅逐日軍出境。遠點的重要，已有公認，希望聯軍的積極行動，不誤過遲。地中海中軸心國勢力漸衰後，英陣有一部分海軍力量，可以東調。蒙巴頓出任東南亞總司令，無疑地將利用這海軍力量加重，由孟加拉灣沿海逐步推進，以要收復新加坡，而達到香港。本年九月一日美艦砲轟馬尼拉，顯示美國在太平洋中的海軍實力已非常雄厚，隨時可壓迫日本的海軍，出來作盡力戰，加以消滅；並且對於日寇在該區域的基地，隨時可以加以襲擊。以上種種，說明日本的處境，和希特勒的處境，已在天包圍中，崩潰的厄運，也有不能避免。

有人以為希特勒在絕望的時候，會離開蘇聯和英、美的威懾，以求一淺的生存希望，日本也會選用他的故技，犧牲一部分既獲的土地，以免絕對的失敗。但是聯合國所宣布的無條件投降的原則，經過墨沙里尼上台後的一番試驗，決沒有再行變更的道理。所以這些可說都是過慮。蘇聯與英、美，即使真是還沒有完全一致，這顯然和聯軍希特勒無關，而在如何處理，利降臨後的歐洲團體。何遜希特勒的信義，喪失殆盡，那還會有入再上他的當？關於日本，她固然是長袖善舞，但是大部分仰賴台島人士，業已清楚認識，如若稍許輕鬆放過日本，則第三次世界大戰，很有產生的可能。那末聯合國對於日本的侵略主義，豈能不加根絕，以致功虧一簣，自招後患？

這樣看來，反侵略戰勝利的勝利，顯然是已定的事實。歐洲戰事和亞洲戰事的結束，或有

先後；但是德國和日本無地將繼意大利之後，一一無條件投降，這是聯合國不惜犧牲以爭取勝利的代價，也是東亞戰後世界新秩序必要的步驟。

（三十二年十月七日作，在中外春秋第一卷第三期發表。）

## 二 加緊太平洋戰區的攻勢

自從卡港會議之後，由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的表示中，我們知道反侵略戰爭分了家，就是要先擊潰歐洲納粹侵略勢力，再合力來處置日本這侵略禍首。決定這種策略的理由我們無從知悉；所以也不必憑空猜度，加以批評，作對戰局有害無益的舉動。我們知道，暴日不祇是中國的敵人；像曼檀香山的卑鄙行爲，美國人一定牢記在心頭；攻陷新加坡的恥辱，英國人也必急於洗刷。英美撲滅暴日惡勢力的意志，當然和我國同樣迫切。卡港會議含有這種決定，或者在軍路上有非常必要的理由，不過依照反侵略戰爭不該分的原则，和低估暴日實力的危險，在美國生產力已足夠應付的情況，我們不得不大聲疾呼，從速加緊太平洋戰區的攻勢，以免滋蔓而遺後患。

有人說，德國解決後，暴日自然崩潰了。這是絕對錯誤的見解。果真如是，依常理而論，在德國危急的時候，暴日應該立刻設法援助。否則唇亡齒寒，暴日安能僥倖得免。然而在蘇聯冬季的凶猛攻勢中，並不見牠進攻久已垂涎的東部西伯利亞，以減輕德國的壓迫；或入侵印度，以牽制英美軍在非洲的進展。反之，牠仍舊積極鞏固外國的據點，並且還有再南進的現象；而東條更風塵僕僕，奔走於南京瀋陽之間，大有不顧甘居於被動的地位，要實施他「決戰年」的口號。可見暴日心目中，並不覺得德國的失敗對牠有非常重大的影響；而認爲牠的勝利，可以

單獨獲得的。這樣看來，我們感覺到擊潰暴日，未必如想像中那樣簡單，而有立即採取積極的行動的需要。

去年春季暴日在南太平洋能夠有這種驚人的收穫，未始不是因為英美對日的估計過低。關於擊潰暴日的估計，如若再犯同樣的毛病，結果必難遲延全盤勝利的時日，而加重戰爭所給與人類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我國六年來的抗戰，固然使暴日的陸軍有鉅大的死傷，同時還使他重要的一部份，陷在大陸的泥潭中不可自拔，但是直到珍珠港事件為止，他的海空軍卻仍舊是完整的，而從倫襲美英的舉動上看來，可推知這兩方面的軍備和作戰物資，事前一定有很積極的增補和儲藏。在我抗戰最初的四年裏，世界掌握主要作戰物資的國家，對日寇的舉行，表示道義上的責難，卻沒有禁止供給。而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在短時期內，就佔有了物資蘊藏極豐富的英荷在南太平洋的屬地。所以蔣夫人在美國衆院裏說：「吾人慎勿忘日本今日在華佔領區中擁有較德國更為豐富之資源；又慎勿忘如無人與之抗爭，則其獨佔此類資源之時日愈久，則其勢必愈大，而中美兩國人民之亡者必日多。」這是一針見血的話。就是日寇在大陸各方面都已經受到許多次重創的今日，對他的估計仍決不可過低，否則一誤再誤，必至不可收拾。

再從軍事現狀和日本國民性來說，擊潰暴日，有種種困難的原因。我們知道，日寇的重工業事業都集中在她的本土，以及朝鮮和從我國侵佔去的東三省。俗語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所以要根本擊潰暴日，必須進攻他的本土。然而適趁英國在歐洲無暇他顧的時候，和

美國新制之機，竭力要固護外國的據點，以保持她本土的安全。那天有非使其安如磐石，固若金湯不止之概。羅斯福總統在林肯誕辰的廣播裏說，假使取此一島而至被一島的戰略，那末達到日本本土的計算，就需幾五十年。前期除了日韓的國民性，更不可解他個擊潰日本並非想像中那樣容易。在第五次所羅門海戰裏，有一段故事是使得我們特別注意的。美軍有戰艦被擊沉之後，幾百個日本水手，短小漆黑的身子，在水裏飄游，繼續不斷向美方救生人員掙扎。向最近的救生艇攻擊。救生人員不得不帶着機關槍工作。最後這些日本人都被擊滅，迫地潛入水底，一直等到淹死：祇有一十五名日本水手有讓別人把他們救起來。這說明日本的國民性：就是到絕望的時候，也不屈服。美軍在新幾尼亞陸上的戰爭，也證明了這點。由此可知繼續擊潰日本，幾乎等於消滅她的全部武力。更進一步作一個可能的假定，即使盟軍在東京遊行，而她本土其他部分卻不發生革命，或海外各佔領地的派遣軍還是不肯輕易投降，那末太平洋的戰爭，不見得就因東京或其他要地被盟軍的佔領，便告結束。這樣，經濟暴日困難的輪廓，是很明顯的。

但是暴日的據點，未始不是她的弱點。日本的本土既然是她外國據點的根據地，那末海上運輸便是她的生命線。在太平洋戰爭發生的時候，她曾經派到距離的商船，然而這個數量和她的補充力量，恐怕還不能抵補一年來的損失。加以她新得到的物資，不從速就廢棄，將逐漸用，不說對她有好處的。這點又加重了她運輸上的負擔。她外圍據點的範圍非常廣闊。在主動的機勢下，隨處都有進攻的基地，這是非常有利的。不過假五島因主動的地位，當然已喪失夫

了，由主動而變成被動，她的據點愈多，補救也一定困難愈甚，結果難免領東失西，喪於奔命。還有，暴日的空軍，先天不足，補充力又有限。不論進攻或防守，沒有制空權，都難有效。這是她武力中最弱的一點，也是她絕對沒有成功希望的主因。她因空軍薄弱，所以整個的運輸隊，最近會全軍覆沒。不問她的國民性是怎樣不容易對付，但是她的供應中心是本土，她的本土被征服之後，其他的外圍據點，在軍事上委多是一種肅清工作而已。從這簡略的檢討，就是在不妨礙卡港會議既定策略的情形之下，我們也不難獲得擊潰暴日的路徑。

最重要的是發動海上的攻勢，隨時隨地給與暴日航運線致命的打擊。我們並不是說海軍的主力戰，這是應當審慎計劃，在有把握之後，才值得冒險的。然而暴日的航運線非常之長，各處都能够找到牠的弱點，攻擊起來，也不需要強大的艦隊。美國這種的力量，現在應該有了。假使這次能得，以美國生產力之強，加強這種力量，總很決當。美國合衆新聞週報曾建議與蘇聯商借海參威備而不用之二十艘潛艇和人員，作為租借法案的交換物，用以進行聯合國在太平洋中的潛艇戰。然蘇聯在對德戰事未有把握以前，是不能輕允這種要求的。目前聯合國果能以多艘新造之潛艇來作積極的消耗戰，至少可以消滅暴日對外的供應，使她不能利用南洋新獲得的資源；而由於船艦補充力的缺乏，結果難免航運的脫節和毀滅。其次，在南洋和緬甸方面，也應當有積極的消耗戰。這一方面，美國在所羅門羣島一帶已經有了顯著的成績。蘇兒正和中國對付暴日的陸軍一樣，成爲通海空軍的墳墓。不過在印度方面，英國既然有違



戰時期的準備，並且知道收復緬甸對於整個戰局的重要，還沒有積極的舉動，大概是因雨季已到了。假使美機能夠在南太平洋再加緊攻勢。英國在印度施行主動的戰略，那末不但暴日作戰計劃要發生根本上的動搖，她廣東不能廣西的窘狀，便立刻就要顯現出來。再次，現在夏季已到，美國在阿留申羣島方面，似乎正着手規復失掉了的幾個小島；想早日能夠在那裏向敵本土實行攻勢。東條在暴日第八十一屆國會裏認承：「阿留申方面，乃敵國帝國北方之重要進路。」阿留申羣島很近美洲大陸，阿拉斯加到美國的公路已通，所以美國用海陸空軍進攻那部分，事實上不該有什麼困難，而在阿留申羣島採取「從此一島而至彼一島」的穩當戰略，到東京也不遙遠。其他如消耗和分散暴日的力量，必定有更顯著的成績。至於從空中到東京之路，目前不外三條。第一是從阿留申羣島方面。路程雖然相當的長，但是美國在那兒的根據地如能逐漸向東移近，到東京的距離也就日短了。所以我佛主張在那方面積極進攻。第二是從海上。美國新造的航空母艦，為數頗多，把牠們作為空中到東京之路，也是可能的。不過這些不很固定可靠，應危險性太大；因此我們也不願運真正成爲事實。第三是從我國。老實說一句，中國要有了反攻的力量，在這方面才能够有切實的貢獻。六年來中國抗戰的意志和能力，對合國該清楚認識的了。不積極援助中國，使中國有反攻的設備，而想利用我國的領空以達到東京，何異於畫餅充饑？關於這點，美國目前已知道是急要的了。希望最近有驚人的發展，使我國成爲進攻暴日的主要根據地。最後，附帶說一句，進攻日寇最有效的路徑，自然是蘇聯的

西伯利亞東部。目前蘇聯已經負着消滅納粹的重大責任，我們決不願再增加她的負擔，我們對她的確有急切的期待，同時我們也了解她的苦衷。

近來有種種的現象，使我們覺得聯合國方面，在認真準備擊潰暴日的方略。例如今年三月，美國在澳洲成立了第六軍，這是至少包括二十五萬人的隊伍，不可輕視的；在我國成立了第十四航空隊。二月十九日，羅斯福總統對記者有開始供給中國更多飛機的表示。二月二十八日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海軍上將指陳：「太平洋美國海軍即可進攻波羅點，自此舉動可使日本之工業中心遭受直接及破壞性之攻擊；」四月一日美國陸長史汀生對記者說：「美國海軍正準備台後對日作戰之詳細計劃。」太平洋區域美國海陸空將領在華盛頓詳細商討未來的對日攻勢行動計劃之後，又在澳洲集會，看來情形緊張。而在四月八日紀念巴丹半島淪陷的一週年時，西南太平洋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將軍的文告稱：「余爲此次失敗中之領袖，衷心懇求仁慈上帝，勿使彼等得救之日，過遠過遲，致於消失。」美國國務卿赫爾也說：「美國的目的，在求軸心之完全失敗，巴丹淪陷週年紀念，應使聯合國家，尤以美國之每一士卒，加倍努力作戰，以至巴丹戰役之仇恨全部報復爲止。」蛛絲馬跡，似有箭在弦上之勢。同時英印軍在馬玉河流域，也同歐洲方面一樣，有類似演習登陸的那種奇襲之先聲。最切實的卻是四月四日阿拉斯加代表戴亞蒙在華盛頓所發表的談話：「吾人爲爭取勝利起見，必須進攻。然此項進攻，不能在太平洋逐漸進步前進之踏足式方法爲滿足。吾人進攻日本，顯以取道中國或蘇聯

爲近便，但在目前情形之下，阿拉斯加與阿留申乃進攻之唯一通路。余深信海軍部必不致忽視阿拉斯加之重要性。目前美軍至少應在吉斯加建立根據地，俾吾人之作戰力量可以調集時，吉斯加即可被用爲進攻日本之根據地。這種重要的策略已經到發表的程度，事實上決不會是毫無舉動的。這種舉動的第一步，或者就是奪回阿留申羣島西部幾個小島。不過就目前來說，太平洋上好像還是過於太平，日寇的主力迄今並沒有受到嚴重的打擊。

總之，我們根據戰爭不應分割的原則，在不妨礙卡港會議所決定的戰略條件下，希望聯合國不要太輕視太平洋區域的戰爭，勿低估暴日的作戰力量，勿忽視她的國民性，更勿讓她有充分的時間，來利用最近掠奪的物資，而釀成養癰成患不易收拾的局面。即使歐亞反侵略戰爭的實勢，同時並進，實際上的確是不智慧的軍略；那末最低限度，聯合國該積極進行以下各項擊潰暴日的初步工作。儘量援助中國，使中國有反攻的設備，而成爲進攻暴日本土的前方根據地。美國利用阿拉斯加爲根據，加強阿留申羣島方面的攻勢，以縮短隔離暴日本土的路線。此外在太平洋上，南洋羣島，以及緬甸方面，在海上，在陸地，在空中，竭力進行對日的消耗和破壞戰，使暴日沒有喘息的時間。尤其重要的，是實施不斷地轟炸暴日本土，摧毀她的工業，搖動她的人心，以促早她最後的崩潰。這些我們認爲是目前最迫切最重要的步驟，並且也可以補救卡港會議戰略萬一的錯誤。

(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作，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五號發表。)

### 三 爭取絕對勝利的建議

在聯合國積極準備歐洲登陸和美國有從阿圖島進一千島羣島可能的時候，軸心國一定也在極力設法，如何挽救她們的厄運。她們的方法，要真正能夠立即發生效力的，在軍事方面，不外舉石進攻重慶，先解決中國的抵抗力，德國再發動夏季攻勢，進據莫斯科，使蘇聯屈服。而在外交方面，軸心國對蘇聯，則挑撥離間，利誘威脅，儘量使用，期望在最後的一刻，蘇聯會入她們的圈套，使整個反侵略戰大為改觀。假使這些都不發生效力，那末軸心國很會改變策略，採用拖延戰術，打到雙方精疲力盡，那得不到絕對的勝利，以保留自己的地位。因此聯合國要達到完全勝利的目的，對於這種種，應該從速施行應付的辦法，使牠們絕無實現的可能。

暴日進攻重慶的迷夢，由於我國最高當局指揮的優越，將士的用命，以及少數空軍的協勦，已經完全粉碎了。這次鄂西大捷，至少有兩種意義，聯合國方面不該忽視。第一、暴日對中國戰場的重視。她知道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攻擊湖北最可靠而有效的基地，祇有中國；否則她決不會調派駐在湘鄂的全部大軍，向重慶進攻，作孤注一擲。第二、空軍在中國戰場上佔據優勢。以前陳納德少將曾說，「五百架飛機即可驅逐日軍出中國。」當時聽來有些不可信，現在卻可見其正確性了。從這兩點上看來，聯合國當及時利用中國身經百戰的軍隊，儘量供給

### 三 爭取絕對勝利的建議

在聯合國積極準備歐洲登陸和美國有從阿圖島進攻千島羣島可能的時候，軸心國一定也在極力設法，如何挽救她們的厄運。她們的方法，要真正能够立即發生效力的，在軍事方面，不外暴石進攻重慶，先解決中國的抵抗力，德國再發動夏季攻勢，進據莫斯科，使蘇聯屈服。而在外交方面，軸心國對蘇聯，則挑撥離間，利誘威脅，儘量使用，期在最後的一刻，蘇聯會入她們的圈套，使整個反侵略戰大為改觀。假使這些都不發生效力，那末軸心國很會改變策略，採用拖延戰術，打到雙方精疲力盡，都得不到絕對的勝利，以保留自己的地位。因此聯合國要達到完全勝利的目的，對於這種種，應該從速施行懸付的辦法，使牠們絕無實現的可能。

暴日進攻重慶的迷夢，由於我國最高當局指揮的優越，將士的拼命，以及少數空軍的協助，已經完全粉碎了。這次鄂西一捷，至少有兩種意義，聯合國方面不該忽視。第一、暴日對中國戰場的重視。她知道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攻擊她本土最可靠而有效的基地，祇有中國；否則她決不會調派駐在湘鄂的全部大軍，向重慶進攻，作孤注一擲。第二、空軍在中國戰場上佔據着以前陳納德少將會說，「五百架飛機即可驅逐日軍出中國。」當時聽來有些不可信，現在卻可見其正確性了。從這兩點上看來，聯合國當及時利用中國身經百戰的軍隊，儘量供給

現代配備，增派飛機，以克復軍路上非常重要的據點，作為轟炸日本土的基地。這種策略顯然是最經濟而收效為大的。我們這種建議，決不存絲毫自私心；唯一的目標祇是在如何給暴日致命的打擊。我國在抗戰最初的四年裏，對於擊潰暴日，已有絕對的自信力。現在決不會不顧整個反侵略戰爭的局勢，作自私自利的要求。惟攻人須攻心，而暴日的心臟卻在她本土；此外枝節節節的打擊，無損於她的整個力量。所以為反侵略戰的勝利計，我們會迭次提出趕快給與中國有效接濟的要求。這是暴日所最忌，而聯合國該克服一切困難來實施的。

德國對蘇聯的夏季攻勢，即使成為事實，也難逃避暴日在鄂西的命運。在已往的兩個夏季攻勢裏，德國所能調動的兵力，一定比現在雄厚許多；然而她還不能完成預定的目的。在目前聯合國不斷轟炸和隨時在歐洲登陸的情形之下，防綫之長，可說是空前的了；加以德國的運輸工具，頗感不敷應用，軍事上的調動，必不能像以前那樣靈敏，不得不在各地多駐防軍；因此她對蘇聯的攻勢，可斷言不會像前兩次的猛烈。何況蘇聯的軍事實力，愈戰愈強，和德國成為反比。在這種情形下，德國雖有發動進攻莫斯科的現象，可說威脅性的成份居多；而實施起來，恐怕反容易成她自己的崩潰。

此外聯合國的要害，並沒有感覺到受威脅的地方。可說主動的地位，完全在聯合國掌握之中；不及早利用，坐失時機，影響必甚重大。但是軸心國外交方面的活動，卻不可不防。

關於這點，因為反侵略的蘇聯和侵略的暴日，始終沒有斷絕外交關係，軸心國的活動顯

地集中在蘇聯。德國原來有一派學說，主張德、蘇、日聯合，爲控制全世界的基礎。現在德、日在印度會師，已絕對不可能。又安知不復活已被摒棄的主張，以挽救目前的厄運，希冀完成最初的目的？何況德國處於被圍的現狀之下，一定催促暴日，從速策應；而暴日有作爲的，唯有利利用她詭計多端的外交伎倆，厚利引誘，以改變蘇聯的態度。除蘇聯之外，她是無法可施的了。

以蘇聯對於戰爭與和平的觀念而論，亦不免使軸心國產生覬覦的心念，以爲她們的外交伎倆，或者能夠奏效。不論在理論或實際的政策方面，蘇聯對於戰爭或和平，並不認爲是相反的，而是可以互相通用的。換句話說，戰爭與和平是性質相同的工具。假使一個目的，戰爭不能夠實現，而和平卻能夠實現，她就採用和平；或者和平不能夠實現，而戰爭却能夠實現，就採用戰爭。明瞭了這點，不難理解自十月革命起至德國入侵止一段表面上看來常常在改變的蘇聯外交政策。既然這樣，軸心國或者以爲對於蘇聯，有設法使她改變態度的可能。同時也使我們覺得這種軸心國對蘇聯外交活動的猜測，並不是神經過敏。

那末蘇聯政策的目的是什麼呢？簡括說一句，就是在主義和政制完全不同的國際中，維護並鞏固無產階級執政既得的地位。所以在軸心國方面，也不難花言巧語，使蘇聯達到這個目的。但是我們敢說今日之蘇聯，是決不會上當的了。

聯合國勝利的目標是爲全人類謀幸福，實現羅斯福總統所倡議的四大自由；軸心國的是奴

役全人類。無論如何，蘇聯的國策總是和聯合國勝利的目標相近。加以軸心國向來以反對共產主義爲號召；就是德蘇協定成立之後，德國雖稍稍改變態度，也未能持久，終至侵犯蘇聯。因此軸心勢力的存在，不必說到勝利，對於蘇聯的前途決沒有好處。這一點想蘇聯當局必能明瞭。蘇聯絕無侵略的野心，祇有調整不合理國際狀態的意志，這又和聯合國的目標相似。軸心的可說完全相反。侵略者的野心，自來就沒有止境的；不到全世界入他的統治，不會罷休。間或停止，不過是暫時的養息而已。歷史上有許多證例。所以軸心勢力的存在，對於蘇聯絕無好處，却可斷言。

國際秩序的維持，有賴條約的尊嚴和諾言的遵守。然而這些，都被軸心國破壞無餘了。就是蘇聯，也因為德國隨意撕毀條約的狂妄舉動，國土內受到空前的蹂躪。至於暴日，則更進一步，在偷襲英、美海軍根據地的時候，仍談親善，並裝出種種聯誼感情的舉動。這種無信義的執政機構，不加以消滅，未來的國際社會決無寧日。

從以上三點看來，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無論軸心國如何威迫利誘，蘇聯亦不致於上鉤。何況蘇聯是聯合國之一，和其他聯合國有共同的目的；現在共向勝利的大道邁進，決不會受軸心國的障礙。所以最近自動取消三國際，是針對軸心國這種活動的有效方策。這至少在挑撥離間方面，軸心國喪失了一個動聽的對象。

在史達林氏給路透社記者金氏的覆信中說：「共產國際之解散，爲適當而且合時之舉，因



其有利於一切愛好自由之國家，對公敵希特勒主義共同作戰之組織。「這是很對的；然而依對除整個侵略惡勢力的立場，還未免過於狹窄。因為聯合國所要消滅的，不但是希特勒主義，還有暴日。所以希望蘇聯今後不再說對希特勒主義作戰，而說對整個侵略惡勢力作戰。第一步應及早和暴日斷絕外交關係；這才能造成聯合國真正大團結，才能够消滅軸心國想利用外交方法來挽救厄運的企圖。假使如此，那末軸心國目前可能的外交活動，也和軍事方面的一樣，必同歸於失敗了。

再次要檢討如何對付軸心國改變戰略的問題。這就是軸心國改用拖延的方策，以謀造成雙方無絕對勝利和絕對失敗的局面。這種策略，固然沒有成功的可能；但是延緩聯合國完全勝利的時日，必將加深人類所受到戰爭的痛苦。而事實上，又不是並無應付的良策。最有效的，就是以其人之術，還治其人之身。已往軸心國採用閃擊戰術，得到意料以外的收穫；現在聯合國也該效法，對軸心國的要害加以致命的打擊，在最短時期內剷除整個侵略惡勢力。

總之，現在聯合國方面，團結固然是非常美滿；但是在作戰方面，還沒有產生完全統一而最有效的體系。因此若于戰場，費力大，收效小，可說是一種浪費。今後希望全體聯合國家，不要過分顧到自身的危險，把實際上的確不需要的作戰力量，保守在自己的境內；該騰出一切多餘的力量，來建立攻擊軸心國要害的基地，直接向軸心國的要害進攻。這樣，照目前聯合國全部的生產力量，必能應付裕如；生產不足以供給歐亞兩大戰場的同時進攻，顯然也沒有充分

的理由可說。假使聯合國採取主動的圍擊戰略，軸心國勢將應接不暇，就不會再有餘力，來擴展她佔領的區域了。所以全體聯合國應當以如何才能在最短時期內剷除整個的侵略惡勢力為唯一對象，而不再存着各顧各的心理。

（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作，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十號發表。）

#### 四 歐亞戰場並重論

在佔領西西里島全部，克復卡爾科夫，肅清阿留申羣島，以及進逼薩拉摩的時期中，羅斯福氏在魁北克舉行第六次會議，決定全球性的戰略。由於我國宋子文外長代表蔣委員長參加，使已往五次會議偏重歐洲戰場的趨勢，大為改觀，而在正式宣言中，有「然所可說明者，即參謀會議之決定，已大大轉移目標於對日作戰，並實施對中國之有效援助」等語。這使一般切望杜絕整個侵略惡勢力的人們大感興奮。魁北克會議結束後，隨即有以英國蒙巴頓勳爵任東南亞洲聯軍總司令，與英國蒙哥梅里將軍統率的第八軍在意大利登陸之消息相繼傳來。聯合國軍隊在意大利登陸，本為吾人意料中之事，但蒙巴頓勳爵的任命，却可視為我們主張很久的歐亞戰場同時並重的戰略，現亦漸呈具體化了。

關於歐亞兩大戰場應該採用同時並重的戰略，我們很早就提出注意。我們覺得先擊潰日本，固然不能解決德國；但是反轉來說，情形也是一樣。尤其是聯合國已在各處改守為攻的今天，更該縝密應付，務使敵人絕無喘息的機會，以達到早日實現整個勝利的目的。美國陸軍部部長史汀生從北非視察回國之後說：在「此緊急關頭，如稍有鬆弛，實屬犯罪行為。」然而祇注重歐洲，忽視了亞洲，亦是遺患無窮的失策。現在第六次會議雖於宣言中已予以糾正，但是

爲敦促其及早實施計，我們仍不得不闡明爲什麼先擊潰德國並不足以解決日本，或者竟是上了日本的圈套的理由。並建議對策，以消滅日本僥倖自全的野心。

由已往的歷史看來，日本每次侵略，即使得到勝利，並不堅持全部勝利品的獲得。中日戰爭與日俄戰爭之後，她都願意放棄一部分，便是明證。她深切感覺到自身的先天不足，無法和列強抗爭，祇好逐步推進，等待時機，以實現雄霸全世界的野心。因此她在每次戰爭發動之初，必乘人之虛，攻其不備，儘量擴大可能佔領的區域，以留後日討價還價的餘地，至少可獲得她認爲必需的一部份。現在看來，這次也不是例外。

這可由兩種明顯的事實來證明。第一、依常識判斷，日本既是中、英、美三大聯合國的共同敵人，她的命運應該和希特勒的成敗有直接關係。假使希特勒失敗，日本也不能逃避同樣的遭遇。然而她的一舉一動，表面上似乎是策應，實際上却顯然另有主意，並不和希特勒的策略完全聯繫。否則希特勒在蘇聯橫行的時候，她就該發動侵犯西伯利亞東部的戰爭，以便在亞洲北部和希特勒會師；或者在佔領緬甸之後，進攻印度，在那兒實現相同的目的。這在軍事上固然有很大的困難，不過德日應該知道，她們的海軍決不足以敵英美，唯有在陸地上攜手，才有絕對勝利的希望。因此日本如果真依賴希特勒成功的話，她當不顧一切，實施這種戰略。而實情幾乎可說相反，她却利用希特勒所造成的局勢，以完成她自己所想達到的目標。

第二、自日本發動侵略戰以來，海陸空軍三方面，都沒有施行過現代式的主力戰，好像處

應保留實力，以待必要時應用。以前的不必多說；即以目前聯合國在西南太平洋所發動的千哩攻勢而論，這顯然是有意和日本的海軍主力抗戰。因為那兒的作戰區域，和日本在西南太平洋中的海軍主要根據地土魯克相當接近。如若日本不爭取那兒的制海權，便無法遏制這個攻勢，結果她在西南太平洋區域東南角上的重要外圍據點，將一一喪失，使聯合國獲得許多可貴的海空軍前哨基地，能與菲列濱日益接近，而達到收復該處以切斷日本本部和南洋羣島航運的目的。然而她的海軍主力，在這種必要的情形之下，仍不出現。日本的海軍已經消耗到不能作主力戰嗎？還是空軍力量不夠，不能作有效的輔助，危險性太大嗎？這些都不像是事實。大約她在保留實力，另有所圖。最近日軍由吉斯卡島悄然撤退的舉動，更證明了這點的可能性。

這樣可以說明日本希冀在希特勒失敗之後，如何逃避劫運。無論如何，日本決不肯坐以待斃的。現在聯合國在太平洋方面，進行對日的消耗戰，準備達到某種程度，再攻擊日本的心腹。其實日本的策略，又何常不是如此。這時她用最少的力量，堅守必爭的寸土，不到不得已時決不放棄，以拖延聯合國實施越島攻勢或遠征心腹的時日；並實行牽制，如在東三省和緬甸等處，使英蘇不能使用全力，以延長希特勒的命運，而多消耗些聯合國的力量。到了希特勒崩潰，英、美將調兵到太平洋區域的時候，然後她再動其主力，作必要的反攻，再佔領些已喪失的重要外圍據點，迫得聯合國又必須採用曠日持久的戰略。同時利用英、美已在歐洲獲得絕對勝利的情形，發動和平攻勢，以某種代價，勸英、美改變一切侵略國無條件投降的決定。美

名記者阿本德也說：「德國投降乃美國最危險之關頭，屆時宣傳者將向我發動一恐怖之和平攻勢，以求吾人與其中途妥協；」足見這點並不是我們的過慮。雖然我們知道美國對於珍珠港的偷襲和英國對於新加坡要塞淪陷的恥辱，決沒有不報復的道理；但是在歐洲已獲得絕對勝利，而亞洲戰爭又是遙遙無期的情形之下，難保人民因已得局部的滿足，不產生厭戰的情緒，以致動搖軍心。並且經過勝利遊行的隊伍，還要調到另一戰場，過艱苦生活，也難振作。由於這種情況，英、美或者會願意改變立場。日本前途一切的希望，可說就寄託在這上面。

事實上日本的這種伎倆，即使絕對不鬆弛對希特勒的攻勢，聯合國不難對付，最重要的是使中國成爲攻擊日本心臟的根據地。因此，希望及早成立收復緬甸的聯合國最高作戰機構，以便在雨季終止後，克復緬甸，重開滇緬路，把現代武器源源輸入中國。這事的實現，和孟加拉的制海權有密切關係。一部分英海軍東調至印度洋的傳說，想蒙巴頓勳爵的總司令部成立後，就可成爲事實。在魁北克會議中，美國羅斯福總統雖然告訴宋外長，「現已有足量之運輸機，可滿空運一途以維持駐於中國西南之有限空軍；此空軍之作用在使其將戰爭之破壞力量，帶至日本工業區，甚至在收復緬甸前即行爲之；」但是要中國有反攻的力量，決非賴空運可以辦到。而收復緬甸，使中國和其他聯合國在水陸兩方面有較短的聯絡路徑，尤足以激發中國的士氣。我國抗戰六年有餘，對於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決心，沒有人應該懷疑，同時我國的作戰能力，也屢次有充份的表現。所缺乏的，祇是現代的重武器。至於中國戰場的重要性，毋須我

們申述，美國海軍作戰部長金氏就有「對日作戰最後勝利的關鍵在中國」的表示。所以積極援助中國，把擊潰日本的主要責任，加諸中國人身上，就等於宣告對日決無妥協的餘地，誠為應付日本陰謀最有效的辦法。最近日本給與緬甸獨立，未始不是怕聯合國實行收復該地。聯合國應對症下藥，立即在那兒成立最高作戰機構，加強陣容，以表示決心，並便利軍事的進行。

其次，聯合國在太平洋中當隨處進行對日積極的消耗戰。換句話說，聯合國要有精密的計劃，勇敢的精神，強迫日本的海空軍出來作主力戰，乘機加以毀滅；務使在希特勒崩潰的時候，日本已不復有任何實力，施行攻勢；即使最後的扎掙，無法防止，聯合國也該有能夠控制的絕對把握。所以除西南太平洋之外，在阿留申羣島以西，在中太平洋，在菲律賓，在新加坡，甚至由海上對日本本土，聯合國應利用一切力量，作同樣的舉動。在目前情形之下，佔領或不可能，但是毀滅性的襲擊，卻不可或缺。聯合國該記得日本偷襲珍珠港和新加坡時所給與的打擊，何等重大，幾使英、美在半年之內，立足不穩，毫無作為。現在已到了「以其人之術還治其人之身」的時候，不可錯過機會。自從阿留申羣島全部克復後，北方直達日本心臟的途徑，幾可說已暢通無阻，更應當儘量加強那方面的攻擊力。

再次，以前蘇聯是獨當德國猛攻之衝，所以蘇、日和平亦有一種必要，我們並不否認。現在希特勒、歐洲堡壘已有多方面被攻之勢，蘇聯所受到的壓力業已減輕，似乎沒有再和寇盜敷衍的必要。對軸心國的戰爭原為全球性的，所以美英在北非，和蘇聯在歐洲的勝利消息傳來，

總是有「銅山東崩洛鐘西應」之概。現希特勒已成強弩之末，日本卻未可忽視。侵略是日本的傳統觀念，且不顧信義的程度，較希特勒有過而無不及。日本現正企圖利用外交，以達到自全的迷夢。蘇聯恐不至於消滅了歐洲的希特勒，便認為滿足，而忽略了東亞的大患。蘇聯在遠東所處的地位，極其優越。海濱省是指着日本心臟的一把利劍，轟炸日境最近的基地。而西北利亞東端又和阿拉斯加及阿留申羣島隔衣帶水，相距極近。故蘇聯和聯合國軍火庫的美國，在太平洋的攜手，比在北大西洋的攜手，不知要有利多少。假使蘇聯認為時機已成熟，而變改池現有策略，那末不但軸心傾倒個的無條件投降決不成問題，就是歐洲勝利與亞洲勝利的降臨，相距也不會過久。

總之，反侵略戰是整個的，所以戰略也應該是整個的。攻勢的發動雖可有先後之分，但對於任何戰場，尤其是在實力已够分配的時候，不該有輕重之別。現在聯合國已兵臨希特勒歐洲大陸堡壘之下，如能和紅軍聯合夾擊，在短期內，不難使希特勒的歐洲大陸堡壘，縮成爲德國堡壘，以至完全毀滅；然而日本的外圍據點，迄今還沒有受到嚴重的威脅，這末始不是已往偏重歐洲戰場的結果。深願魁北克會議所決定的對日策略，如卡港會議之對德的一樣，從速實施，把行動來證實宣言，使日本絕無倖免的可能，以免功虧一簣。

最後，因爲反侵略戰是整個的和戰略也應該是整個的關係，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聯合國中四主要國——中、英、美、蘇——的最高領袖，能够聚於一堂，統籌一切。這不但能夠加強聯



合國的陣線，促進整個勝利的降臨，並且對於戰後的合作，也有極大的助力。苟能成爲事實，則戰爭與和平的前途，均將大放光明，大西洋憲章基本原則的四大自由，可真正爲全人類所享有了。

（三十二年九月四日作，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九卷第十四號發表。）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初版

(•32672渝字)

我國與世界和平一冊

渝版手工紙

定價國幣壹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者 史國綱

發行人 王雲五

重慶白象街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各地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版 翻 印 必 有  
所 究  
\*\*\*\*\*

封底